

茫 迷

作 等 焚 蘆



行 刊 社 版 出 聯 三

目 錄

迷茫	盧 焚	一
團聚	丁 玲	一二
手	蕭 紅	三七
特別動章	羅 烽	五七
查災	沙 汀	七四
糠受	香 非	八五
出關	樓 西	九六
三個	周 文	一一一
初步	艾 如	一二七
酒船	紺 琴	一六七
犯	葛 琴	一八四
一月二十二日	丁 玲	二一九

迷 茫

蘆 焚 作

吹 送 之 一

等人吃午飯等到晚，偌大的古屋便儘聽見老姐姐煩燥的脚步聲；時或猝然停住，卻只加深沉悶和不安。

『做什麼不追他們去，你這傻子！』

她悄悄告訴自己。不曉得對誰，氣憤上來，總想發脾氣。

貓臥在椅子上。那畜牲倒舒服——小鐘爲牠軋軋敲着木魚，自管咕嚕貓經，全不理會主人那回事。

下面廚房裏送來一股焦燎氣，又是房東炸豬油。她聞不慣那種古怪味道，去桌上抓一本書掩住鼻子。她縐着眉，一起灰薄的嘴唇，正沒有好氣。

『豬油，豬油，整天是豬油！讓豬油把你油死！』

她咕嚕着，預備坐到火爐邊，撥弄着炭，看青的火焰。適逢這時，外面有人托托叩門，聲音很急促。被寂寞圍困一天的她，恰似脫籠的鳥兒，跑到天井就嚷着：

『還知道回來嗎，華丫頭？出去就是一天，你們儘知道荒唐，打野！』

開了門，來人原是華的同學。一個瘦生的大眼睛姑娘。那人臉蛋凍得通紅，氣吁吁的，也不進來，好生費力才講明白：華受了傷，目前在紅十字醫院裏。說完轉身便跑。

『你快去，』路上那姑娘還喊着。『我剛從那裏來，不能陪你了。我還有事，姐姐。』伊立着。消息來的太兀突，令伊墮入茫茫灰霧裏去了。手裏那本書不由主滑脫到地上。年老的房東聞飽了豬油氣息，便咬着旱烟袋，咳嗽着走出廚房。

『怎麼了，這是？』

老兒望望迷茫的姐姐，又瞧瞧那本書。

『華……』她含糊的喃喃着，『那不可能是真的……』

忽而心血來潮，想起有話要講，一陣風去追那個華的同學。她撲了空，要講的話也跑失了踪影。

天色晚了。天空輝煌燦爛，下臨衢巷，兩街屋宇浴着金黃的薄暮。街道被夜風收拾得一空如洗，很少行人，牆下就有懶狗翹起後腿在那裏撒尿。空氣乾燥凜冽，彷彿已經凍焦。

風吹送着她。吹散他的頭髮。她忘記了冷，忘記了在城裏，還以為是曠野。只顧低着頭急急奔波。

她是瘦弱的。臉蒼白露骨，有一雙修道女的空幻而寂寞，失神且憂愁的眼，心的負累奪去伊唇上的紅，人事的折磨又顛覆了伊頰邊的肉。人雖大不過二十五歲，模樣卻已屆中年，

因此大家都喊她做姐姐。

說起姐姐，命裏是一個苦人。她有個正派的愛人；但那人很明白，不乾心弄起小家庭來，糊里糊塗了却自己的一生。他乖乖的道：

『只在心里記着罷，姐姐，日子還長着哩，不是嗎？爲着世人在受苦，爲着世人伸出兩臂要幸福，且讓我去。大家都記在心里。我會有信來。』

這人說過上路走了，一去五年沒消息。

接着爹媽去世，不久是妹妹的死；當骨肉只騰下弟弟一人的時候，姐姐到坟上傷心的哭一場，從此離開家鄉，帶着弟弟，來這個多半是安靜時光的大城住學校。這中間姐姐辛過業，一則捨不下弟弟，一則無處投靠，便自己讀點書，姊弟倆依舊相守度日。光陰是決的，飛過無數對面講故事的黃昏，飛過無數燈下的深宵，弟弟成了人。

弟弟是伶俐的好孩子，叫做遙。遙已經有愛人，就是華。兩人一道走，親暱的談着話。兩人同看一本書。偷偷將紙屑或花朵放進頭髮，彼此逗着玩。兩人快樂的唱，還放肆的笑。總之，年少人不曉得怎樣表示愛，儘拿出想到的嬌和憨，正所謂擦鬚磨頰，形影不離。有時雖也使性子，但鬧過之後，總和好得小貓似的。……

是什麼所在了？檐上來一陣迴風，幽微的，然而哀傷的在路旁樹枝間呻吟；又撲進伊懷，她打着寒噤。

「這不會是真的……」

她咕嚕着，拉一把墮落腦後的外套風領。

這時車夫前來兜攬生意，她不做聲跨上去，向前一揮手，一任車夫載去。

姐姐在迷昧狀態中，彷彿着了魔。不清楚前後都想過些什麼來，那要趕去的地方被薄霧遮住，隔離得遠遠的，早不在心上。只有脛口卻燥着一團焦熱，督她不得停留。這景况不曉得持續多久，直到車夫問應走的路徑，伊方始驚悟。但也只是一閃功夫。馬上又陷入混沌的天地，湧來又又苦悶又紛離的幻夢，海水般沈沈湮沒了她。

這中間，出現她心裏的總是兩個少年人的影子，遙同華。他們無憂無慮，人純潔，晦雲很少遮在那快樂的日子上面。彼此愛戀着，看小說，辦功課，三天見兩出面，中間還用小小的灰色的信封裝火熱的言語。他們有一個晴朗的和平的靈魂，愛美，愛做事，正和大半少年人一個樣，愛自由，也重規矩。但他們並不是永久快樂的；自所謂「國事日非」以來，人家又悄悄準備出售一片土地了（年青人都有血性，對於做奴才的事總不大喜歡，）忍無可忍，于是拋開教課書，大家忙將起來。上午說是開市民大會，還要遊行，華丫頭一早就跑來，氣咻咻的說：

「今天沒有太平，學校全給狗仔們圍上了，各要道都加的有崗，看樣子……非鬧一架不可。我氣得頭昏。這些鬼東西！」

剛走過幾條街，臉被冷風一吹，鮮豔成了蘋果。興奮却使他喘得像一隻風箱。

姐姐是有幾歲年紀的人，血氣盛的時期已過，早學來冷眼觀察那手本領。看見華那一身小姑娘氣的模樣，便勾起無限憐愛。

「算了罷，華丫頭，」她勸慰道，「活着自然要做點事，但先得會忍耐，能吃苦，然後一步一步向前走，惟其不圖僥倖，那要跋涉的路也長，也艱難；生氣不會幫助要通過那路的人，也不能拯救我們——」

但那一個口快心直，却早攔了過去。

「我不生氣，姐姐。可是，」因為憤，華丫頭打着顫，她說。「我氣悶。看見那些鬼——他們前面修飾門庭，後面却暗暗將整個民族的運命送進滅亡的深淵，我忍不住要喊叫。也許我頭昏得厲害。我覺得出血在奔流，在奔流，只想拚上去。」

「你聽，遙，」姐姐對弟弟說。「華丫頭不愛你了，她要拚上去。」

遙不曉得找什麼東西，一面吹哨，一面忙跑來跑去。他正忙得很。他充做恫嚇的向華頓了頓腳，大家一齊笑起來。

臨去時，姐姐送他們出大門，還殷殷叮嚀着：

「散了即回來，等着兩個乖乖的一道吃飯。」

「不要你等，姐姐。」遙揮着手，嘻戲的說：「也許這就永別了哩。」

兩人彼此互換了眼色，又望望姐姐，便一路哼唱着走了。門前目送着他們的姐姐，頓時間感到一股溫暖，好像送兒女赴戰場的媽媽，直到街頭黃黃的塵影下不見兩人的影子，伊還儘留在寒風中出神……

恰好似逢着幽暗的深壑，姐姐不敢再往下想，腦際出現的總是那句話：

「那不可能是真的。」

這話被念而又念，早成了牙痛咒。

車子載她經過淒清的長街，天已經入夜，燈火闌珊的放着光。風塵中，姐姐傾聽着托托的脚步聲，舉世的是非同思慮便遠離了她。她的靈魂與夜空融合起來，是一片灰色，一片空無的渺茫。只有那咒語，尙如經過風吹雨打，褪了色的破碎旌旗，時而隱隱在她幽暗的心裏招展。

踏進那家醫院的三等病房，心情又變了顏色。眼底搖盪的是一排白色的小床，白色的牆，乳白的燈光下一切都靜靜的，醫生同助手們忙着爲受傷者洗滌，換綑帶。姐姐立在門口，聽見自己心的緩緩搏跳，覺得正是一場白夢。然而不是夢；經看護的指示，從小床上的被難者中間，終于認出華丫頭。

華丫頭，已不是上午的華丫頭。早晨還新鮮活潑，哼着，唱着，笑聲能震搖屋宇；可是人家將槍刺放進她的脊下，戳穿一個深深的洞。熱血洒在街頭，那菸葉也似的臉蒼白了，豐

滿的頰下陷了，潤澤的唇枯焦了，眼周圍一圈青灰，正鬆鬆的閉着。人綿綿的彷彿已經入睡。

姐姐不敢作聲，悄悄的走過去。

「姐姐，姐姐，」華丫頭低聲呼喚道，「是你嗎，姐姐？」

華掙扎着，簌簌的伸出手，隨即又無力的落下去。她執拗的望着姐姐，氣喘不已；但仍熬住苦痛，斷斷續續的說：

「爲着什麼不早來呢？我想念着你；一直等你來。」

姐姐是幾乎被那可怕的氣喘嚇壞，又被那雙燃燒着的眼懾住了。

「等我嗎？一直等我嗎……」慌急之下，她狼狽得不知如何說好。

「還有誰呢，」華煩亂的轉側着，「正是等你呀！」

「可是，你知道，我是一得到消息就跑來的，華丫頭。」

姐姐握住那落到床邊的手，靠近受傷者頭旁坐下，說話時的聲調像對付發脾氣的孩子。

她望着華馴順的閉上眼，許久許久端相着華被苦痛扯歪的臉：那唇抖着，蒼黃的額上凝着冷冷的汗珠。從受傷者那里，她想找到一點天真健康的痕跡，而眼下卻只看見死亡的陰影。

「華丫頭，你怎麼了？你是怎麼了？……」

姐姐忽然動了情感，心里湧起一陣酸澀。她嗓音低啞，竭力抑止住嗚咽；眼淚大珠的灑到受傷者的臉上。

「你怎麼了，姐姐？」華詫異的望着她。「別傷心，我不會死的。姐姐。我要好好的活着。幹什麼哭呢？」

醫生的助手們和受傷者都注意到這方面，姐姐很難堪。她偷偷拭乾淚，低聲說：

「哪哭呢，傻子！」

接着來的是靜默。

房子里，只聽見玻璃器的觸聲。這時姐姐明白了帶來的安慰同鼓勵只是驅騙小孩子的空禮物，此時此地全不合用，因之感到壓迫和不安。她想，假如不被華丫頭發覺，她將悄悄的坐一陣，然後帶着酸楚的心情偷偷走掉。她緩緩將華的膀臂移進被窩，挪出手加在華的額上，那模樣的慈悲，直是聖母的彫塑。

於是華安了那條心，眼輕輕合上了。

「真的，我很怕，姐姐。」她幽幽的說，「焦急的等你來，只怕許多話趕不及說時……現在才明白死的可怕。我不甘心死。生活是可愛的。不是嗎，姐姐？——在鄉下，在小山上，在城市，在活動着的人的流里，吹哨着，做着事——」

「是的；是可愛的。」

姐姐整理着華散到枕上的頭髮。

「最覺得生的可留戀，是在想到死的時候：人嚥下最後一口氣，人家在他旁邊嘆息，訴說，啜泣，人影憧憧的忙來忙去，他聽着，他不能動。他已經死了。人家將他悄悄的放進棺材，隨後又悄悄的送進冷硬的土里，變成噓着黃沙的觸慄……」華扭一扭肩，彷彿要試試看自己真的是否已經死掉。她鼻音酸澀的說，「呀，我要哭了。」

「傷心嗎，華丫頭？」姐姐吻着她。

「不；爲着覺得生的可戀。」

「姐姐，」靜默了一刻，華又說，「你看我不是好了嗎？目下我很安心，覺得好多了我會平平安穩穩過去這個難關，後天幫你炸雞蛋角。」

姐姐深深端相着華的臉，而她看見的卻只是臨危時的疲倦。

「是的，是的，」她文吾着。「華丫頭快恢復元，姐姐爲你舉行別緻的祝賀。」

「他們都怎樣了呢，那天那些人？」華憂慮的問。

「別儘掛念別人，」姐姐回答着，「靜靜將養自己身體好了。他們活得比牛犢子還好。」這時，左首牆角連連發出喊聲：

「別動我！我不要換，甯，我不要換……」

那是一個大不過十四五歲的姑娘，一面刺人心肺的喊，一面在枕上痛苦的轉着頭。曾以

殺敵著稱於世的大刀，落落實實正砍開了她瘦削的肩膀。

醫生的心腸，誰都知道是劊子手一般硬，但那醫生卻出了汗。他小心翼翼扯開污滿血跡的綁帶，嘴里還不住唸着催眠歌：

『忍耐點，忍耐點，一刻就完的……』

看着這景況，望着這些被難者，姐姐心里發痛。他們都是純潔的年青人，熱愛着生活，熱愛着和平，熱愛着人類，並熱愛着真理和正義，光與美。一條無限遼遠的路在他們前面：他們要本分的走完自己的一段，好好度過一生，然而處處遭遇着的却是人家的阻撓，蹂躪，甚而至于狙殺。

「青年是有罪的，」姐姐茫然自語着。「當青年人死絕的時候：這世界會太平的罷！」

「死絕？爲什麼死絕呢？」嘩從沈思中驚醒，神志懵懂的望着她說：「遙哩，遙怎麼不來？」

華出其不意的詰問，一條棍似的把姐姐打昏了。

「遙？遙——」她一轉眼，支吾的撒了謊，「他在家裏。我不敢告他，怕他受不住。」

「……」

「當真嗎，姐姐？」

「想他嗎，華丫頭？明天一早讓他來怎樣？」

姐姐回答着，但臉已經通紅。她再也忍受不住那審判似的逼視，於是附下身，長久的吻着華的頰。華丫頭想脫出兩臂去抱姐姐的頸項，因為情激擦創了傷痛。

『不，姐姐，』他呻吟着說，『不要告訴遙，我求你。他問的時候，只說是回到家裏去了……別讓遙來，姐姐。別讓他知道……』

她說她三天功夫會離開病院，身體有這般強壯。

姐姐也支持不了，一場痛哭湧到胸膛的時候，醫生卻救了她。

『明天送一本書呀，姐姐！』

踏出門，姐姐還聽見華微弱的呼聲，而熱淚已經打濕她的兩頰，一路洒下樓梯，洒下吹着風的街。

『青年人的路是多麼窄呀！』她心里喊着。

夜已深，風吹得姐姐的大衣飽脹起來，不住的飄擺。用不穩的脚步踏破行人絕跡的空巷，她還得打探弟弟的消息。

一

搬到鄉下來住，這是第三年的開始。今年的春雖說來得遲一點，一眨眼，也就快到清明了。去年插的柳枝早已發了葉，稀稀幾絲向池塘裏彎着腰身。幾株小桃花也夾在裏面染上了點點的紅。遠近的羣山，那些不大的，全植着老松的蒼翠的羣山，也加了可愛的新綠，而且在這些嫩草中，或是佈滿了苔蘚的岩石邊，一叢叢的野杜鵑，密密的盛開了。有陽雀，也有許多奇怪的，拖着白色的長尾的鳥兒喧鬧的啼着。還有一種頂小的鶯，在黎明的時候，就開始了委婉清脆的歌喉，從這株樹上飛躍到那株樹上。一些小虫，爬着的又有些生了翅膀，飛舞着花衣，在春天的景物中穿來穿去，一切的東西，靜着的動了，死寂的復活了。隨處都擺露出一種氣息。是「生」的氣息呵！

可是在屋子裏，在這棟雖經過改修，却還是顯得陳舊的屋子裏，在那有着火坑的一間，火還是不斷的熊熊着。這都是些在冬天便鋸下來的老松樹的根。常常因為沒有乾透的原故，和爲了省儉，在柴的上面又加上許多穀殼，火焰便小了下去，濃的烟一直往上升，在樑柱間

打着迴旋，慢慢地從有着格子的門上邊軟軟的飛走了。所以在那些常爲烟留連過的地方，一絲一絲的全垂着長長短短，粗粗細細黑色的纏絡似的東西，這屋子就更現得幽暗。圍着這坑的周圍，經常放得有幾張大小不等的柳木圈椅，家裏的人一在沒有了事的時候，就可以全聚在這一間，在冬天，尤其是有着一點熱茶，更加上有幾個大芋頭在熱灰中煨着的時候，是頗有着一種家庭的融融之樂的。不過在這時，已開始了春暖的明朗的陽光的。這時，大半椅子全空着，只有在一張最大的上手方的圈椅裏，陸老爺還仍擁着一床破了的狼皮氈子高踞着。沒有什麼人來陪他。他是做過官的人，他很有修養，他不大喜歡發牢騷，有時拿一本小说看看，但一聽到有脚步聲在近處響着，便昂起頭來聽，他實在希望有個人進來談談。若是這走過去的，是那小女兒貞姑的話，便總是先撚一下那鬍子，喊道：

『來，暗，來裝袋烟！』

一根一尺多長的旱煙管便放在他嘴上了。這根煙管跟着他許多年，經歷了半生榮枯，翠玉的咀和象牙的斗，由晶瑩而浮着不潔的焦黃。自從搬到鄉下來，全吸的是自製的烟草。

『爹！這烟鬼得很！』貞姑在裝着烟的時候常常要這樣說，或者就說：『這烟有什麼好吃，我真不懂你，爹！』她並不很喜歡這差使，雖說她爹每次看到她的時候，看見她棕色的臉蛋全漾着天真和生命，他自己便感到一種輕快，在那老年的空虛的心境上，得另一種滿足。他總是那末和氣的答應她。

「唔，很好，這是自己圈子裏種的，你媽也會做烟葉了，這沒有滲假。你不懂，你還小，唔，香呢！」

陸老爺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了，前幾年還很雄的，他本來在一個公司裏做着事，事情總算還好，但又是什麼九一八，過去了，又來了一二八，雖說他並不大管這些事，可是公司却不能不受了影響，關門大吉了。親戚間因這次失業的很不少，他奔走了一陣，也就只好退回家裏去，想靠着一點祖田拖延着日子，然而在少年時便顯赫過了這落漠的晚年，是很不快樂的，因此很快的便露出了衰老，尤其是從去年初秋時候的一場大病，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復原的一場大病。

這病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駭人的大病，不過一直有半年，他實在不大清楚，常常嚶語，手脚也因為神經的失常而麻木，而失了知覺。他經常無非喃喃着，問着那失了業又失了踪的兒子的消息。和自動的輟學回來的兒子的前途。後來這兒子在隣省找着了一個小差使，於是背了一付小的舖捲和大的野心動身走了。而那失蹤的也有了下落，留住了一個堂房的兄長家裏，等着他的幸運，年輕人總是有着許多為老年人不理解的狂狷和誇大的。於是他的病才又慢慢的有了起色，然而一直到現在，雖說早已顯得恢復了痊愈，可是總是怕冷，常常一人留在這無人再願進來的火坑間。往年的情形決不是這樣的，就是他自己，也常常感到。

「爹，今天太陽好，把椅子挪到外邊去坐坐好嗎？」年紀比他小了二十歲的續絃太太，

還保存着一付年輕的人的典範；每天總要這末問他一兩趟。她現在成天倒捲起袖子，忙着廚房，忙着下塘洗衣，忙着照管要小的兒子把豬食，雖說這年她又喊走了一個唯一可以幫助她的姑娘，她還不怎麼覺得辛苦。她的小兒子，和第四兒子都被停止了上學，在她還是還以為熱鬧的。

「風，有點風吧，我有點怕風，明天再出去吧。」老爺這末遲遲疑疑的說了。他一天天的推了下去。他有一點想見陽光，却實在在身體上會感到一種壓迫，他甯肯跪在這幽暗的屋角裏，想着過去，也想着將來，他還會放一點美好的夢在不可知的期待裏。雖說他已是一個明瞭的人，但，總有：「到了那天……」像這個那天的感覺，確是常常感覺着的。

「好，不過這火烘久了也是要不得的，你得担心你自己。」從前她也許沒有現在能耐勞，在搬到鄉下來之後，她的確在不得不的環境裏，洗刷了許多浮華的太太氣，她學會做許多事了，不過，做一個太太應該有的溫柔，也就漸漸的減少去，自從去年她丈夫病了後，她就更在強硬之中自主了起來，由一個完全附屬的地位站到半中心，有權主持大小的家事，哪怕縱是一個很小的家。

他也常常感到一些意外的不馴，却反更愛她了，有時受了像申斥似的容顏，這是在他的少壯時代，和他的性格上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也無聲的寬容着她，連最小的貞姑，也意識到爹是越來越和氣，甚至可以疏忽一點的了。

這幾天他常常想着一樁事。他盼望着他的長女，她是一個已嫁的長女，她從小就沒有母親，並不能同後母住得很好，嫁得又不如意，前幾天就帶了信，說是要回家來，什麼理由都沒有說。他是最愛她的，愛到使兄弟們有着無言的嫉妬，其實也不過由於同情，他憐憫她一些罷了。

『爲什麼呢？這孩子，……』他時時這末寂寞的望着在空中飄的火焰。火有時祇着一把銅壺底，這壺穿着一身厚的黑衣，被懸在一根倒掛下來的柳木叉上桿的。不時從那裏放射出一團團的白汽。

太太也。着望了兩天，後來就忘記了，偶爾聽到提起，却又失去了興味，而且她想着那個已被辭退的姑娘。她擔心這位姑奶奶不能做她自己一部份的事。她應該曉得前年的大水一和去年的旱荒很影響他們的家，使他們更難於支持，越陷在拮据裏，簡直是慚愧的苟延着日子。

他希望着，一個人悄悄的思想，想着她小時垂着兩條小辮在家中使性子，她從小就有一種氣概，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失去一種尊嚴驕貴的小姐氣概。她進了學校功課最好，人人誇她，她很會交際，有許多次她代替了後母，走到一些必須的地方去應酬。他又替她選好了——一個名門世家。誰知這公子却是一個最壞的浪蕩子。命運於是便把她毀了。她的終身只成爲她爹最心痛的事。就是她不回家，不在他面前埋怨咕咕，他也幾乎無天不懷念着她的。

終於有一天她回到家來了。

二

這天剛好又是好天氣。他們家的長工趙得福又下了田，他們的媽這時正坐在門外邊弄草，蓮姑，那個比貞姑大三歲的女孩也坐在一株桂花下縫鞋幫。貞姑是受命令要她陪父親的，但是她常常要跑到外邊來，她才七歲，什麼也不能做，可是她喜歡看她媽，看着她姐姐，她更喜歡跟着小哥哥去招呼鷄，那些在竹林裏跑着的鷄，和那些鵝，幾個披着白羽毛常在塘中游着的鵝。而且看大河鷹，平着大翅在青空裏劃着圓圈越飛越高，越高越小，她看不清了，閉着那疲倦的眼，響往着那些看不見的遠處，但是只要一聽到『嘯嘯……』的鳴叫，便又猛張開眼去找着牠們，那些她最愛的鷹。這天她跑過了坪壩，她去擲着幾根偷來的油菜花，想到塘那邊，昨天小哥哥在那裏探了一束紫色的野花，捉到了一個黑蝴蝶還有一個綠色的小得可憐的蛙蟻的東西。她在草叢裏走，這裏全開着小的白色的薺菜的花。她獨自一人在這裏玩耍得非常酣暢，但不意的她却受了驚駭了。

『貞姑！貞姑！』

她從草上抬起頭來看，她手上還拈着一根三個頭的首蓓，她看見從山坳邊走了來的她的大姐。她還認得她，她擎一把黑洋傘，挾一個衣包，珍兒背在來發背上，她們一路走了攏

來，她喜歡珍兒的，她快樂得很，她朝回家的路上跳着跑了回去，大聲的叫着：

「媽！媽大姐回來了！」

蓮姑也站起身來看。

她媽也慌忙站起來，一身全是草，她還只將一半的枯枝圍成把子。手上刺了許多條印，血在薄皮下隱隱的跳。她邊用圍裙拭着手去迎接這遠歸的小姐，她看見這蕭條的行旅時，黯黯的驚詫着。

來客望着她，也敏銳的感到一種氣氛，「貧窮」這個字眼一下就跳進了腦子。她覺得很是酸楚，她們互相握着手，半天說不出話來。

「爹呢？他老人家病好啦吧？」

「在火房裏，他怕冷。」蓮姑搶着告訴她。

「是，今年不知怎麼的，你爹一直到現在都還離不開火，我真擔心他又得病，不是清明了嗎？」她開始抖着身上的和頭髮上的草屑。「你怎麼就這末三個人走來？呵，珍兒倒長大了不少了。」她順手接過那大的衣包。

「讓我看看爹去。」飛速的，這來客一直朝裏跑着，她看見家裏一點也沒有變更，只是更顯得陳舊了些。春的陽光似乎並沒有把這房子照明亮。

從那向東的小房裏，透出一陣陣的烟味，她凶猛的朝那裏奔去，她大聲的喊起來了：

「爹！爹！」這聲音裏揉着歡欣，哀憐，感傷等等的情調。

「唔，是鳳兒吧！鳳兒！鳳兒！我望你這一晌了！」

鳳姑一走進門坎，眼淚便洶湧了起來，她扶着他的椅背邊，不斷的噙泣着，她恨不得撲到他懷裏去。

孩子們都擠了進來，珍兒扯住媽的衣。

陸老爺也被她驟然的噙泣弄呆了半天，只說：「何必呢。唔，壓制一點，有什麼委曲，慢慢說吧！」

她坐了下來，也是一張柳木的圈椅上，那隣近着她爹的一張，她用一幅大白手絹，拭那鑿在眼邊的淚珠，那淚珠爲火映着，閃閃有光，晶瑩欲滴。

這時她們的媽，陸太太也脫下了圍裙，捧着兩個茶杯走進來了。她搭訕着說：

「鳳姐你看爹的氣色，總算不錯，去年真把我駭死了，那時真想你回來，姐夫又生着病。只是頭髮白的太多，你看眉毛和鬍子也花了。你也難得回家，莫傷心，我們今年是荒，你還不曉得早就連種穀也吃了，二叔家答應借六担穀子的，過幾天去挑。要不是你三弟寄了兩次錢回家，也有十多塊，我們還不知怎樣呢！」

她倒了一杯茶給她，又打了臉水來，她把小孩子全安置在外邊了，於是去弄點東西給這遠歸的客人吃，她搜羅出一小袋玉蜀黍粉，可是沒有糖，她就到菜園裏去尋蔥，做幾個蔥油

餅。

「唔，鳳兒！去年一場病，我真怕見不到你了，還好，又好了過來，你聽說二兒現在什麼地方？你怎麼瘦了，顏色這末青，你是坐輪來的，還是坐船來的？」

「坐船，在倉港上坡，一路就走了來，心想十來里路，不算什麼，走走却要好大一歇，又加上一個衣包就覺得累些。爹你近來是真全好了麼？」她眼光不覺的望到了那埋在粗糠下的燃着的柴火。

他也望了望火，他告訴她他是完全好了，有一點怕冷却不能算病，老年人了，氣血不和，一冷就覺得骨節痛。往年他不是常吃一點酒麼？前年剛下鄉，他們還煮了兩担穀子的酒。後來又搭別人釀了一小缸，去年年成太壞，冬裏又加上病，就一點也沒有了。他說沒有也好，橫豎酒這東西於人並沒有什麼大益，不過可以和和氣血。

可是她却回憶到他過去的豪飲，一兩斤的汾酒，是並不會醉的。尤其是一種晚飯前的習慣，每次總是照例三杯。她很不舒服，以為這都是後母處置得太過。她恨自己忘記帶兩瓶酒來。

她把衣包打開，檢出兩包機器掛麵，這使老年的父親很高興，還是正月裏有人下鄉姑母帶了幾斤麵來，以後就沒有吃過，他是頂喜歡麵食的。她還買了一包京冬菜，一包榨菜，和兩瓶味精，她懂得他的嗜好的。

「么兒來，把這些交給你媽，要省儉點用，唔，鄉下有錢也買不出這些東西來。」

這小兄弟已經全變成一個鄉下孩子了。棕色的臉，和棕色的手脚，頭髮蓄得很長，禮貌也缺少了。他會幫着趙得福看牛，他能汲水，他上菜園，種瓜，他也下田，拔草可是他還得做他最不願意的事，就是每天一百大字和一百小字給爹看。他常常因為沒有進步，爹總是顯出一付不高興的臉：「你不是種田人家的子弟呀？你要記着，唔，你爺爺是……」

「鳳兒！你看這東西，」他等他么兒走去他便說道，「他簡直不想讀書了，明年若果你三弟事體好些，我還是想讓他出去上學。難不成就看牛算了，要是二弟找到事，老四也就出去跟着他。這種泥巴學堂就不必教了。唔，你看好不好？」

「什麼泥巴學堂，我不懂。」鳳姑一邊包着衣包，一邊問。

「唔，也實在沒有法子，就是在前邊祠堂裏有一個學堂，去年就沒有先生了的，今年村子裏的人來商量，我就要你四兄弟去混混，一節也有十幾塊錢。什麼學堂，就是看牛，看住那一羣野孩子。唔，有時村上的人走過，也好有個落脚的地方，喝一杯茶。有時真還有人寄一條牛在你學堂大門口，說，「喂，先生，費心照管一下，我就來的。」好在你四兄弟人老實，還肯去，自然這是很丟臉的，不過也沒有法子。」他接着還形容了一陣，那些赤脚的學生，他們又蠢，又狡，要不有這位老爺的名頭，那忠厚的兒子是無法管理的。」

這些消息都是新鮮的，然而却不是使人快樂的。她漸漸有些倉皇起來，她遲疑的不敢告

訴她這次回來的目的。她只聽着，而且注意着，她看見父親確是老了許多，尤其是那摸着鬚的時候，手似乎時時在打戰，顏色並不好，穿的還是很舊的棉緊身，袖口邊的棉花都露出來了。棉鞋也是很舊的，除了在眉目間還保有一種曾經過長時間修養成的威嚴和銳利的神情之外；看來也不過只是一個有些襤褸的老頭兒。何況這些威嚴和銳利又都被善心和麻木弄得模糊了呢。而且這聲音，是多麼無力多麼空洞呵。

她現在不再哭了，對於家中貧窘的同情，緩和了對於自己命運的悲苦，她絮絮的問起家裏的事來。她知道大兄弟還繼續着那個小差使，在華北一個小縣城裏的什麼稅卡上。連外混一月也有三十多塊錢，但是他有一妻，兩個小孩，他曾在大學唸過書，却不能找到一個更好一點的事。他是沒有嗜好的，應酬却不小，每月的份子，至少當是七八塊，他很想給家裏一點津貼，這又只能成爲希望，不過從近來的來信上看，似乎到老成了許多，那些怨天由人的空話是日漸其少，成爲一個能安分的良民了。二兄弟，這位有着冲天的志氣的聰明的一個，在父親的失業之後便找到一個頗好的職業，却因爲鋒芒，好指彈上司，不甘於同一羣醉生夢死，蠅營狗苟的同事親熱，於是一再申斥接着就來了開除。大約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祕密，家裏人也無從揣測，他就失蹤了，兩個多月打聽不到消息。幸好他又在×埠露了面，現在寄在宗麟堂兄那裏，他是不大來信的，來信也無非滿紙荒唐，什麼宇宙人生。只有三弟還算好，他是去年年底到鄰省去的，一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一月有二十塊錢，他是比較踏實

點，曾寄過一點錢回來，但最近又快一個月沒有信來了，家中人都很望着他。她又問一問家裏的實在情形，但爹又似乎並不十分清楚，他常常重覆着過去了很久的話說着。

到晚上她又哭了，後母也看得出她爲難的情形，她的寬大的夾衫並不能遮掩那突出的肚子，她大約有了八個多月的身孕。

「唉，爹還沒有問，要是他曉得了，……」她伏在床上嗚嗚的哭泣，這床還是去年他三弟回時來架上的，現在睡着她和她的珍兒，小小的臉因爲疲倦睡得很香甜。

「姐夫也是……」倚在桌頭的後母，凝視着小美孚燈的黯淡的光，想不出什麼可以慰解的話。

「他橫豈是自作自受，」鳳姑又把伏在枕上的臉抬了起來，臉上掛滿了淚珠，「可是我……我又不能眼看他受苦，別人要罵我的，怨我，我真恨他恨得要死，你看那癆病鬼樣，磨折也很夠，他偏又不死，他活起就爲了要害我，真是前世孽！娘！你看我好告訴爹，爹想得出辦法麼？……」

這事在後母的意見是無論如何不能告訴爹。因爲無用處，當着這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天四升多米下鍋，已經費了多少心思和辱舌，忍了多少氣，憑空哪能湊一筆大款，幾乎要一百元，就是肯出七八分息也借不到，城裏幾家親戚是不必提了，就是二叔家也實在想不出辦法。她決定要鳳姑趕緊寫幾封快信給姐夫的幾個伯叔和兄弟，總要先把拘留在戒煙所的人弄

出來才好，然後慢慢還那些烟酒嫖賭的賬。而且爹的病剛好，這些消息，他一定不能忍受，她很怕他又發病，而且她要求鳳姑無論如何只能同他講一點快樂的事，她結束她的意見是：

『我們這一家人都還太小，我們還須要他的呵！』

她當然也替鳳姑想了許多，就在這晚他們商量量寫了許多信，最後的一封信是寫給那在陞省做事的第三的兒子，她們求他設法寄一筆錢來，因為鳳姑很快的就要生產了，不能不用一個錢，這應該有一點把握吧？既然他並不是一個全無心肝，也曾顧到過家裏的困難的。

三

信剛寄出去，收到一封來的信，雖說明知並不是一封覆信，却也在熱烈的希望之下被展開來。

『媽媽』

今天晚上有着大風雨，雷轟隆隆的在屋子四週響了過去，又響了過去。刀一樣的一閃電劃破了東邊的天，又把西邊的天劃破，每當那刺人的亮光一閃過後，那更其巨大的雷，便比雨點更加快的霹靂的直落到地上，可憐我住的這間小屋就嚇得輕輕的跳動。我實在擔心牠會倒塌下來。我一點也睡不安穩。間壁我的學生我已聽到他幾次喊媽媽，我也聽到他的祖母，哄着他，他的媽媽是剛死去兩個星期，而他的爸爸又剛輪到夜班，

他是鐵路上的一個小工人。而我呢，我也實在在想我的媽媽了。我已是這麼大的一個孩子了，我今年已十七歲，我當然不會怕雷雨，可是媽媽，今夜的雷雨，是怎樣的壓迫着我，壓迫着一個漂流異鄉無處可歸的孩子呵！當我頂小頂小的時候，我曾是一個最怕雷和電（我記得雨是比較好一點的）的，每次一到有雷的時候，總是春夏多，我就倒在你懷裏，抓着你，緊閉着兩隻小眼而發瘋的叫着，「媽媽媽媽！」媽媽就把我抱得緊緊，蒙着我的頭，壓緊我的耳朵答應着我：「寶寶，寶寶！媽媽在這裏，媽媽抱着你的！」後來，我大些了，我也變成一個頑皮的，我跟在哥哥們後邊叫嘯，我們都是歡喜雷雨的，我們小小的心因為那正在發洩着狂怒的天公而高興起來，我們應着那些轟響吼着。像那些往事真是多麼使人懷念的事呵！我真常常怕想起那些，我們的童年總算是幸福的！然而，多可怕的雷雨呀！是什麼樣的看不見的雷雨，將我們的家打得粉碎，將我們的少年的心擊得這麼傷痛，我是不知有多少時候都在忍受着這種殘刑。我們的大哥，他是不得志的，他辛辛苦苦的學了那末多年工業，現在却在那種地方陪人又又小麻將，湊份子替上司的姨太太做壽，我想他那些夢想，那些想振興中國實業的野心，那些支持了他多年的努力的東西，都怕磨盡了吧，現在，在他腦子中的到底是些什麼呢，是不是也還有一絲吃飯睡覺以外的思想來在他腦中呢？多可憐的大哥！至於二哥，媽媽，你也許不會原諒他，爹也不原諒他，社會全罵他，但是我，我真在心裏愛他，同情他，他失敗

了，他表面是失敗了，他現在在受苦難，但是我，我真希望有一天他會做出一樁驚天動地的事來，我的二哥是聰明的，他該會有那天的！而我呢，我不必說我自己了吧，我有時真是什麼都不想，一切的想法都是只有加增我的痛苦的呵！媽媽！你也許看了這些要難過的，你一定以為我還不懂事。不能體會你的心，錯了呵！我只要能使你快樂，使爹快樂，什麼事我都可以去做的，你看我毅然從學校裏出來，就是預備減少你們的負擔而把這負擔放在我的肩上。一個孝子的名稱，並不是我羨慕的，我是因為懂得你們的爲難，又看清了我的有限的前途，才走上這條路的，然而，……我應該怎樣說呢？我要向你說的是這麼多，是這麼無頭緒，而這樣大的可恨的雷雨却又這麼擾亂着我心情，我今夜，我該怎樣去度過這可怕的一個夜呀。

今夜的雨的確是太大，下場的鐵路軌道也許又要被激流衝坍，上一次曾衝毀一丈多，有許多小茅棚的人家，就全在水裏。媽媽，這裏的景象真不是你可想像的，若是你看見了，你是忍不住要哭的呢。我若不是安置在這裏，也不會懂得這許多事，就是也不會有許多支支節節，不會又要使得媽媽難過呵！假設我還是一個無知的中學生，像許多好的家庭的子弟一樣，或許在一個無所謂的地方，有一碗飽飯喂着我。安安穩穩的過着日子，那是多麼的好，多麼可以使你滿足的呵！可是，爲什麼要把我弄到這裏來，這裏的確是一個特殊的地方，這裏就全是工人，這些工人並不同我們小時所看見的毛機匠，何

木匠那末有趣的人。這裏真難得生活，生活全在殘酷的鬥爭裏掙扎。我的學生全是這些人的子弟，他們當然也有很過得去的，也有窮到連飯沒有吃，也有爲了別人挨打的，也有專門打聽同夥去告密的偵探，我天天同這些人見面，有許多人真使我慚愧和佩服，我當然不同他們有什麼勾接，我一向來是謹慎的，可是……我一定要告訴你，我一定要找一點勇氣，爲什麼雷雨還不停，夜是這末的冷，小煤油的燈光又是這末的暗。……

媽媽，你能原諒我嗎？我現在是住在我學生的家裏的，我已離開學校快一個月了。我是被開除的，你一定以爲我又丟了家裏的醜，而傷心吧，但我實在並沒有錯處。原因只爲我替幾個學生的家屬寫了一篇索薪的東西。他們每月却賺不多幾個錢，有的十元有的八元，他們却是有家眷兒女的；不過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他們的薪水却積欠到一年多。他們忍受着饑餓，半飽的拖延着日子，但總得設法使他有個半飽，他們並不敢有多希望，只希望拿回，那本是他們的一部分，我既然同他們很接近，我每天教着他們的孩子，那我答應一次這並不是無理的請求，也不會是犯法的吧。可是第三天，校長便叫我走，一頓而把我辭謝了。若不是這裏的主人，我一時能往什麼地方走呢！我當然是恨氣憤，却拿他們沒辦法。像這裏主人一樣同情我而待我好的人也很多，但他們不就在每天在饑餓線上奔走的一羣的可憐虫麼，他們能有什麼幫助於我呢！我住在這裏，很難另找一點事，我也不想離開這些新的朋友，所以我就都不告訴你，實在也很難於說

清楚，你既不在這裏，又不懂這裏情形和這些人。可是，時間是一天天的飛走，我只成爲他們的負累，我心裏實在日夜都不安。那末，我回來麼，媽媽，我又實在怕，怕看你和爹的臉，你們一定不原諒解我的。不，不是不諒解我，我知道我就真做錯了什麼，你們也不會責備我，我是怕看你們的憂愁，爲了兒子們的無盡的憂愁呵！

雷和雨都漸漸小了一點了，我的學生和他的祖母似乎已入了睡鄉，風却還是很大的吹響着遠遠的白楊，沙沙沙沙，近屋的野草也一陣一陣傳來無止的冷意，這夜是顯得這樣淒涼，這一片冷，一片暗，我實在無法忍受這侵襲，我有時要發一陣狂，我感到全身都是憤怒和仇恨，我有時又只想哭，這個時候才真覺得自己的軟弱，還是一個孩子呵！媽媽！我一到煩悶到想哭的時候，那佔據我整個腦海的，就只有你，我是如何的須要到你一句話，你一撫摸呀！媽媽！媽媽！在失了業的你的不肖的兒子，你許可他回來看一次你嗎？我真要回來，我並不要住下去，我只要在家中呆一天，我要親近你，我要你給我生活的勇氣呀！

唉！這漫漫長夜如何得盡，我實在不能再等，我要走，我要到我媽那兒去，我決定回去，我要媽媽呀！

媽媽！媽媽！你張着臂，準備擁抱你這遍體鱗傷的遊子吧！我祝你是快樂的！

你的兒子樹賢 ×月×日

陸太太坐在田坎上兩手放在兩腿中間，她的第四的兒子坐在她旁邊，他不時偷望着他的母親，媽是顯得多麼的憂愁呀！她蹙着眉，兩眼茫然的望着遠處，手輕輕的摸着衣緣，每當他稍為停頓有黏遲疑的時候，她便輕輕的說：『完了嗎？』於是他就將三兄的來信又繼續下去。第一顆淚來在她眼邊，她還是癡癡的望着遠處。淚滴下來了，很響的跌落在手上，但第二顆又鎖在原来的地方。她還是時時要說：『完了嗎？唸下去呀！』一直到他唸完。幼稚的心也受了重重的打擊，他害羞的悄悄去擦眼淚，他再不敢去看他媽，她已將臉全埋在兩手中，很利害的抽咽着，她低低的哭，低低的叫：『我的意呀！我的意呀！』

這是黃昏的時候，他剛從祠堂（就是學堂）回來，他帶回這一封信，他在屋外遇見他媽，她又非常想單獨的，早一點知道這信的內容，於是母子便同坐在這無人走過窄路上，斜斜的陽光照在耕過的泥土上，也照在淺淺的有着一層水的田中，風從水上走過，騷動了水裏的雲彩。他們母子也是相愛的，自從他教書以來，她便常常，只要抽得出一點空，便走到屋外的這些稍遠的地方來接他。他使告一些聽來的新聞，或是學堂裏發生了什麼事，兩人一路談講着回去，回家後便幫着她把晚飯搬出來吃。有時她不能去接他，蓮姑也就代替了母親站在大桂花樹下伸長了頸子望。他們也唸過一些哥哥們的來信，他們兩個同一顆心去聽到一些好的

句子，去領會到一些能安慰人的藏在字句後的心。但在今天，一切都變色了，晚霞已不是一片可愛的緋紅，只是一抹愁人的灰色。那些樹叢，塗着深深淺淺的綠，和着點綴在這裏的嬌艷的花，那些小鳥，遊嬉着，唱着的小鳥，那些水，溫柔的小溪，還有那軟軟的拍人的風呀，都消失了！他們只停留在黑暗中，這是幾多冷，而駭人的風雨便在四週壓緊了來，雷和電也跟着恐駭着他們，他們也傳染到無力，他們無法排遣這突來的傷痛了。

遠遠的遺站在喊了。小的兒子也從家裏跑了出來。站在路旁喊：

「四哥！四哥！」

他便輕聲的說，他怕聲音會觸着她們的！

「媽媽！媽媽！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她用衣襟揩乾淨了臉，便無聲的立了起來，在這方，在那天際線上，她投去一道憂怨的眼光，使朝家裏走回來了。她兒子跟在她後邊。在快到家的時候，他聽到一句話，聲音柔弱到剛剛能辨清，似乎是這樣的：

「莫讓爹曉得，明天扯個謊吧！」

真的這事就瞞着了那老年人，但還往喜歡呢，有時就問石貞姑和珍兒，要他們猜過幾天會有什麼人回來。或是就向四兒說：

「等你三哥回來了，你們學堂就放幾天春假，他既然都請假回來歇歇，你也該歇歇。」

呀！」

他還有着一個幻想，就是他希望三兒這次出去，會把么兒帶走，這小子真越來越像放牛娃兒了。

小弟弟妹妹不懂得事，也就跟在爹後邊盼望着三哥，三哥回來時，總會帶一點糖，或是糕餅，也許還有一個磁菩薩。那有一個大肚皮，那有着一個大肚皮笑臉的菩薩。

鳳姑也看到信了，她更加覺得難安，她不能走，身體上有許多不方便，如果她是有辦法，她當然不會回來的，但現在住在這裏，她一點幫助都不能給家裏，却又不能不吃，而且餉還很快的就要生產了，這又只是多麼討厭的東西呵！

全家都沉浸在期待裏，雖然有着各樣的不同感情，但都時時要留心到一個熟悉的面孔會露出來，而那一定是很快樂高興的一張面孔吧。

陸老爺似乎又硬朗了一些，也許因為女兒回來了，又一個兒子也快到家。這天忽然離開了火房，一手拄着杖，一手在扶么兒肩上一步步的踱了出去。貞姑和珍兒就在前邊跑着，小小的心房充滿了驚異。近日來不大多說話，變得很是沉默的陸太太，也笑了起來，忙着安插靠椅，興滋滋的說：

「呵！爹，你看這外邊多好玩，陽光是這樣溫暖，你總有大半年沒有出來了吧！」她又指着一個塘，「你看那裏，我種了好些藕，再過一陣就會有嫩荷葉伸出來，今年夏天我們有

荷花看了，你去年不是說過的嗎？」

「唔，很好。就在這裏。他坐了下去，用眼光四方掠着。」這鄉下真安靜，住慣了恐怕要離不開的吧！」

風姑把烟袋拿了來他就嘶嘶的吸着烟。

他又到了快要回家的四兒：

「你們也要算一算，到底幾時好到家。唔，他說了是那天動身呢？」

後來他又自語着：「唔，田黨不住，不是就都在家裏住一陣也好……」

這時大家都在坪壩上陪着他，小的們在玩耍，陸太太和么兒在用着一個能轉動的竹板打那些蠶頭桿，這些葉子都晒得很黑很枯，她們一下一下的打着。那些豆莢便被振動落在地下，然後拿走梗子，這都可以當柴燒的，豆便舖滿了一地，他們又用畚箕播着，吹走那些屑子。這些豆他們當菜吃過，也可以和着米一塊煮飯。陸太太頭上蒙了一塊布，很像一個村婦，她不能不幫着做這些，趙得福一人不大忙得過來，三石二斗田就只用他一人。還有菜園，砍柴的等的事。

遠遠的從山坳子邊現出一個人影來。首先是風姑看見的，她還來不及告訴的時候，蓮姑也跳起來喊道：

「看呀！有人來了，是四哥吧。四哥！四哥！」她跳着迎了出去。

「唔，那裏？真的嗎？」

「唉，爹！真有一個人，看不清，說不定是四弟。」身邊的鳳姑也立了起來。

陸太太也停了揮動着的竹片，跟在兒女們後邊走出去看，來人穿着一件短衣，越來越近，很快就認出一個不認識的人。他走到廳集在桂花樹下的人羣邊，便問道：

「這裏是姓陸吧？」

「什麼事？」

「我要見老爺。」他就一直走到坪上。

「什麼事，唔，你是做什麼的？」陸老爺不覺的又去撚着那鬚鬚了。

「我是船戶，我是倉港的船戶，上次我曾載過老爺的，我還認得你，你大約不記得我了吧，我就叫劉大疤。你看，我這裏不有着一個大疤嗎？」他指了指額頭。

「唔，得有什麼小呢？」

「我又載得有你們少爺，他現在還在船上，因為另一個年輕些的少爺有了一點毛病，他要我先捎過信來，要兩個轎子，一個坐有病的少爺，一個坐少奶奶和小少爺。兩個小少爺都滿生得病人。」

「什麼，你講些什麼，我簡直聽不懂，唔，你再講清白一點好不好？」

「兩個少爺……」

「爹！莫不是大弟弟和二弟弟全回來了！」鳳姑近來提醒了一句。

「呵！老板！是不是一個黑黑面孔，眉毛很濃的，和一個小方臉，骨碌骨碌兩個眼睛的？」陸太太也搶着問了起來。

「是的，是的，」這厚頭髮的鄉下人連點着頭，接着說道：「你是太太吧，你真好福氣，這麼一大羣少爺小姐，那兩個孫子，你要看見了才心疼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唔，船老板就只摺得一個口信嗎？」

「該死！真該死！老爺你要不問，我我就全忘記了。你莫急，讓我拿，我還藏好在襪襪裏，就爲了怕掉，你看我這記性！」他說了就在腰裏連摸連摸，還邊咒着自己。

信被搶着來看，還是讓鳳姑唸了出來；

「父親大人；男已偕媳，孫，及二弟歸來，二弟在船舊病復發，神經失常，頗難照料，速望大人備轎來接，詳情待面稟，此請

大安

男樹德跪稟即叩

「天呀？到底是怎麼事呀？弄得人糊裏塗糊！」陸太太捧着腦袋走開了去又走了回來。

陸老爺用力的敲着烟桿，頻頻的嘆息。最後他只好說道：

「媽媽，能先設法一頂轎子去接他們麼？」

「我怎麼曉得呀！他們全回來了！他們都不替我想，好容易我幾乎下了跪才在二叔婆借來六擔穀子，要我用什麼法子來養活這一家人。你橫豎害病，你可以不管，可是我這做娘的……」陸太太完全歇斯底里的這末哭叫着。

「媽媽！媽媽！莫這樣，我請你安靜一點，你想想爹吧！爹今天剛出來！」鳳姑這末勸說着。

「唔，你娘就是這末急性子，近來更容易焦燥，事情不能全往壞處想，且等着見大兒再說，也許三兒可以……」陸老爺也這末寬慰着。

「不要做那些夢了吧！」她還是盛怒着。可是同時又爲兒子們難受，她又覺得對不起他們，她不該這樣態度，於是她又吩咐么兒道：

「趕快到田裏喊趙得福，邀個人抬頂轎子去倉港。你再回着這船老板，繞四哥學堂一塊去接他們。聽好沒有，趕快去吧！」她又朝着那痴痴望着他們的粗漢子說：「船老板，不留你坐了，你跟着我們小少爺去，等下一道給你酒錢。」

於是他們急忙的走了。剩下這幾個人不知道說什麼好。後來還是貞姑打破了沉默：

「呵大家都回來了，三哥也在船上嗎？我們家又要過年了把！真熱鬧呵！小珍！小珍過來讓我告訴你！」

還是沒有人回答她。

誰能想出回答她的話呢？

手

蕭紅作

在我們的同學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手。藍的，黑的，又好像紫的；從指甲一直變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來的幾次，我們叫她「怪物」。下課以後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總是繞着她。關於她的手，但也沒有一個人去問過。

教師在點名，使我們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潔！」「到。」

「張楚芳！」「到。」

「徐桂真！」「到。」

迅速而有規律性的站起來一個，又坐下去一個。但每次一喊到王亞明的地方，就要費一些時間了。

「王亞明，王亞明……叫你啦！」別的同學有時要催促她，於是她才站起來，把兩隻青手垂得很直，肩頭落下去，面向着棚頂說：

「到 到到。」

不管同學們怎樣笑她。她一點也不感到慌亂，仍舊弄着椅子響，莊嚴的，似乎費掉了幾分鐘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課的時候，英文教師笑得把眼鏡脫下來在擦着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學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響。

第二天的英文課，又喊到王亞明時，我們又聽到了「黑耳——黑——耳。」

「你從前學過英文沒有？」英文教師把眼鏡移動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國話嗎？學是學過的，是個麻子臉先生教的……鉛筆叫『噴絲兒』鋼筆叫

『盆』。可是沒學過『黑耳』。」

「hero就是『這裏』的意思，你讀heroi heroi」

「喜兒！喜兒。」她又讀起「喜兒」來了，這樣的怪讀法，全課堂都笑得顫慄起來。可

是王亞明，她自己却安然的坐下去，青色的手開始翻轉着書頁。並且低聲讀了起來：

「華提……賊死……阿兒……」

數學課上，她讀起算題來也和讀文章一樣：

「 $2x + y = \dots\dots\dots x^2 = \dots\dots\dots$ 」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經抓到了餛飩，她還想着「地理」課本：「墨西哥產白銀」

……雲南……唔，雲南的大理石。」

夜裏她躲在廁所裏讀書，天將明的時候，她就坐在樓梯口。只要有一點光亮的地方，我常常遇到過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樹枝掛着白絨似的穗頭，在宿舍的那邊，長筒過道的盡頭，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裏了。

「誰呢？這地方多麼涼！」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發出一種空洞洞的噓聲，因是星期日的早晨，全個學校出現在特有的安寧裏。一部份的同學在化着裝；一部份的同學還睡在眠床上。

還沒走到她的旁邊，我看到那攤在膝頭上的書頁被風翻動着。

「這是誰呢？禮拜日還這樣用功！」正要喚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手。

「王亞明，噯……醒醒吧……」我還沒有直接招呼過她的名字，感到生澀和直硬。

「喝喝……睡右啦！」她每逢說話總是開始鈍重的笑笑。

「華提……賊死，右……愛……」她還沒找到書上的字就讀起來。

「華提……賊死，這英國話，真難……不像咱們中國字：什麼字旁，什麼字頭……這個委曲拐彎的，好像長虫爬在腦子裏，越爬越胡塗，越爬越記不住。英文先生也說不難，不難，我看你們也不難。我的腦筋笨，鄉下人的腦筋沒有你們那樣靈活。我的父親還不如我，他說他年青的時候，就記他這個『王』字，記了半頓飯的工夫還沒有記住。右……愛……右

……阿兒……」說完每一句話，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讀起單字來。

風車嘩啦嘩啦的響在壁上，通氣窗時時有小的雪片飛進來，在窗台上結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滿着紅絲條，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樣在爭取她那不能滿足的願

望。

在角落裏，在只有一點燈光的地方我都看到過她，好像老鼠在嚙嚼什麼東西似的。

她的父親第一次來看她的時候，說她胖了：

「媽的，吃胖了，這裏吃的比咱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幹吧！幹下三年來，不成聖人

吧！也總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課堂上，一個星期之內人們都是學着王亞明的父親。

第二次，她的父親又來看她，她向她父親要一雙手套：

「就把我這付給你吧！書，好好念書，要一付手套還沒有嗎？等一等，不用忙……要戴

就先戴這付，開春啦！我又不常出什麼門，明子，上冬咱們再買，是不是？明子！」在「接

見室」的門口嚷嚷着，四週已經是圍滿着同學，於是他又喊着明子的又說了一些事情：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門啦，去啦兩三天啦！小肥豬每天又多加兩把豆子，胖得那樣你

沒看見，耳朵都擰擰起來了，……姐姐又來家醃了兩罐鹹蔥……」

正講得他流汗的時候，女校長穿着人羣站到前面去：

「請到接見室裏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擱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還就要去趕火車……趕回去，家裏一羣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長點着頭，頭上冒着氣他就推開門出去了。好像校長把他趕走似的。可是他又轉回身來，把手套脫下來。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來是沒有用的。」

他的父親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亞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閱報室裏，王亞明問我：

「你說，是嗎？到接見室去坐下談話就要錢的嗎？」

「那裏要錢？要的什麼錢！」

「你小點聲說，叫她們聽見，她們又談笑話了。」她用手掌指點着我讀着的報紙「我父親說的，他說接見室裏擺着茶壺和茶碗，若進去，怕是校役就給倒茶了，倒茶就要錢了。我說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說連小店房進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點賞錢，何況學堂呢？你想學堂是多麼大的地方！」

校長已說過她幾次：

「你的手，就洗不淨了嗎？多加點肥皂！好好洗洗，用熱水燻一場。早操的時候，在操場上豎起來的幾百條手臂是白白的，就是你，特別呀！真特別。」女校長用她貧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觸動王亞明青色手，看那樣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點抑止着呼

吸，就如同讓她去接胸黑巴的已經死掉的鳥類似的：「是健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膚了。比你來的時候強得多，那時候，那簡直是鐵手……你的功課趕得上嗎？多用點功，以後，早操你就不用上，學校的牆很低，春天裏散步的外國人又多，他們常常停在牆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顏色再上早操吧！」校長告訴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經向父親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來不就看不見了嗎？」打開了書籍，取出他父親的手套來。

校長笑得發着咳嗽，那貧血的面孔立刻旋動着紅的顏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齊，戴手套也是不整齊。」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鈴子也打得似乎更響些，窗前的楊樹抽着芽，操場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陽蒸發着。上早操的時候，那指揮官的口笛振鳴得也遠了，和牆外樹叢中的人家起着回應。

我們在跑在跳，和羣鳥似的在噪雜。帶着糖質的空氣迷漫着我們，從樹梢上面吹下來的風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鎖了的靈魂和被束捲的棉花一樣舒展開來。

正當早操剛收場的時候，忽然聽到樓窗口有人在招呼什麼，那聲音被空氣負載着向天空響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陽！你們熱了吧？你們……」在抽芽的楊樹後面，那窗口站着王亞明。

等楊樹已經生了綠葉，滿院結成了蔭影的時候，王亞明却漸漸變成了乾縮，眼睛的邊緣發着綠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於她的肩頭一點也不再顯出豐野和強壯。當她偶然出現在樹蔭下，那開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從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課，校長還說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會留級的嗎？」她講話雖然仍和從前一株「喝喝」的，但她的手却開始畏縮起來，左手背在背後，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個小丘。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她哭過，大風在窗外倒拔着楊樹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們，對着窗外的大風哭了。那是那些參觀的人走了以後的事情，她用那已經開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淚。

「還哭！還哭什麼？來了參觀的人，還不躲開，你自己看看，誰像你這樣特別！兩隻藍手還不說，你看看，你這件上衣，快變成灰的了！別人都是藍上衣，那有你這樣特別，太舊的衣裳顏色是不整齊的……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而破壞了制服的規律性……」她一面嘴唇與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慘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亞明的領口：「我是叫你下樓 等參觀的走了再上來，誰叫你就站在過道呢？在過道，你想想：他們看不到你嗎？你倒戴起了這樣大的一付手套……」

說到「手套」的地方，校長的黑色漆皮鞋，那亮晶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經落到地板上

的一隻。

「你覺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這地方就十分好了嗎？這叫什麼玩藝？」她又把手套一擱，隨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馬車夫一樣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的笑出聲來了。

王亞明哭了這一次，好像風聲都停止了，她還沒有停止。

暑假以後，她又來了。夏末簡直和秋天一樣涼爽，黃昏以前的太陽染在馬路上使那些鋪路的石塊都變成了朱紅色。我們集着羣在校門裏的山丁樹下吃着山丁。就是這時候，王亞明坐着的馬車從「喇嘛臺」那邊嘩啦，嘩啦的跑來了。只要馬車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靜下去。她的父親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階來了，我們並不立刻爲她閃開。有的說着：「來啦！」「你來啦！」有的完全向她張着咀。

等她父親腰帶上掛着的白毛巾一抖動一抖的走上了台階，就有人在說：

「怎麼！在家住了一個暑假，她的手又黑了？那不是和鐵一樣了嗎？」

秋季以後，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這鐵手：我似乎已經睡着了，但能聽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並床……」

「我也不和她並床。」

我再細聽了一些時候，就什麼也聽不清了，只聽到嚙嚙的笑聲和絞成一團的吵嚷。夜裏

我偶然起來到過道去喝了一次水。長椅上睡着一個人，立刻就被我認出來，那是王亞明。兩隻黑手遮着臉孔，被子一半脫落在地板上，一半掛在她的腳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過道的燈光在夜裏讀書，可是她的旁邊也沒有什麼書本，並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圍繞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長走在王亞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響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細手推動那一些連成排的舖平的白床單：

「這裏，這裏的一排七張床，只睡八個人，六張床還睡九個呢！」她翻着那被子，把牠排開一點，讓王亞明把被子就夾在這地方。

王亞明的被子展開了，爲着高興的緣故，她還一邊繞着床舖，一邊嘴裏似乎打着哨子，我還從沒聽到過這個，在女學校裏邊，沒有人用嘴打過哨子。

她已經舖好了，她坐在床上張着嘴，把下顎微微向前抬起一點，像是安然和舒暢在鎮壓着她似的。校長已經下樓了，或者已經離開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監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頭髮完全失掉了光澤，她跑來跑去：

「我說，這也不行……不講衛生，身上生着虫類，什麼人還不想躲開她呢？」她又向角落裏走了幾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對着我似的：「看這被子吧！你們去嗅一嗅！隔着二尺遠都有氣味了……挨着她睡覺，滑稽不滑稽！誰知道……虫類不會爬了滿身嗎？去看看，

那棉花都黑得什麼樣子啦！」

舍監常常講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學。同學們問她：

「學的什麼呢？」

「不用專學什麼！在日本說日本話，看看日本風俗，這不也是留學嗎？」她說話纏綿不了「不衛生，滑稽不滑稽……醜態，」她叫虱子特別要叫虫類。

「人醜態手也醜態。」她的肩頭很寬，說着醜態她把肩頭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風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這樣的學生，我看校長可真是……可真是多餘要……」打過息燈鈴之後，舍監還在過道裏和別的一些同學在講說着。

第三天夜晚，王亞明又提着包袱，捲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臉的校長。

「我們不要，我們的人數夠啦！」

校長的指甲還沒接觸到她們的被邊時，她們就嚷了起來，並且換了一排床舖也是嚷了起來：

「我們的人數也夠啦！還多了呢！六張床，九個人，還能再加了嗎？」

「一二三四……」校長開始計算：「不夠，還可以再加一個，兩張床，應該六個人，你

們只有五個……來！王亞明！」

「不，那是留給我妹妹的，她明天就來……」那個同學跑過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後，校長把她帶到別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亞明的被子沒有被裹，棉花貼着身子睡，不信，校長看看！」

後來她們就鬧着玩笑，至於說害怕王亞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後，這黑手人就睡在過道的長椅上。我起得早的時候，就遇到她在捲着行李，並且提（着行李下樓去，我有時也在地下「儲藏室」遇到她，那當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談話的時候，我都只看着牆上的影子，她搔着頭髮的手，那影子印在牆上也和頭髮一樣顏色。

「慣了，椅子也一樣睡，就是地板也一樣，睡覺的地方，就是睡覺，管什麼好歹！念書是要緊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試的時候，馬先生能給我多少分數？不夠六十分，年底要留級的嗎？」

「不要緊，一門不能夠留級。」我說。

「爹爹可是說啦！三年畢業，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給我學費……這英國話，我的舌頭可真轉不過彎來。嗚嗚……」

全宿舍的人都在厭煩她，雖然她走住住過道裏。因為她夜裏總咳嗽着……同時在宿舍裏邊她開始用顏料染着襪子和上衣。

「衣裳舊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樣。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當秋季制服穿……比方：買白襪子，把牠染成黑色，這都可以……」

「爲什麼你不買黑襪子呢？」我問她。

「黑襪子，他們是用機器染的，太多……不結實，一穿就破的……還是咱們自己家染的好……一雙襪子好幾毛錢……破了就破了還得了嗎？」

禮拜六的晚上，同學們用小鐵鍋煮着鷄子。每個禮拜六差不多總是這樣，她們要動手燒一點東西來吃。從小鐵鍋煮好的鷄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爲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鷄子的同學，幾乎把眼鏡咆哮得掉落下來。

「誰幹的好事！誰？這是誰？」

王亞明把面孔向着她們來到了廚房，她擁擠着別人，嘴裏喝喝的：

「是我，我不知道這鍋還有人用，我用他煮了兩雙襪子……喝喝……我去……」

「你去幹什麼？你去……」

「我去洗洗牠！」

「染臭襪子的鍋還能煮鷄子！還要牠？」鐵鍋就當着衆人在地板上光郎，光郎的跳

着，人咆哮着，戴眼鏡的同學把黑色的雞子好像拋着石頭似的用力拋在地上。

，人們都散開的時候，王亞明一邊拾地板上的雞子，一邊在自己說着話：

「噫！染了兩雙新襪子，鐵鍋就不要！新襪子怎麼會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裏，從學校出發到宿舍去，所經過的小街完全被雪片佔據了。我們向前衝着，掃着，若遇到大風，我們就風雪中打着轉，倒退着走，或者是橫着走。清早，照例又要從宿舍出發，在十二月裏，每個人的脚都凍木了，雖然是跑着也要凍木的。所以我們咒詛和怨恨，甚至於有的同學已經在罵着，罵着校長是「混蛋」，不應該把宿舍離開學校這樣遠，不應該在天還不亮就讓學生們從宿舍出發。

有些天，在路上我單獨的遇到王亞明，遠處的天空和遠處的雪都在閃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進，大街和小街都不見行人。風吹着路旁的樹枝在發響，也時時聽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掃着在呻叫。我和她談話的聲音，被零度以下的氣溫所反應也增加了硬度。等我們的嘴唇也和我們的腿部一樣感到了不靈活，這時候，我們總是終止了談話，只聽着脚下被踏的雪，乍乍乍的響。

手在按着門鈴，腿好像就要自己脫離開去，膝蓋向前時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記不得是那一個早晨，掖下帶着還沒有讀過的小說，走出了宿舍，我轉過身去，把柵欄門拉緊。但心上總有些恐懼，越看遠處模糊不清的房子，越聽後面在掃着的風雪，就越密

怕起來。星光是那樣微小，月亮也許落下去了，也許被灰色的和土色的雲影所遮避。

走過一丈遠，又像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個過路的人出現，但又害怕那過路人，因為在沒有月亮的夜裏，只能聽到聲音而看不見人，等一看見人影那就從地面突然長了起來似的。

我踏上了校門前的石階，心臟仍在發熱，我在按鈴的手，似乎已經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階又有了一個人走上來了：

「誰？誰？」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後面嗎！」因為一路上我並沒聽到有另外的腳步聲，這使我更害怕起來。

「不，我沒走在你的後面，我來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給開門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沒按過鈴嗎？」

「按鈴沒有用，喝喝，校役開了燈，來到門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倒底他不給開。」

裏邊的燈亮起來，一邊罵着似的光郎郎的把門給閃開了：

「半夜三更叫門：該考背榜不是一樣考背榜嗎？」

「幹什麼？你說什麼？」我這話還沒有說出來，校役就改變了態度：

「蕭先生，您叫門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亞明一直走進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臉蒼黃得幾乎是打着皺紋似的顫索了一會兒時候。被風吹得而掛下來的眼淚還停留在臉上她就打開了課本。

「校役爲什麼不給你開門？」我問。

「誰知道？他說來得太早，讓我回去，後來他又說校長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時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會，就等一會，一頓飯這個樣子。嗚嗚……」

她讀書的樣子完全和剛來的時候不一樣，那喉嚨漸漸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並且那兩邊搖動的肩頭也顯着緊縮和偏狹，背脊已經弓了起來，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讀着小說，很小的聲音讀着，怕是攪擾了她，但，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爲什麼這只是第一次？

她問我讀的什麼小說，語沒讀過「三國演義」？有時她也拿到手裏看看書面，或是翻翻書頁：「像你們，多聰明！功課連看也不看，到考試的時候也一點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會，看看別的書……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個星期日，宿舍裏面空朗的，我就大聲讀着屠場上正是女工馬利亞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讀着，覺得很感動。王亞明站在我的背後，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有什麼看過的書，也借給我一本，下雪天氣，實在沉悶，本地又沒有親戚，上街又沒有什麼買的，又要化車錢……」

「你父親很久不來看你了嗎？」我以為她是想家了。

「那能來！火車錢，一來回就是兩元多……再說家裏也沒有人……」

我就把屠場放在她的手上，因為我已經讀過了。

她笑着，「喝喝」着，她把床沿顛了兩下，她開始研究着那書的封面。等她走出去時，我聽在過道裏她也學着我把那書開頭的第一句讀得很響。

以後，我又不記得是那一天，也許又是什麼假日，總之，宿舍是空朗朗的，一直到月亮已經照上窗子，全宿舍依然被刺在寂靜中。我聽到床頭上有沙沙的聲，好像什麼人在我的床頭摸索着，我仰過頭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亞明的黑手，並且把我借給她的那本書放在我的旁邊。

我問她：「看得有趣嗎？好嗎？」

起初，她並不回答我，後來她把臉孔用手掩住，她的頭髮也像在抖着似的，她說：

「好。」

我聽她的聲音也像在抖着，於是我坐了起來。她却逃開了，用着那和頭髮一樣顏色的手橫在臉上。

過道的長廊空朗朗的，我看着沉在月光裏的地板的花紋：

「馬利亞，真象有這個人一樣，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沒有死吧！她不會死吧……那醫生知道她是沒有錢的人，就不給她看病……喝喝！」很高的聲音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動眼淚才滾落下來：「我也去請過醫生，我以親生病的時候，你看那醫生他來嗎？他先向我要馬車錢，我說錢在家裏，先坐車來吧！人要不行了……你看他來嗎？他站在院心問我：「你家是幹什麼的？你家開『染缸房』（染衣店）嗎？」不知爲什麼，一告訴他是開「染缸房」的，他就拉開門進屋去了……我等他，他沒有出來，我又去敲門，他在門裏面說：『不能去看這病，你回去吧！』我回來了……他又擦「擦眼睛才說下去：『從這時候我就照顧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爹爹染黑的和藍的，姐姐染紅的……姐姐定親的那年，上冬的時候，她的婆婆從鄉下來住在我們家裏。一看到姐姐她就說：『唉呀！那殺人的手！』從這起，爹爹就說不許某個人專染紅的；某個人專染藍的，我的手是黑的細石才帶點紫色。那兩個妹妹也都和我一樣。」

「你的妹妹沒有讀書？」

「沒有，我將來教她們，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讀得好不好，讀不好連妹妹都對不起……染一匹布多不過三毛錢……一個月能有幾匹布來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錢，又不論大小，送來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錢，去掉顏料錢……那不是嗎！我的學費……把他們在家吃鹹鹽的錢都給我拿來啦……我那能不用心念書，我那能？」她又去摸那書本。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紋，我想她的眼淚比我的同情高貴得多。

還不到放寒假時，王亞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經累得很繁立在牆根的地方。

並沒有人和她去告別，也沒有人和她說一聲再見。我們從宿舍出發，一個一個的經過夜裏王亞明睡覺的長椅，她向我們每個人笑着，同時也好像從窗口在望着遠方。我們使過她起着沉重的聲音，我們下着樓梯，經過了院子，在欄棚門口，王亞明也趕到了，並且呼喘，並且張着嘴：

「我的父親還沒有來，多學一點鐘是一點鐘……」她向着大家在說話一樣。

這最後每一點鐘都使他流着汗，在英文課上她忙着用小冊子記下來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時讀着，同時連教師隨手寫的已經不必要讀的的熟字她也記了下來。在第二點鐘「地理」課上她又費着氣力模做着黑板上教師畫的地圖，她在小冊子上也畫了起來……好像所有這最末一天經過她的思想都重要起來，都必得留下一個痕跡。

在下課的時間，我看了她的小冊子，那完全記錯了：英文字母，有的脫落一個，有的她多加上一個……她的心情已經慌亂了。

夜裏，她的父親也沒有來接她，她又在那長椅上展了被褥。只有這一次，她睡得這樣早，睡得超過平常以上的安然。頭髮接近着被邊，肩頭隨着呼吸放寬了一些。今天她的左右並不擺着書本。

早晨，太陽停在顫抖的掛着雪的樹枝上面，烏雀剛出巢的時候，她的父親來了。停在樓梯口，他放下肩上背來的大毡靴，他用圍着脖子的白毛巾擄去鬚鬚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嗎？你……」冰溜在樓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

「沒有，還沒考試，校長告訴我，說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親站在樓梯口，把臉向着牆壁，腰間掛着的白手巾動也不動。

行李拖到樓梯口了，王亞明又去提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還給她的父親。

「我不要，你戴吧！」他的毡靴一移動就在地板上壓了幾個泥圈圈。

因為是早晨，來圍觀的同學們很少。王亞明就在輕微的笑聲裏邊戴起了手套。

「穿上毡靴吧！書沒念好，別再凍掉了兩隻腳。」她的父親把兩隻靴子相連的皮條解開。

靴子一直掩過了她的膝蓋，她和一個趕馬車的人一樣，頭部也用白色的絨布包了起。

「再來，把書回家好好讀讀再來。喝……喝。」不知道她向誰在說着。當他又提起了手提箱，她問她的父親：

「叫來的馬車就在門外嗎？」

「馬車，什麼馬車？走着上站吧……我背着行李……」

王亞明的毡靴在樓梯上撲撲的拍着。父親走在前面，變了顏色的手抓着行李的角落。

那被朝陽拖得苗長的影子，跳動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柵門。從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般輕浮，只能看到他們，而聽不到關於他們的一點聲音。

出了木柵門，他們就向着遠方，向着迷漫着朝陽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遠那閃光就越剛強。我一直看到那遠處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特別勳章

羅 烽作

昨天駐京警備隊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其實說，原本是很平常的，一個區區連長的被害，並沒有什麼奇罕的價值，然而，却不，新聞紙都如喪考妣般大地發「訃文」，故意用特號字標題，挑動着讀者的好奇心。可惜，他們還沒有印發「號外」。

說起來，這也很難怪新聞界的小題大做；那不幸，恰恰發生在素稱「父子兵」的駐京警備隊裏，那麼，任何人聽說，也該吐一吐舌頭表示駭異吧。

正是冬天呢，雪蓋住未完成的大建築物，反顯得這前途不可限量的京城，有淒涼和破落的模樣。空中凝結着不受融化的陰霾，沉重得有墜下來的危險。夜燈的光柱，像似頂天立地的男兒漢在那裏努力支撐着。

宣揚王道和滿洲國歌，從擴音機的大喇叭口裏噴出來。來往行路人的兩隻手緊緊地按住耳朵。天氣還沒有到最冷的時候呢！

這一夜裏，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飛來好幾百貓頭鷹，然而，牠沒有在京裏停一停腳，就往東飛去了。於是第二天市民們的論調，就和報紙的輿論對抗起來，市民們的論調說是「不詳一，而新聞紙的輿論說是「瑞兆」。結果呢，是警務當局協助新聞紙那面捕去十幾個市

民，之後，「不祥」的論調也就悄悄地躲到被窩裏去了。

可是到晚間，警備隊第一中隊第二連全連詳變的消息又轟動了全京城。同時，另一傳說：軍政部長官邸被叛兵襲擊，和部長的夫人被架走，自然，這一傳說後來證明是非常荒謬的；不過，前者的消息，已經應驗了市民們所謂「不祥」的預言。而且警務當局的輕舉妄動，徒使市民們幸災樂禍的心情加深罷了。

第二連連長被害，接着第二連又全連詳變，事實已經至此爲止了。儘管市民們私自去胡亂猜想，而新聞紙總是以非常擊確的「與匪勾結」等等字樣來昭示大眾之前。這樣一架專管給敵人製造惡印象的機器，也就完却了它的責任。再隔一天，從新聞紙上所看到的，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民三千萬無苦無憂……」的調調兒了。

誰都能免強把心平靖下去，惟獨警備司令郭鵬里他不能，一連兩次最嚴重的事件，如果不是他以往已立下了剿匪認真的功勳，他的司令的位置恐怕就要動搖了。他一連兩天沒有好好睡一覺，現在他剛從軍政部長的官邸回來。雖然是冬天，他的襯衣已經被汗水浸濕了，當他脫卸軍裝時，解鈕扣的手尤在發顫。多麼可怕呀，他想，究竟他自己也怪奇怪的，爲什麼險一些從馬身上跌下來？

眼睛紅腫着。鼻子似乎傷了風，一陣一陣地有稀淡的鼻涕從鼻管裏流出來。這是因爲方才曾在軍政部長面前痛哭流涕過。他的精神十分懊喪，頹唐的已不像個糾糾武夫的樣子了。

晚間照例有一杯牛奶咖啡，他沒有喝，白白地擺在一旁。他坐在床沿上發呆，一直那杯牛奶咖啡涼透了，他沒有變動一下姿勢或眨一眨眼。

他偶然把視線掉轉到茶几上，偏巧一張新聞紙刊載着的，貓頭鷹的照像被他看見。貓頭鷹的圓眼睛在發白的電燈下，反着銳利的光，像似對他猛笑。

「不祥，不祥呵！」

他如同市民們一樣地喊叫起來。隨後他霍然站起，忿怒地走到茶几前。他要向那隻人稱「不祥」的貓頭鷹復仇，於是一張新聞紙使遭了無枉之災，——被撕成兩塊了。

正是這時衛士拉開了門，他瞥見司令氣忿忿地使把門推上。

「進來！」司令吆喝着。

衛士復又拉開門進來。司令接着追問一句。

「什麼事？鬼頭鬼腦地——」

「司令，這裏有一封信。」

「誰的信？拿來。」

衛士從制服袋裏抽出一個信封，雙手遞給了司令，就出去了。

信封上字體的潦草，不恭正，在從來警備司令所收到的信裏，可算是第一封，這使他很生氣，他想：

——這是誰呢？如此不敬，我絕不寬恕他呀！

他看完那信，急忙又穿上軍裝，帶着信，衛士，騎着馬，跑到軍政部長的官邸去謁見部長。他什麼話也沒說，首先把那信獻給部長。

軍政部長態度很鎮靜地，一字一句唸出那信封的內容：

「這是訣別。這是良心驅使我們和人間的魔鬼作最後的訣別！從此以後我們不再做魔鬼的狼牙棒或勾魂牌了！你們沒有料到的吧：向來是一羣俱人形而無肝肺的祇會殺人的槍手，如今突然掉過槍頭做了反叛！反叛，我們已立誓做一個永無懊悔的反叛了，我們已準備好了一腔熱血，染紅我們為同胞復仇為中國復仇的征衣，因此我們早已預測到：在我們這光榮的反正的身後，必有無恥的殺害追來，來吧！我們歡迎那個：飛機，大砲，和機關槍！以及那船來的殘忍的屠手！

但是，我們有兩點要求：

- 一，譁變純粹是二連的自動，你們一定不要再牽連到其他的朋友。
- 二，我們遺下老小，自然不求你們照料；但也不願你們加以殺害。以上兩點要求，並請你轉知你們的軍政部長，轉知一切我們的敵人。要你們牢實記住和履行，否則，你們當心步二連連長的後塵！

軍政部長唸完那封信，就哈哈大笑起來。他說：

「你是特意來轉知我嗎？」

「是的，部長，您不能不加以防備。」

「不用，」軍政部長把信摔到一邊去。「你看我來擺弄這些東西！」

「這就夠了，部長，犬子已竟帶着第一中隊跟蹤追勦。」

「不夠，不夠，那麼情報怎樣？」

「到現在止，還沒有得到接觸的消息，」

「曖森呵！」

「是，慢了一些，那是因為採取兜勦的形勢。」

「……好吧，我命令你，明天就開始檢舉本隊，檢舉二連叛兵的家屬。」

「部長，最好的是緩幾天，這樣迫急，恐易激起更嚴重的事變。」

「不，你曉得，這是烏木參謀長的手諭呢！」

第二天，京城就宣佈臨時戒嚴令了。

檢舉警備隊和檢舉二連叛兵家屬，同時進行着。然而結果什麼也沒有檢舉出來，祇是從許多叛兵的家裏搜查出帶淚痕的訣別書。這就是這次臨時戒嚴，大檢舉中所得的成績。

烏木參謀長並不滿意這點成績。他對於這次檢舉的無能，非常忿怒。他當面訓示軍政

部長道：

「警備司令這人大可靠吧？」

「您想的完全不對呀！」軍政部長謙恭地辯駁着，「這人忠誠的很，他是在貴國士官學校畢業的業……」

「那我是明白的，要緊的是他的心怎麼樣？」

「心嗎？嚇，一句話：忠誠！」

烏木參謀長加重搖了搖頭。他始終不信任警備司令是個忠誠的人。

但是，烏木參謀長的不信任，可說是無理由，無根據的懷疑。當昨天檢舉二連叛兵的家屬時，警備司令確曾親自動手一再仔細搜查女人們身上的月經帶。這事實，若烏木參謀長在場親眼看見，他將爲之駭異，而且，他將當面讚賞警備司令是個做事認真的人。

還是讓事實來證明吧，警備司令已這兩天沒有回公館了。他留守在警備司令部裏，像一匹盡喊的老警犬，寢食不安地聽取追勦部隊的無線電情報。一面他又要把情報火速地轉報給軍政部長那裏去，祇可惜，這些情報大都是措辭雷同的，譬如，不是什麼「跟踪追勦中」啦，就是什麼「節節包圍中」……他屈指計算追勦的日程，已經不折不扣兩整天了，兩整天，四十八小時的工夫，連「接觸」的報告全沒有，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殲滅」呢？事到如今，他也不好袒護自己的兒子，不是一個「蠢才」了。

「噯，蠢呵！」

警備司令自語。然而，兒子的精明強幹的輪廓，在他眼前活動起來。他簡直不解：這孩子爲什麼不在這緊要關頭施展施展平常那精明強幹的手腕？他爲他的地位擔着憂，並且爲自己兒子的名譽焦急着。

他的幻想隨着黃昏一塊兒朦朧。他疲困極了，十分勉強打起精神，可是，沒有力量扭開辦公室的臺燈。他臂肘撐在桌面上，兩手托住下顎，凝視窗外有風圈的月亮。隔着雙層玻璃窗，能聽見北風像暴徒策着鞭子那般嘶叫。於是，他又可憐起自己的兒子，在這樣寒風砭骨，冰天雪地裏所受的痛苦。

他輕輕地嘆一口氣。牙齒橫放着二連叛兵，拚命地嚼咬，咯吱，咯吱的聲音，使他自己的週身突起寒慄。

不久，他就打起瞌睡來。當不知從何處送來就寢號聲時，它就彷彿一闕催眠歌似的，把警備司令催睡了。

他哭了。從來沒有這樣悲哀過，全體抽搐的好像一隻被鞭打蜥蜴。沙發的彈簧陪伴他低泣着。

「兒呵！……兒呵！……」

他抱緊兒子的冷僵了的屍身，絕望地喊叫兩聲，嗓子就哽住了。他抓搔着胸口，像死了

媽媽的孩子在母親的屍身上那麼難捨難分地打着滾。從兒子的頭部上，胸部上，以及腰部上流出來的血，把他的黃呢軍裝染紅了。他又喊道：

「你們重重地撫卹我的孩子嘍！……唔，唔……我的孩子才真正是一個爲國捐軀的烈士呵！」

「撫卹？沒有！什麼也沒有！」

這句話竟把他嚇醒了。手掌突然離開下顎，他的腦袋就向前傾跌過去，前額恰巧觸到鈴上，鈴，丁丁地響了。

一個衛士趕緊推門跑進來：

「什麼事，司令？」

「什麼事也沒有呵！」

「我聽，鈴響……！」

「鬼知道！」

「是，是，那麼是我聽錯了？」

衛士退出去之後，警備司令自己覺得好笑。他摸着濕淋淋的眼窩，回想起剛才一場惡夢，他驀然懊惱起來。

「爲什麼會夢到這個呢？」

他一邊思索，一邊扭亮了臺燈。接着惡狠狠地向地板上吐一口吐沫，這是表示趨除一切不祥的。

這一回叫鈴在警備司令的食指下響了。

衛士又推門進來：

「什麼事，司令？」

「有沒有情報？」

「沒有，還沒有送來……」

「怎么回事呢？」

「是，……好久了。」

警備司令擺揮着疲倦的手掌，命令衛士退出去。他背倚着沙發，兩眼注視白光光的燈泡發直。強烈的燈光，好像貓頭鷹的眼睛，惡意地瞪着他，他的神經，現在正被那討厭的凶鳥所糾纏。他不敢回想剛才的惡夢，但惡夢正像無數隻難於捕捉的貓頭鷹，在他幽暗的靈魂裏自由飛翔。這種說不出的煩惱，祇是使他暗暗叫苦。於是，他又關上台燈，惡意的，不祥的眼睛，如同被他一拳擊碎了。

陰晦的月亮侵進辦公室裏來。照在警備司令的臉上，像張毛邊紙那麼慘澹。他實在疲倦極了，有生以來也未會度過近三四天這樣的日子，這如何操勞心神呵，他在心裏不斷地咒罵

着那些該死的叛兵，一直靠着沙發昏昏沉沉地睡過去。

一點鐘後，他的面部突然浮起決鬥時的皺紋，他隨即大喊道：

「拿槍來！」

聲音非常之響，震醒了自己。他朦朧矚矚地仰望着模糊的天花板，尋視在他頭上盤旋不去的貓頭鷹，然而，什麼也沒有呢。

「真爽氣！……」

於是，又惡狠狠地向天花板吐一口吐沫，兩手揉搓着乾燥而且有點發疹的眼睛，現在他的心，也有眼睛同樣的毛病呢。他毫無意義地扭亮了臺燈。

衛士又推門進來了，這次有一個密封的小信袋遞到警備司令的手裏。他慌忙地拆開它，狹長的洋紙條上寫着這樣幾句話：

「午后七時，追勦叛兵伴距五星之遙，旋入雙河鎮，突被某股匪衆包圍，全隊三次突圍皆無效，殺發電時止，已惡戰五小時，茲有彈盡之慮，請速派隊來援，多攜彈藥，並於四小時前趕到雙河鎮，後情續報。」

紙條在警備司令的手裏抖索起來。他心裏痛斥這個擬報告的人爲什不附帶說明第一中隊長——他的兒子現在怎麼樣？那惡夢，那凶鳥，又佔據了他的腦際。他恨不能立刻生了翅勝，飛到雙河鎮陣地去看個分明。

他馬上派遣第二中隊全隊出發，並且額外帶去一萬八千粒子彈，分裝兩卡車。沒有出發以前，他囑令第二中隊長道：

「最要緊，一分也不能宕誤，四小時以前必定趕到雙河鎮。假如能早，那就更好了。」

「拿出你們大無畏的精神來！你們不要忘了警備隊過去勦匪的光榮，也不要忘了我們軍人的天職，殺！殺！殺！把所有叛兵以及匪徒們的首級給我帶回來吧，我沒有別的希望。」

「還有，就是隨時，隨地拍發來情報……」

他把經過情形，在電話上措辭非常委婉地報告給軍政部長。以後他就彷彿一架無線電報收報機，睜着眼睛等待着來報了。

後半夜就是第二天了。剛過三點鐘的光景，第二中隊的情報來了。警備司令喜出望外地讚賞第二中隊長的用兵神速。

這情報的電文如下：

三時即趕抵距雙河鎮西北七十華里之長嶺子，不料該處竟預伏匪衆二三百名之多，半腰突擊！截斷縱隊前後路，副以衆寡不敵向西南且戰且退，追距雙陽切近時，匪衆即行回竄，本隊集合後，僅餘士兵三十八名，輜重車概被截奪，其他部隊損傷不明，正在雙陽集合中，第二中隊長謹報。

像一盆冷水澆在他的身上。突然，他傷感地抽泣起來，這哭不是因為追勦失敗，也不是因自己的隊伍遭受重大的損失，而是爲了兒子——他那處在險境中生死不明的兒子。

他想了又想，也沒法子把遭難的兒子從險境裏拔救出來。即使友邦的飛機，在夜裏也不能飛去助戰，這回他祇有憑天由命了。

可是，警備司令並不完全絕望的，不是嗎？在神筆張鐵嘴給他批的「八字」上曾有：「命有一子，數該送終」這麼一句話。神筆張鐵嘴，每句話他都信服的，他就是他的義務軍師，可惜這位義務軍師今年八月間死了，這一次的行軍不利，回想起義務軍師之死，使他十分惋惜。

現在他堅定地抱住：「命有一子，數該送終。」八個字與目前的凶境決戰。同時，他也策劃着第二步辦法：是否增派援軍，和是否據情實報？

當他接到那簡單的，最後的情報時，他夢一樣地讀着它。他本來不是上帝的信徒；但他竟在胸前一連畫了三個十字。

他任什麼也不怕了：職責上的懲罰，榮譽……等等，讓他們隨便處理去，索性把官職撤掉，也沒有多大難色。

他趕忙回公館去，急於把這消息告訴兒子的母親。母親正是形色憔悴地頭朝裏縮蜷床上噙泣着，兩個丫環兩眼熬得通紅，一切安慰的話全講盡了，坐在床沿上打着盹。

「好了，好了！」警備司令張牙舞爪地叫：「兒子安安全全地回來啦！」
太太冷冷翻過身子來：

「真嗎？他……在什麼地方？」

「那可不，現在剛從雙河鎮往回開。」

「我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哪！」

「看看，嗚呀你們女人家的心腸真短，我不早就說過了嗎：絕無舛錯呀。」

「得啦，這回我兒子回來，說什麼我也不讓他幹這賣命的，又挨萬人罵的差事啦！」

「你，哼，又想兒子出息，又要把他抱在懷裏，那真才是你害了他！叫我說。你還是做你的一品夫人好啦，孩子的命，讓孩子自己去撞……」

太太一打挺就坐起來，不服氣地說道：

「那可得我說啦算，他和你，全作不了主呢！」

警備司令不再跟太太計較什麼。他祇是想趁着隊伍沒有開回之前，休息一會兒，恢復恢復天來的疲勞。然後緊接着還要預備給兒子慶祝更生呢。

他很快就睡着了。正在做着好夢，一個衛士呼着：司令，司令，……喚醒了他，他看看窗外還沒有全亮。他愉快地問道：

「怎麼，少爺回來了嗎？」

「不是，一中隊副隊長要見司令。」

「呃？他怎麼先回來啦？」

「誰知道，他的腦袋受了傷！」

「他提到少爺？」

「沒有，他要見司令。」

「那麼，快叫他進來。」

一中隊副隊長蔣偉天，警備司令本來認識的；但當他走進來，面貌却完全不像了。頭上一塊從白襯衫上撕下來的布條橫裹着，兩頰腫脹，紫紅色，左半臉有血和土黏凝着，沒有戴軍帽，從服裝上可以分辨出他是中隊長的階級，然而警備司令仍懷疑地問道：

「你，你是副隊長蔣偉天嗎？呢？」

「不錯，」點着頭，回答很簡單，嘴腔不大好使，聲調也不十分謙恭。

「你受了傷，可是隊呢？你個人先回來的嗎？」

「不錯，一和先前情形一樣，」隊，跟我是毫不相干的！」

「那麼，怎麼樣？……你……」

「我，我是死裏逃生啊！」

「好，過會兒再請，你先到軍醫處去吧。」

「不，不，我要同司令一塊兒到軍政部長那去算帳！」

「呢！你快到軍醫處去，你的腦子受傷啦！」

「不！我沒有。」他橫眉豎目的說：「我這裏有證據呀，你的兒子通匪濟匪！你的兒子……」

「胡說！」

警備司令氣極了。他真想把這瘋漢一脚踢出去。不料副隊長真把證據從衣袋裏掏出來，而且他接到手裏看時，那紙上的字體，確是兒子的筆蹟：

連於長嶺子一帶佈置伏兵，今夜三四時，敵軍第二中隊攜子彈兩卡車來援，應乘其疲困不備轟擊之，即可悉數繳械並獲大批子彈。

「這是……從哪裏來的？」警備司令制止着他的暴戾。

「我從頭到尾報告你，司令，」副隊長按一按頭上的裹布，繼續說下去：「昨天，晚間九點多鐘，我出去巡哨時，捉住一個形跡可疑的弟兄，我一搜查，就從他的皮帽子的前遮裏搜出那封信……當我藉着電筒的光看那信的時候，那個弟兄突然開槍射擊我，下彈從左額角擦過去，我登時昏倒了……但，我還有知覺，我知道，以後有兩個人抬着我，把我去進附近的山溝裏去，這兩個個人，一個是開槍打我的那個弟兄，另一個……另一個就是司令的少爺……我們的中隊長……」

「這是真的？不說謊？」

「我絕不是活見了鬼呀！我是搏着那封信滾落到好幾丈深的山溝裏的……雪，幾乎完全

掩沒了我，司令，那電筒在我身上晃照了好久……他們想我一定是死了！可是……」

「你說下去。」

「……我什麼都明白了，司令，你不信？這次二連的譁變，預先是有過嚴密的計劃的。一中隊故意繞遠路程……並且，在雙河鎮的接觸，那不叫勦匪，那簡直一拿子彈，槍械送禮呀，放朝天槍，棄械敗陣……司令，您知道嗎？弟兄沒有一個傷亡，這怪不怪呢！」

警備司令頻頻地點着頭，氣色一會兒比一會兒慘白下去。那封信，他一眼又一眼地看過不止二十次了，最後，他的嘴好像滑盤的唱片，連連地說着：

「我有辦法，我有辦法……」

這辦法可沒有經過兒子的母親的同意。

第三天，在京城的遠東晚報上登載這樣一段驚人的新聞：

警備隊第一中隊隊長郭念華以下二十八名叛逆（詳情已誌昨報）業經軍法裁判終了，並已於本日正午在陸軍監獄內，悉數處以極刑。當行刑時，郭念華欣然伏誅，毫無慚色，同時二十八人齊呼中國萬歲狂不成聲。

適於叛逆等伏誅時警備司令郭嗣里被召入宮。

唐德陛下對於其子之死極表遺憾，旋以鄭總理手草之「大義滅親」之特別章賜之，該勳章係經島木參謀長親手掛於郭司令胸前，郭司令莞爾受納，是時宮內軍樂大作，滿朝歡騰祝賀之聲達於宮

外。

茲訪悉第一中隊長遺缺，有以該本隊副隊長蔣偉天升充說云云。

查 災

沙汀作

我們立在山徑上躊躇起來了，大家好久都放不下決心，不知道是再回轉去的好，或是索性遺漏掉那孤立在對面山樑上的小屋。

一家不漏地調查到，這自然是我們的責任。但爲了一戶人家，我們必需退轉到山邊的一端去，從那裏渡過索橋，然後再又走回到三丈以內的原地來，實在是一件煩人的事。想要涉水過去也不可能。峽谷實在太深沉了，當中隨時激起巨大的浪頭，而那陡峭的岩壁也不容易讓我們找出一個托腳的地方。

我們給義務心和懶惰心交攻着，全身都感覺得不在了。

到底還是那個凡事推委的科長開口：

「我看，還是讓牠去吧！」

「這不大好，……」

特派員抓着鼻端遲疑着，但他隨又把手望了對方一甩，笑嚷道：

「你呀……別人那樣險的工程都要做哩！」

他紅着鼻子逼視着他，喜皮笑臉的，同時反過右手向那終年積雪的老山一指。

我毫不知覺地隨着他的手臂望過去了。雖然我並不是第一次才聽到這樣的提示。我凝視着那歇着遠古的積雪的山頂，想像着那寬大平整的馬路，馬路兩邊用竹樹支扎起的簡陋的營帳；這種巨大的設備竟會綿亘三四百里，而且是在亂黨們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完成的。我從新感到一種類似悲壯的情懷了。

那科長還在推脫着，設想要動搖特派員的信心：

「走路倒不要緊呵，我就怕又撲空哩！」

「那麼，老順！你先吆喝幾聲看看！」特員瞅着警導問。

但鹿皮褲子懶懶地回答他道：

「要去就去吧；有這樣多說話的時候，已經走到了！」

他白眉白眼地望我們一瞥，帶頭地先走掉了。我們互相望了一眼，隨即便也跟了上去。許是因為走轉路的原故，我們大家都走得不很起勁，彷彿路是給誰挪長了些的一樣。單調的水聲使人感到渴睡。眼睛望出去也是單調的，臭稿占據的耕地顯出一例的褐色；只於有時可以發見出幾粒餓兵糧的紅色的籽實，或者幾匹濃綠而肥大的堤草。此外便是那綿亘不斷的雪山的慘白光影。

我們在橋頭的山岩上發現一株被剝了皮的枇杷樹，科長於是借題發揮地叫罵了。

「入的！這年景連樹子也遭劫啦！」他哼聲嘆氣地說。

我們沒有誰搭他的白。但在前些日子，這一定會引起一大堆感慨來的。我們一定會從頭推斷起那種慘痛的災荒的一般情形來。甚至關於枇杷樹皮對於人類的營養等等，好像大家突然對於人體和食物的研究有了沒大的興會一樣。我們的感觸已經給這惱人的工作弄遲鈍了，就是發見一具死尸也和發見一匹低賤的甲蟲不差上下。

我們一點鐘以後才達到目的地。科長沒有猜錯，我們是撲了空了。那冤我們走轉路的人家竟連鬼影子也沒一個。這是一家地主人家。我們沒有得到預期的眼淚和訴苦，以及那種千篇一律，簡單而真切的控訴：「胡里胡塗栽這樣大一個筋斗呀！」正屋的牆壁上還存留着幾個土紅寫的大字：槍斃山東瓜！

我從牛欄邊的亂草裏指出一只天靈蓋，嘆息說：

「半年以前，他像還在盤算怎樣湊足他的零頭哩！」

特派員在讀着柱子上的油印捷報：

「……活捉白軍營長一條，……」

科長先是咒罵着，一面弄掉着軍服上粘滿了的葱子，隨即卻又一切不管地在階石上躺下了。因為那些倒霉的東西是很難收拾的，而他的氣惱又只能惹起我們的訕笑。現在他突然翻身起來嚷道：

「老順！把點心取出來吃了再說！」

還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們像皮克里克一樣地吃吃喝喝起來了。

但，皮克里克！這是何等的不相稱呵！……我們胡亂地蹲坐着，我們的周圍不絕地發散着草和木料的腐爛氣息。夕陽映照在荒廢的院牆上面，那裏有着堆鷄毛，一支鬆了圈的糞桶，殘缺的木質磨盤陷入在泥土裏，裂縫中盪着幾莖小而細長的香忍子草。一切都是黯淡的和退色的，便是從屋後俯瞰下來的岩壁也像出自拙劣的工匠之手。

我默默地咀嚼着，心想，在這荒涼的大地上，這時候也許正有甚麼災民在無聲無臭地斷氣哩！……

那些美好的食物並沒有銷解掉科長的怨氣。在歸途上他還不住地嘆氣着，彷彿吃過甚麼說不出口的大虧來的一樣。我們本是沿着老路走的，但在一處突起的土邱旁邊，嚮導忽地站住了，他聳了一下夾背，然後兩支手往破背心裏一插尋思道：

「唏，走這裏上去像更捷些吧！」

他立刻伸長頸項，打量起山勢來；科長從齒縫里咕咕道：

「又要想甚鬼花頭了！」

「不錯！」嚮導繼續道，「唏，那不是紀家坪的大柏樹？上一個坡，向那裏翻槽邊棧下去就是，……」

但并不十分相信自己的估量似的，順下來背，爬過土邱，他實地探察去了。我們坐在石

塊上抽起烟來。我們大家都沒有說話，太陽已經在默默地斜落了。幾團破絮似的雪塊在望西南角的山巔流聚着，天空逐漸黯下來，水聲已帶着昏黃的意味。這裏離縣城還有十五里遠呢。

當我從懷摸出錢來看時，嚮導顯着不愉快的臉色走轉來了。

「碰牠媽條鬼呵！」他嗷嗷地咒罵着。

「怎樣，不好走麼！」特派員站起來問。

「怎麼不好走，」他回答着，一下便把夾背搭上。上面窩室裏像還有人住呢！」

科長吃驚道：

「你不是說那溝裏的人已經死光了麼？」

「曉得個舅子是怎麼活出來的呀，——我倒入他的！」

我們順了土丘繞行過去。一登上聯接着小道的陡坡，隨即便望見那人家的黑色屋頂了。

屋子就孤立窩堂邊的斜坡上，四面空蕩蕩的。屋頂上鳩起一縷乳色的烟影。我們撥開荒草，踏着耕地斜降下去，然後再又沿了坡道前進。一個小孩子在大門邊出奇地張望着，但馬上却又沒蹤沒影了。

我們所經過的地主家的房屋構造，通是一律的。一排五開間或七開間的正屋。正屋的對面是儲藏玉米的棚架，兩邊是倉房和豬牛欄：就這樣構成一個口字，幾面轉角處都可以出

進。當我們從豬欄邊走進院壩的時候，那個先前在門首張望的小人正小偷偷似地由那裏奔向階沿邊去。麂皮褲子半帶玩笑地把他喝住了。

「不要動！」

他大聲地嚷叫着，隨又問道：

「你是陳么檔檔的兒子麼？」

「不！」小人驚慌地說，「么檔檔是我么爸。」

「那麼，是二跨子的？」

「不是，我爹叫陳邦福。」

「噲！個瞎精還在呀？」

孩子含含糊糊地動了動腦袋。

特派員和科長分頭走進屋去查看去了。小人忽地慌張起來。想要跟了進去，但我好奇地留住了他，這是一個十一二歲光景，告化兒一般破爛的少年，面色灰白淨，看了他那深黑的瞳仁，誰也會相信他是怪聰明的；雖然他的神情叫人感到一種冷氣。我輕聲地問他道：

「你們現在吃甚麼？」

「未必有糧食你吃不，」他嘆了一口氣，強笑了笑，回答說，「橫豎是豬屁股根根些。」

「那你過得慣嗎？」

「怎麼會過得慣呢！」嚮導插嘴道，原來是在錢窩裏長大的呀。」

於是不待催問，麀皮褲子講起這家人的歷史來了。這孩子的祖父原是下河人，因為在家鄉裏把生意做爛了，於是就按照當地的風氣來這山城一帶販賣雜貨；終至成了一個擁有一兩百畝山地的樞戶。陳邦福是他的大兒子，他的眼睛是在三十五歲時一場大病裏害瞎的。但這并不妨礙他用骨牌打「花拐子」，「扯招」以及吹肥皂泡似的把自己的產業漲大起來。他渾名大跨子，失明以後，却叫瞎跨子了。

對於這些略帶暴露性質的談話，小人顯得很窘，不時打插他道：

「那裏咧！」

「那裏！你娃娃那時候還在用拳頭揩鼻涕呢，怎麼知道！……好吧，我問你，么檣檣家人呢？」

「么爸他們死光了。」

「那，個舅子！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我和爸爸在老林裏躲了兩個月。……」

視查的人退出來了。爲了詳實起見，每一家人戶我們都要像檢舉賊證似的查看一番的。

我坐向一隻裝滿乾豬屁股的木桶上去，拿出冊據來，準備填寫表格。特派員在懶懶地叫道：

「出來呀，我們不會把你吃掉了的！」

「倒還有玉米吃哩，」科長自言自語說。

而接着，那小地主却認真地分辯起來：

「不！……那還是么舅拿來的。」

「個入的！嚇，你爹才說出賣了幾根屋料……」

「我還有甚麼怕的麼，又沒損人害人，……」

恰在這時，一個人影唧唧噥噥地在堂屋裏出現了。我向瞎跨子端詳起來：這人長而枯瘦，沒有鬍子，襤褸得恰像一支用過很久的「拖把」一樣。他的頭上套着一頂附耳罩的僧式軟帽。他從幽暗裏摸出來，嘴裏咕咕咕咕着，不時朝上翻轉一下他那人造大理石一般的眼珠。十分顯然，他對我們的檢查發生了誤會了呢！

我們原是要查問清楚才該說明來意的，但我破例地提醒他道：

「你嚷甚麼！噲，我們又不是派款掃夫！」

「還要派款哩！」

「你老是又瞎又聾嗎？」嚮導怒吼道，「委員他們是放賑的；怎麼連人話也聽不來

呀！」

「呵，……」

瞎子遲疑地驚叫出來，於是仰起瘦臉，奇怪地舐舐嘴唇，垂下頭沉默了。

「發厥麼，」隔了一會，他才咽哽道，「真也該給我們想個辦法才好呢。……」

我開始填起調查表來。這家庭就只有兩父子，別的五個人已經從這世界上烟消了。在關到損失的時候，當事人照例含糊了一陣，好像我們是要按照財產的多少分派「拾墊」一樣。我們寫給他一張口糧票子便忙匆匆地退了出去。但剛好穿過院壩，瞎子地主却又從後面叫起來了。

「請等一等！……委員！……」

他立在門枋上叫嚷着，揮着手臂，一面還小聲咒罵着他的兒子：

「個雜種！你是啞巴嗎？……」

我們停留下來了。瞎子的目的是想幫他的佃客再討一分口糧。這是他原先從沒提起過的。

「可憐哩！」他向我們哀告道，「兒子通跟匪跑掉了，一點吃的沒有，十天就有九天嘴巴「放棚」。」

特派員惱地插嘴道：

「你先就該說一聲呀。」

「我把牠忘掉了，我有點昏昏懂懂的，……」

「他本人在那裏呢？」

「她本人麼？……本人出 找吃去了。她家住在我這裏，一個孤老婆子。……」

科長忽然指出豬欄裏一堆破棉絮問道：

「怎麼，你們這裏還住人嗎？」

「她出去了！」

小地主出人意表地呼叫出來。

他的聲調微微使我感覺奇怪，而在同時，科長的手杖已經插進欄裏去了。一個橙襖的身體從破被下鑽了出來：是一個老女人：她半整地仰倒着，腦袋不大順勢地扭向一邊；一條烏紅的刀口突出在頸子上，破碎而且噁心，恰像是用石塊扎開來的一樣。我們怔了一下，立刻走近豬欄去了。

我們一齊擁在乾涸的毛坑邊上。嚮導突地發呆道：

「是矢耗子他媽呀！」

特派員偏過頭來驚問：

「你認得麼？」

「怎麼不認得！前天在磨房邊碰見那個爛眼睛就是他兒子呀：說是在唐家沱金廠裏當馬尾子，才給他媽送了兩升口糧回來，……」

「那這入的有點講究！」

科長猛地吃吼出來，於是大家受了電感似的，急行向堂屋面前去了。

我給一種沉重的悲哀壓抑着，沒有移動一下。雖然和我的同伴相似，那來歷含糊的玉米，以及主人們前後的慌張，已經叫我懷疑到這可悲的謀殺的內幕了。我的心思離開追究還遠。簡直就沒有想到那上面去過。

我依舊凝視着那漠然不動的尸體：她平攤在亂草上，看不出多少血跡，全漏在茅草下面去了。也許是在我們來到以前從新蓋過一次草料。她的顏面枯黑得可怕，鼻子是尖的，好像鳥喙一樣。她的眼睛全閉着，表情冷淡，似乎倒並不爲她自己的被害抱恨呢！……

科長的考問早已進行着了。他在不斷地嚷鬧着，這像比查災本身還使他有興會。特派員和嚮導從旁打着和聲。當我正想望他們走去時，瞎跨子恰給從門檻內面拖扯出來；他順勢跪下去了。

「我完全承認就是了呀！」他開始嚎叫了，「難道我願意麼……我原先也是有吃有喝的……我甯肯早點死！……」

我掉頭走出外面去了。四週靜到悶人的程度。黃昏已經臨頭，月亮爬起來了。眼前的山巒恰像粘土模型一樣。一種嘹唳嚶嚶的鳴聲從遠處傳來：是雁鳥，——也是這裏全部春天唯一的一點綴哩！我感到迷惘了。……

糠 羹

香 菲作

還在睡夢裏，伊就嘖嘖叨叨的把咱吵醒了：伊是憑着什麼死胆敢在老虎頭上捉虱的？鬍子翻身，咱驢地跳起來：

「過來，看老子不蘸醋吃了你！」

媽的，伊那副哭喪臉的尊容，老子著實瞧不慣。當初瞎了眼睛，娶了這樣的敗家婆來累得老子一輩子都挺不起了腰！憑伊那副尊容嫁了咱——看咱兩條臂膀是這麼結實的——還不是三十六代的風水都灌到伊身上？還要伊詛咒伊奶奶的！

姨，你有見過這樣撒野的娘兒麼？蓬着頭髮，連腋下的衫鈕都來不及扣，把吮乳的阿毛往泥地上一拋，就賴生賴死的把頭送過來：

「給你蘸醋吃，看你有本事！不敢吃，才是王八羔子哩！」

不看在阿狗阿毛的份上，不給伊十萬八千條飛毛腿，才算老子是男子漢哩。看伊那兩條瘦膀子，瘦楞楞像兩根稻桿，老子只一捻，看不折斷伊老娘的！別要笑話，說咱王大成專揀老婆來殺威；你不知道這個賤貨多麼刁，不給伊一點顏色看，伊還以為伊的老子是泥跟稻便塑成的！

咱正想來一個雙龍出洞的姿勢，叫伊嘗一嘗少林派的拳法是否還是辣的；可是，糟，咱真要在娘兒面前去臉麼？泥土忽兒變得又輕又鬆像是棉絮砌的。餓兩天飯難道就要禁受不起？這兩條結實的膀子才是銀樣蠟槍頭哩！跟伊交起手來不是和「李遠鬧江」那樣鬧笑話麼？——咱以後還有臉敢見人？

「老子頭昏，今兒算饒過你！」

過去的日子，三四天不吃口飯，綁緊褲帶一口氣走七八十里路的那股勁兒，那兒去了？咱躺在床上，一條牛勁兒懶懶的壓得床板噹噹發响：伊還要呼天搶地咒罵伊娘的：

「虧你有臉敢做男子漢！一家四口子都養不起，老娘撐起腰來，噓，在老婆跟前拳頭硬得像石頭就算是好漢麼？」

嘖，這母夜叉真沒奈伊何！拿把鏡子來照照，還不閉伊娘的臭嘴才怪哩！咱王大成可是好沾惹的？不揍伊一個死活伊就想咬人。

「爛婊子，自重一點兒吧！臭虫在你嘴裏咬得發癢麼？」

伊蹦跳起來，像死了老娘要伊起來叫冤：

「我就是爛婊子，也沒有你死王八羔子開口的份兒！我摘回來的樹葉，你死王八羔子囉落肚裏不爛了你的肚子，天才沒眼睛！」

「老子稀罕你臭×摘的，嚼你的也還是看你老娘的份上！」越想越氣伊不過：口口聲聲

王八羔子，說不定這臭貨真的在暗地裏給咱戴上一頂油光綠帽；那咱二十八年的好漢威名就會斷送在這臭貨手裏！順手在床頭抓了一個臭貨晚上做枕頭用的木塊，朝準那張臭嘴擲過去。冷不防木塊擲到伊腦門上，伊呀了一聲，就昏頭昏腦的仆落地上。

阿毛給滾到地上去，上氣不接下氣的在抽搐，阿狗這小鬼頭也嚇得哭起來，流淚的眼狠地盯着咱。噯，今兒咱要闖禍了不成？臭貨的半個腦袋怎的竟這麼嬌貴了！

咱一脚就霍地跳到伊身邊去，攔腰像提一張條凳將伊抱起來。眼珠子白了半天才算溜轉了黑的，鼻門口，謝謝老天爺，這時才有口氣喘出來。

「你存心殺死我，死王八羔子！」伊哭唧。

咱才不傻，殺死伊有啥好處？闖了大禍還要給抓去坐牢，這是人幹的事？可是這是怎麼說的。給伊一場哭，咱蠻牛勁兒就軟了。

「噯，別哭了，咱跟你是前世冤家，」娘兒的眼淚是牛尿泡兒，跟咱永遠不討好的。

阿狗今兒也是鬼附在身上，早就嚷肚子餓。誰的肚子就不是從娘胎裏帶來的。誰又不餓？偏他的就是富貴命，嚷得上隣下舍聽起來像牛叫。咱跳前去給了他一個鍋貼：

「給你充一充飢，你奶奶的！」

哇的一聲，他儘張大喉嚨，像裏面有一條大虫要爬出來，塞得他再哭不出聲來了。

伊氣得眼睛漲起來：「手勢放輕些！一個兒子你養不活，還有臉敢動手打人！你要做龜

「頭老我可不能跟着你！」

只好自家怨命窮，窮了，什麼人都跟你抬槓，不是餓了兩天飯，咱的脾氣也不會有這麼暴燥的。你奶奶，咱王大成從前就沒有過風光的日子麼？現在窮了，一餓飯，連老婆兒子都賤咱不起。好，咱踮點本事給你瞧！瞪了伊一眼，咱從屋子裏走出來。

腳下的泥地像棉花，腦袋重得像米袋；可是咱不理，繃緊褲帶，定一定神，脚步儘管邁將開去。

前面路旁的樹蔭下，那個打瞌睡的人有點像增官。

「喂，老增官，想學和尙參禪麼？」

當真是增官，他抬起頭來，揉揉眼睛：

「哦，想坐在樹蔭下吹吹涼，原來竟睡着了。」他身邊還有一隻裝糧食的口袋，裝着半袋東西，歪在一邊兒。

「袋裏的是什麼？偏你就有本領，還有吃剩的！咱全家人的肚子早就乾癟啦！」半個米袋，要是給我帶回家去，媽的全家人口都會跪在咱面前向咱乞恩！

「吃剩的？你才瞎了眼睛！半個多月都是熬樹葉挨命啦！」那傢伙怕米袋給咱搶了去，寶貝似的抓緊扭結的袋口：「換不下了，這是向謝順爺借來的穀糠。……」

「借來的穀糠？」咱喜歡得打地上跳起來：「他還有借麼？」咱頭昏腦脹的就想拔腳跑。

「有得借，可不是好交易，別晦氣了，還換得下去，咱勸你別借這筆閻羅債！穀殼磨的糠吓，割了禾後，得還給他同樣多的穀！他奶奶，比放印子錢還怕人！」

管他娘的債不債，這幾個荒月挨得過就算；誰會點火把照過後頭，捱得過這荒月就算老天爺有眼了。

謝順爺莊子上果然擠着不少人：都是帶了米袋來向他借穀糠的。

「借給你一斗糠，將來還給我一斗穀！稻子割了就送來，遲一刻都不答應！想清楚看！」謝順爺拿着米斗，神氣活現的。

「噢，謝順爺，咱們不是太吃虧了？你借出的是穀皮糠，怎麼收入的就要實穀！還給你半價吧？」魚塘村的老鳩七捲起袖鉤在跟謝順爺講價錢。

咱站在旁邊瞧。要是能折個半價，交易可就算公平一點，咱這麼想。

謝順爺把眼一橫：「一個人別這麼不知足！現在的穀是什麼時價？八升吓！去年割禾時，壓價兩斗還沒人要呢！你要買便宜穀，等割了禾後再來！這年頭，有穀殼借給你！人家還算做了不知幾大的人情哩！偏你就有挑剔的！」他把米斗一摔，「不借啦！」

媽的謝順爺真不怕吃絕子孫糧！他瞧準了咱們今兒都得向他叩頭，才這麼撒他奶奶的嬌。

「好，謝順爺，就這一斗，跟你讓讓價也是常情，作福的人都是寬容大量的……」乞

情的話就像蚊子嗡嗡似的叫起來。

「做了人情不討好，這年頭難怪這麼亂；唔，一個人總得憑着天理良心來吃飯。」
還說天理良心，虧他這麼厚臉皮說得出口！

咱沒有帶米袋來，打肩膀上除下了那件衫；橫豎穿在身上要滴汗淌得粘膩膩的，不穿衣涼一涼風，腦袋的重量也許能夠減輕一點。

兩個袖筒口扭了結，穀糠滿滿的寒得像臘腸；一斗糠，兩個袖筒裝剩的，就用衫來包。
臨走時，謝順爺還叮囑他奶奶的：「箒上我記了賬的啦，割了稻子別忘記了我這筆債；一斗實穀；要我來催，大家情面都不好看……」

咱沒有話可說，可是心下裏咱咽着憤恨：今兒生活逼得咱沒路走，任你重利盤剝，可是……咱記得的！

走出門口，老鳩七走在咱前面，嘴裏不乾不淨的在咒謝順爺的娘：「吃絕了子孫飯，日後看有鬼給他上墳哩！糶了米，穀殼也要當穀來放債；人會算，老天爺會斷的！……」。

「喂，老鳩七，咒你妹子麼？」咱在他後面叫。

「死捉狹，嚇了咱一跳；咱以為是老剝皮呢！」他看見是咱，就媽呀娘的背着謝順爺咒起來。

「唉，總之都是爲了窮：你才不知道哩，人一窮，連老婆兒子都跟你抬槓！冤家！」可

是心裏咱是滿高興的：今兒臭貨還敢跟老子搗伊娘的蛋？聽你老子的本事啦！

「大成，這樣一天捱一天，咱瞧來也不對勁，聽說畚上的窮人都到城裏去鬧飢荒了！難道咱們就活着等死？人家有飯吃，咱們沒有；咱們也鬧進城裏去吧！」老鳩七餓得比咱還慌，走起路來一搖一蹶的。

「鬧飢荒，主意打得不差；只恐怕人家不讓你鬧哩！」咱也贊成鬧他媽一下；這日子不鬧是捱不下去了。

「怎麼不讓鬧？人家能將咱們怎麼的？咱又不搶他們家裏的什麼，燒好飯時咱們便坐前去吃；叫他們給工咱做——咱就不要過活麼？……」虧老鳩七有這麼個好想頭！

「好吧，老鳩七，你去通知他們！讓咱家去把穀糠熬了糠羹來喝個飽，跟你們鬧進城裏去！」心裏咱快樂得直跳。黃泥路給陽光炙得熱蕩蕩的，但咱的脚步走得穩，不像先前踏在棉絮上那樣頭昏腦脹了。

踏進家門，咱像一位得勝將軍打着得勝鼓回來似的驕傲：給伊瞧瞧，咱男子漢不比伊娘兒強？

伊坐在廚門口的矮檯上斬「硬飯頭」籐，阿狗兩眼賊楞楞的老往砧板上下瞧：餓得他直抓生籐塞到肚裏去。

咱把裝穀糠的褂子掛在門門上，喘口大氣在門檻上坐下來：

「又是硬飯頭籐！老子喝漿喝膩了，得換換口味哩！」

伊略略把頭偏過來向咱瞟了一眼：「我有叫你喝麼？別垂涎，咱是熬來和阿狗喝的！」
伊還沒瞧見掛在門上的那袋東西。

咱又是氣憤又是示威似的把穀糠袋在伊面前一摔：「老子稀罕你硬飯頭籐漿！今兒老子要換口味，喝糖羹！別塞酸相，老子做東啦！」咱老半天受來的氣，一下子就平了。

伊笑啦，兩邊皺癢的眼梢上拖兩條燕子尾。伊掏出一把穀糠來在鼻子邊聞了聞：「香哩！」

阿狗像野狗瞧見了豬肉，掏了半把在嘴裏塞；也沒瞧見餓得像他這麼狠的。

「吃不得，梗死你啦！」嚼了半天還不能咽下肚子裏去，才又沒奈何的吐出來。

「媽，趕快落鍋，咱燒火！」他一蹦一跳的跳近灶爐邊去。

咱一家子的空氣就又融和起來，連小阿毛也乖乖的在伊娘的懷裏吮着乳，唔唔地哼着吮乳歌。

阿狗一叉一叉的把乾草儘往灶裏叉，火舌長長的從灶門口拖出來往半天扯。這餓鬼，真有他娘的勁！

「柴草不用人工檢的麼，阿狗？乾急中什麼用？火箴都往灶門口爬走了。」伊今兒竟低聲細氣起來，有說有笑，不像先前老板着一副鐵臉：「老聽人家說糖羹是怎樣的好喝，我連

夢也不敢做！謝謝老天爺，今兒總算有福嘗一嘗了！」

「糖羹可不容易喝，成本不輕呢！」咱告訴伊殺糖是要用殺來還的閻羅眼。

糖羹煮熟了時，伊將硬飯頭籐也倒進鍋裏去。咱反對：「喝硬飯頭籐漿喝膩了，要換換口味！」

伊在鼻孔裏哼起來：「別鬧公子哥兒脾氣，硬飯頭籐有給你喝，還算幸運哩！」

咱拗伊不過，硬飯頭籐給伊倒進鍋裏，糖羹熬得又粗又澀，媽的可不容易咽下肚裏去！好在稀稀的黏液像漿糊，在風裏給吹涼了，連吞帶喝——灌了四盤，肚子還空得像米籐。

「唔，要齋稀一點的：水落得太少，」伊一邊喝一邊在哼起來，伊又加點開水到盤裏去：「不澀了，你嚐！咱喝了一口，果然順喉點兒；可是盤裏的稀得沒了黏性。」

「別寒酸相，那兒似糖羹，簡直是糖湯了！」

阿狗一聲也不哼，他的嘴老吸在盤緣上。

「糖羹好不好喝，阿狗？」咱問着。

「好，我喝了三盤了！」阿狗偏過頭來，舌頭舐向唇邊，像審味似的。

伊又眯着眼睛發窮愁：「像這樣，一斗糖夠幾日喝？喝完了又怎的？」

「別掃你奶奶的興頭！」老子肚裏有數，「你老子有辦法啦！」

「什麼辦法？別吹牛！」

「嘖，咱從來吹過牛麼？這賤貨，心真橫，老子不想告訴伊，等伊急，可是，咱就是肚裏空空藏不點兒事：不說出口來就像絞腸似的難熬。」

「喝你娘的吧，明兒老子要進城去鬧飢荒了？」

「鬧飢荒？屋子不要麼？」伊把腦袋偏過來，頭髮黃得像苞粟鬚。

「屋子怕人抬去麼？咳，你想死在屋子裏出骨？」咱要顯點本事給伊瞧：不出門，男子漢的本事可顯不出來哩。」

伊把眼睛閉起來，讓伊想伊娘的吧。阿狗早就歪在乾草堆上，呼呼的在睡了。咱走了老半天，困了，也得養養神。說老實話，兩個上眼皮早就鐵蓋一樣重的想壓下來。

河床上的風吹走了一身熱，可是河風裏隱隱有敲臉盆菜鍋的響聲：什麼岔？咱霍地跳起來。身子不困了，上眼皮也不重了：咱走出門口去。

上隣下舍的人都在呼娘叫子，急急忙忙像遭了什麼大難。阿桂沒命的從前面跑過來，咱一把抓住了他：

「出了什麼亂子吓，阿桂？逃命麼，你奶奶跑得這麼快？」

他上氣接不上下氣：「吁！……前村人……吁……」

「急死咱了，吁你老娘的！前村人怎麼吓？」咱恨不得把手伸進他肚子裏去把他要說的話都掏出來。

「鬧飢荒呀，……呀！……進城裏去！……」

「今兒就去麼？咱還有好幾升穀糠哩！」說出了口，咱才失悔自家太多嘴，要是他要咱借給他，可怎麼辦？

好在他沒聽見，拔脚又跑他老娘的路，咱也飛似的跑進屋子裏：「趕快收拾，跟前村人進城鬧飢荒去！」

伊昏頭昏腦的睜開眼來：「怎麼就去了？還有穀糠哩！」

不絕了糧，伊還不想離老家。咱想把糠送給上屋的瞎眼婆；可是想想不合算，別假慈惠的：一斗穀換來的吓！

「還給老剝皮！」

「不如隨身帶了去：鬧不到時也還不會挨餓。」伊捨不得那幾升米糠。

咱叫醒阿狗。他聽說進城裏去，就跳起來笑：

「鬧到有錢人家裏去：有錢人家裏有白飯吃！」

當真有白飯吃？咱也咽了一口涎沫。

出 關

樓 西作

(一)

汕頭市長途汽車改長了行駛的路線以後，手車伏的生意就由不景氣落到了特種蕭條。在十字街路橫衝直撞的是新增的長途汽車；手車伏只能拖著把手，用着賊楞楞的眼睛留心着街邊偶然的顧客；失望在生活裏掘出來的詛咒和憎惡，都給扔到了突突地冒着氣——彷彿在睨視手車伏的長途汽車身上去。

手車伏阿根就在這個時候失了業。

然而在外馬路開雜貨舖子的表兄涂佐廷生意卻一天天的旺起來。

「好小子，旺起來了。唔，人家的舖子卻要關大門，瞧他的！……」

涂佐廷的鴻發號這個雜貨舖子開張還不夠一年，可別小覷他，生意旺得快；然而，阿根可瞧他不起：

「有人給他撐腰，貨架上的那一件是正經貨，還不是走私漏稅的？即使是一條帶子，一個鈕子。……唔，那傢伙的狗胆怕有米羅那麼大！」

老婆對這番意見有着不同意的反駁：

「十個指頭伸出來有幾寸長，你管得這麼遠？是走私貨麼？金鑾殿還輪不到你來坐，別打官腔了！你安分得像一頭牛，可瘦得像一隻臘乾鴨；瞧人家，肥胖得像一位紳士。」

阿根把眉頭皺起來，細嚼一下老婆話裏的味道，這味道是苦的。

然而，阿根還是一樣的失業，還是臘乾鴨一樣的瘦，這光景顯得一天天的難熬起來。

是看在親戚的份上呢，還是故意顯示自己的闊綽，阿根不很容易捉摸得到，——總之，最近這些日子，表兄涂佐廷倒爲了阿根失業常常來照顧他。

阿根住的地方是在海層皮的空地上用稻草和爛洋鐵皮補綴起來的草屋，左隣右舍的草屋和他的擠得很緊很密，彷彿十幾個人坐在一張檯子上，只要你動一動身，就會碰到隣座的肘子似的；而且隣舍又養了不少豬呀雞的，在這五月天，這世界裏的空氣，都給蒸發起來的豬糞雞矢味攪濁了。

所以，涂佐廷一來，阿根就有幾分不安，覺得這樣的地方對於穿白紡綢褂褲的來客簡直不像個樣，且有點近於侮辱：

地方骯髒得連站腳都嫌不乾淨，唔，坐到床上——來吧。」其實，床上也是油光得一片黑，阿根不是不知道；不過，除開了這張睡覺的床，阿根是連一張乾淨的條凳也找不出來的。

老婆在招待人客時顯得比阿根聰明：

「要是表哥嫌你的地方髒，表哥早就不來了，你真是！……」她擺出了一臉的微笑來招待涂佐廷。

「我們表兄表弟，客氣的話用得着說麼？」涂佐廷對於這些不滿在乎：「不過，一個人總得有條生活的路。拉手車。看光景只有換餓的了：你還老等着幹麼？」

阿根於是歎氣，搖頭。在涂佐廷面前談到生意上頭來，阿根是不敢抬頭瞧涂佐廷的！阿根的回答是歎氣以後的沉默。

「表哥真是好說，難道我們甘願揀着這條生活路？三個月來的苦頭，什麼也熬夠了，我們想跟着表哥來改行，表哥答應麼？」倒是阿根嫂的話能夠順水推船。

「我這行飯也不容易吃，況且各行各行的路：叫你來也未必熟手。據我看，還是等等機會，到外埠去撈幾個子兒回鄉享享晚年的福，」涂佐廷輕輕把話一推，他的態度纏糊得捉摸不到頭腦。

可是，走的時候，涂佐廷捐下了三塊錢：

「給你暫時做生活費，短錢用，再來商量。」

阿根感激得只會把眼睛圓圓的睜開來……涂佐廷忽然會變成一位慈善家，這跳出了阿根的理解力以外。

老婆又是擺出滿臉的笑，千感萬謝的送着涂佐廷出了門口。回來時，眼眶上溜着感激的熱淚：

「表哥哥是好心腸……」

(11)

半個月過後，涂佐廷伴着一位陌生人來訪阿根，他是這麼介紹的：

「你也跟着人家叫他小柴進吧，他喜歡把朋友的責任放在肩頭上的。你有本事把他的腦子摸通了，上天就雲裏去，落水就海裏闖！……」

小柴進伶牙俐齒的插過嘴來：「不要你介紹了——在你的嘴裏，我還像個人麼？」他於是掉轉臉來對着阿根：「你就是阿根哥吧——佐廷對我早就介紹過你了——我們握個手好不好？」

小柴進伸出手來，阿根也伸出手來。

——這倒是一個爽直的傢伙——阿根肚子裏想。

這是個鬱熱天。好在這些草屋是在海邊，海風吹起了一股勁，窗緣邊的稻草給吹得一搖一擺的。

在阿根的草屋裏小柴進坐還不夠一點鐘，就彷彿玩得一年半載那麼熟的朋友似的：

「別整天膩在家裏了，我們到海濱去涼一涼風。」

「噯，小柴進，瞧你今晚的樣子，倒有主意請我們喝幾杯白乾！」跨出門口，涂佐廷向小柴進半笑半認真的說。

「喝白乾就喝白乾！新認識了一個朋友，應該慶祝幾杯；好吧，我做東！」小柴進在挺起來的胸脯上拍了一下，馬上改回了路線：「不去海濱了？」

「忙什麼？」涂佐廷笑嘻嘻的把他的膀子挽過來：「在海濱拐一個灣，先喝幾口海風，再喝白乾，才夠味兒的。」

正是海上黃昏，天際的漁舟都高扯着歸帆向海灣回來了。

從海濱還回了一條近海的小巷，有一間名叫順記的小酒食舖子，他們走了進去。

「第一次見面，就要你破費！……」上樓梯的時候，阿根終于不安地說出來。

「別這麼說。阿根哥，我小柴進一向就是這麼慷慨做人的。三十多歲了，還沒有一個家小，吊兒郎當；可是沒有家小的人，才能夠走江湖；大江南北，我都交結了不少朋友。」他們揀了一席靠窗的座位坐了下去，小柴進的話還是滔滔不絕的：「錢，我親手撈得不少，可都爲着朋友花光了；我交朋友就講究一點義氣，花點錢算什麼？交結了重義氣的朋友，比什麼都值錢！阿根哥，你說對不對？」

阿根還來不及回答，小柴進背後忽然有一張嘻開笑臉的面孔幌過來：

「一聽口氣，我就知道又是小柴進。吹了半天的牛，還沒有吹完麼？喂，小柴進，你真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好厲害的傢伙！」

小柴進忙把臉回過去：「你別瞎說！我幾時吹過牛？老韓，不想喝杯酒麼？——你自己一個人來？」

「多謝，改日奉陪！一個人在家裏悶了半天，想來這兒解解悶；可想不到會碰見你。你的交易怎樣了？怎麼不到我家裏來坐坐？」說完了話，叫做老韓的向阿根瞟了一眼。

「進行得頗順利。你也給我幫幫忙吧！」

「得先請我飲幾杯。」

「看你這個人，一開口就在酒肉上兜心眼兒，不是好東西。」跟着小柴進就哈哈的笑起來。

「幾杯酒都不請飲，還說慷慨對朋友：虧你有臉說出口！」老韓就想拔腳落樓去。

「忙什麼？我給你會鈔吧！沒有見過你這副寒酸像！」

可是老韓却打着哈哈揚長而去了。

這一晚，阿根喝得醉醺醺的回到草屋裏。老婆一聞到酒味，就破口罵起來：

「糴米借不到錢，灌黃狗湯却借得到錢了！……」

「人家請喝酒，怪得老子臉紅？——有你插嘴的！」

阿根還把將來的職業寄在小柴進的身上。

(三)

是在阿根的女兒阿女害熱病的第三晚，阿根正忙着要出門去向涂佐廷借點錢做醫藥費，小柴進卻從大門口拐了進來。

待小柴進聽到了阿女害熱病，躺在床上連好幾天沒有藥吃時，他卻替阿根着急了：

「八九歲大的女兒了，怎麼不請個大夫來看看？還說好幾天了呢——你也太胡塗了！」

「我有什麼辦法，一個子兒都沒有。左鄰右舍都是窮佬，要借也借不來——我正想去向

佐廷商量辦法。」

「不用去，我這兒給你。」小柴進一出手就是五塊錢。

阿根嫂在旁邊感激得只在嘴裏念佛：

「你真是好人，小柴進先生！總算老天爺有眼，阿女的病有得救了！」

「這算什麼，我們做朋友的就重一點義氣。」小柴進像施捨的慈善家，不領情，還關心到阿根的職業：「我看你還是過埠去，阿根哥，保你尋得一份好工來做；我小柴進給你幫忙。別死賴在這里了，這里的地方像溝渠裏的死水，任你攪得怎樣混濁，也會撈不到一尾魚。」

「我也想到外埠去混一下，像幾年前在鄉下拋了田地想來這里混一下時一樣；可是我混出什麼來呢？連拉車伏的飯碗也給碰碎了——阿女發了三天的熱病還借不到錢來醫！」阿根咬了一下牙齦，他彷彿不怨恨誰，然而又像怨恨誰。

「阿根哥，你相信我：我介紹的可很有把握——月薪三十元的事不是誘得人口饒麼？這個世界很難撈；可是我有熟人，我有重義氣的朋友。你身子經實，人也靠得住。只要你肯去，保你三年兩載撈到一筆大錢回來享清福。」小柴進的口氣說得挺認真，彷彿只要他一舉手，阿根的命運都會給翻過來。

「真有這樣的好去處？那不是天堂麼？」阿根不大敢相信，把疑惑的眼光盯在小柴進的身上。

「不是天堂，是台灣，」小柴進把頭搖晃起來：「外國人真他有他媽的本事，中國要是……呵，我忘記了我是耽擱得太久了。你趕快去叫個大夫來看阿女的病，改日我再來看你們。」

小柴進像一陣風似的從大門口溜了出去。

阿女的病煎了幾服水藥喝了，就漸漸退了熱。一禮拜工夫，病勢除了根。阿根夫婦都放鬆了一條心，一心一意在做職業夢。

「三十塊錢一月呀，做官能好得過他麼？台灣是什麼人的國家呀？要是能找得到一份女

工來做可就好了！」阿根嫂怕小柴進不會再來，就抱怨阿根當場爲什麼不就答應了：「小柴進朋友多，怕不給第二個人抬了去！我看你是窮骨頭，苦還沒有挨夠：人家送上門來，你卻要反向門口推！」

給老婆一提醒，阿根也後悔起來：「那天怎麼能答應他呢？阿女身上熱得發燙。……不會給人家搶去的，我看他不會，……小柴進有一副義俠心腸。」

「希望倒不會：可是，這麼能說得定呢？唉，送上門來你不要，人家可搶還搶不到手哪！咳，你太蠢了，蠢得像一頭牛！」阿根嫂像丟了一件寶貝，急得拍起櫃子來。

「我可沒有說過我不去呀！我還說那該是天堂哩！是他看見阿女發熱病，忙着要走的。——要是真的弄不到手，那也只能怨命。」

第二天晚上，小柴進把阿根全家的命運帶了回來：三十元月薪的職業還有他撈的份。這一次，阿根嫂是把小柴進當作上帝看了。

「台灣是什麼人的國家呀，三十塊錢一月的份工，唉，小柴進先生，該不是騙人的吧？」阿根嫂喜歡得快要流出眼淚來：「那兒招不招女工？我也去！」

「招的。一個月二十元一份工，我可以找給你。」小柴進很有把握的回答她：「那里才像個樣子呀！唉，你看我們的中國吧！」

「真的這樣好？我們趕快動身。」阿根閉着眼皮想索起來。

「聽說在那里買東西不用給錢，是吧，小柴進先生？」阿根嫂又插了一句。

「這倒是奇怪的講法，我沒有聽說過。」小柴進笑吟吟地：「不過，那里的東西便宜，給價很少的，你到台灣去住上一兩年，一輩子也不想回汕頭來了。」

「怎麼你不早來告訴我們，小柴進先生？唉，我活了將近三十歲了，聽都還沒有聽過。我想，我們一輩子大概就要給苦難磨折死的；可是老天爺究竟不虧人，果然還遇得見你這個貴人。」阿根嫂笑眼裏藏着喜歡的眼淚。

小柴進走了後，可憐阿根夫婦做了整晚的黃金夢。

給希望引進了一個夢境裏！再給希望從夢境裏踢了出去——阿根的生活，一向就在這圈子裏滾滾滾出。他有經驗，經驗不容許他的黃金夢做得這樣甜蜜。

第二天，阿根半信半疑的去問涂佐廷；可是涂佐廷是跟小柴進同一鼻孔出氣的：

「怎麼會不是呢？你別小覷了小柴進，這個人真有他媽的辦法！」

「不過，我覺得有點兒奇怪：這樣好的一份工竟輪得到我身上來。」阿根向涂佐廷看了一眼又低下了頭。

「你認識小柴進吓！」涂佐廷打條櫃裏血跳起來叫：「第一次見面時我不是給你介紹過了麼！他是喜歡把朋友的責任放在肩頭上的？唔，怎樣，你想不去吧？死在汕頭你也找不到工來做了，以後的日子憑着什麼來過活？還有，人家借給你的錢打算怎樣還？」

「我死也要去的，」阿根搶着說：「不過我想問你一個明白。」

「哦，」涂佐延的神態彷彿在嘲笑阿根的胆怯：「現在放心了麼？表哥的話總怕靠得住吧？」

阿根不再出聲，只在肚子裏想：憑着這副骨頭去試一下吧，除了死，不會有大災難的。

(四)

落了大船以後，阿根夫婦就再沒有見過小柴進了。他們擠在一個四等艙的角落裏，滿艙的臭味刺得他們的腦袋快要爆開來，而且他們人又多，五六十個人擠在一塊，舖位不夠，躺得下去的就得縮着腳來睡，躺不下去的就靠艙壁坐着，縮高膝頭，把頭伏下去。

落艙前，小柴進給阿根介紹的那滿臉橫肉的伍大哥，原來就是押送他們的首領。現在，他們的身體，即使是在船上走動，也要感到不自由了。大便小便有人跟着；要走動一步，也得問過伍大哥。要是他不高興，就扳起臉孔，回你一個：「不准去！」

阿根胡塗得像心頭膠着了豬油：這伍大哥究竟是怎樣來的？有一次，他大胆問了一句跟他去大便的後生夥子：「伍大哥是什麼人？」

「工頭呀，趕快，別多嘴！」

阿根從此不敢再問，回到艙位裏，問同艙的人，都說到關外去尋工做的。

「關外？那兒的關外呀？」阿根着急起來。

那個向左右瞟了一眼，看沒有人注意他，才放沉嗓子：「滿洲國。」

「我可是到台灣去的。」阿根把自己向他介紹着。

「到台灣去？你別發昏！」那個人向阿根仔細打量了一下，才加下一句：「去台灣，該在廈門登岸的。」

「你怎麼知道我不在廈門登岸呢？」阿根在心裏說：你這個人也太胡塗呀。

「老鄉，廈門早過了！喂，你沒有出過門吧？」

「什麼？廈門早過了？——別跟我開玩笑！」阿根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

「我跟你開玩笑幹嗎？你莫不是受了人家的騙。」

阿根發了瘋似的跳到伍大哥的跟前，抓住他的手臂。「告訴我，伍大哥，小柴進是怎麼對你說的？」

伍大哥把手縮回：「你不要牽手牽腳！誰是小柴進？我不認識。」

「就是剛才介紹我們來的那高個子。」阿根急得快哭出來了。

「哦，錢阿興，什麼小柴進呀！」伍大哥狡猾的笑起來。

「是，就是他，就是錢阿興；他怎麼對你說的？」

「介紹一份工給你做：三十塊錢一個月，你老婆的二十元，是不是？」可是伍大哥又忽

然改了腔：「這是辦不到的，要到關外去才會知道。」

「什麼關外呀？我們是去台灣的！」

「放屁！他沒有這些話，」伍大哥把眼睛閉上了，不再開口。

阿根沒頭沒腦的走回艙位去，嘴裏罵着：「小柴進這冤鬼子賣了我；騙我們出關外去！」這時風浪大，船搖擺得很厲害。阿根嫂頭暈，正嘔吐過來。聽了阿根的罵，也很關心的

問：「工價呢？是不是照先前說好的？」

「誰拿得穩！說不定會一個子兒也不給。」阿根的神經很混亂，忽然覺得他週圍的人都是吃人的豺狼：「呵，我們是給涂佐廷賣了，涂佐廷串通了小柴進！」阿根伸出拳頭來向空中打了一拳。

同艙裏有一個年紀才十六歲的年輕人，也是受了人家的騙的。他常常一個人哭了起來：「我不願意到這麼遠的地方去，我家裏還有老母親呵！」

旁邊的人都這麼逗他：「小弟弟，別傷心了！到了關外，娶一個娘兒，你可以在那兒養家。老母親總有一天要死的，你不能守他一輩子呀。」

「我怎麼捨得離開母親啊！她是一個好母親……」於是年輕人哭得更傷心。

阿根給這個年輕人的話擦得感動起來，也偷偷地滴了幾點眼淚。

到了上海，他們五六十人像一羣豬羶似的給押到另外一艘船的下等艙裏，轉運到天津。

登岸後 給押上火車，向着關外駛去了。

出山海關，伍大哥臉上的橫肉就擠得更密，更怕人；他手裏也多了一件東西：皮鞭子。「喂，男女分卡！」伍大哥要把娘兒們趕到另外一個車卡去。」

阿根抓着老婆的手不肯放：「我們給帶到這兒來，人地生疏的，死也要死在一起……」阿女死死的抓住阿根的手哭着：「爸，我要跟你去！」

伍大哥的皮鞭子忽然沒頭沒腦地向阿根的身上抽過來：「豬羅，趕快放手！這兒還能夠由得你麼？」

阿根痛得縮回了手，眼睛睜得銅鈴那麼大：「你憑着什麼使用這個權力？我們偏不離開，看你怎樣！」

「你別裝傻，你的百中經都抓在我手裏！錢阿興給你寫下了賣身券！識相點，好好地服從我，日後還有點好處；要是反抗我，鬼門關你有份兒進去！伍大哥露牙睜眼的，神氣活像想咬人的瘋狗。」

阿根氣得冒起火來，揮出拳頭快想向他撲過去。可是一條粗繩給加到頸上來了：四五個彪形大漢跳出來將阿根的手反縛着，押出另外一個車卡裏去。

阿根嫂和阿女發狂似的撲過來，可是給伍大哥手裏的皮鞭子抽了回去：抽得她們母女呼天搶地的在地上打滾。

在遼寧落車後，阿根給押進一座黑房子裏吊了一晚，阿根從此就默頭默腦，像一架機器給伍大哥押進了工廠，在人家的吩咐下動着手腳。他沒有流淚，他沒有思索，他的神經給一頓吊打磨折得失去了感受性。

三十元的工價呢？他一無所獲，除開每天兩頓飯，他沒有得過人家半個子兒。他就是一架會吃飯的機器。

阿根還記不記得他的老婆和阿女，這很難說；不過，也沒有誰告訴他老婆和阿女都給一起賣到娼寮裏去了。他還以為老婆是在一間紗廠裏當女工，跟他一樣。……

三 個

周 文 作

玉方又拈一小塊黑色的棗泥，攪在左手裏的捏成孟子似的麵團中心，把它捏攏來，用一根尺來長的圓滑木棍「桿」成一塊餅，擺在旁邊第三行第十塊餅之旁的時候，忍不住又張開嘴打一個呵欠。立刻覺得頸子俯得很酸痛，他便把駝下的腰背伸直起來，右手捏做拳頭捶捶後頸，把頸骨捶得痛了，這才好像輕鬆一些。他於是兩眼悶悶地看看對面的華光。華光是隔着面前這一張五尺寬一丈長的白木案棹打橫坐着的，正和玉方面對面；他也沉默地閉住嘴，兩手不斷地在案上動作着，捏弄着麵團，——他的手旁邊已擺了三行餅子。他的背正逼着樓窗的五尺見方的窗框，窗上緣還掛有一張蜘蛛網，光線就從這窗框射入；他的頭一動一動，就使得光線一閃一閃，好像房外吱吱拖得長的蟬聲都在隨着閃動，他的額角於是流汗，但他仍然沉默地兩手動作着。玉方皺皺眉頭，就把臉掉向右手方的案棹頭，看了坐在那兒的光頭阿元一眼。阿元也沉默地閉住嘴，仍然拿着刻有「棗泥」兩字的木戳，向案棹上裝紅的小盤裏蘸着紅，印在一個個的餅子上。他老是感覺到眼皮很重，像掛了兩塊鉛似的老在往下垂，於是眼前一個個的餅子都忽然變成雙的，自己的手也是雙的，手上拿的木戳也是雙的，隨即甚麼都沒有了，眼前忽然呈現出一盞趕工時的玻璃煤油燈，燈火光黃黃地一跳一跳。但

他立刻驚覺這是昨晚熬夜趕工時留的印象，知道自己已快入夢了，於是趕快把自己從這樣的夢境拉回，努力睜大眼睛，這才又看見面前的餅子，就又拿起木戳印上紅字去。他的臉子現得和屋子裏的顏色一樣灰黃。玉方又對着這灰黃的臉子皺皺眉頭，於是立刻又抓起一小塊麵團捏弄起來了。眼光一碰着蹲在案棹當中那一大團灰黃發光冬瓜那麼大的麵團，呼吸都立刻窒塞起來。沒有風，蟬聲更大聲地叫起來了；吱——吱吱——眼前的一切就更加顯得灰黃，氣悶，玉方於是立刻覺得額角在濕漉漉地流下幾條汗水，自己就像坐在蒸籠裏似的，他使用袖子擦了額角，長長地噓一口氣。但他立刻兩眼發光了，因為他忽然看見光頭阿元那麼坐得端端地睡着了，兩眼半閉着，嘴巴半張開，拿着木戳的手擱在紅盤子上。他的頭慢慢地慢慢地向前送，那擱在盤上的手也跟着慢慢地向前送。玉方忍不住嘻嘻開嘴笑了，很當心地伸一個指頭到紅盤子去，想抹在他臉上。但他剛剛站起，街上的一種聲音忽然把他吸住了，他立刻豎起耳朵。街就在他背後的那一方，距他坐的地方有五六丈遠便是臨街的象棋盤似的方格的小窗，窗上的紙污黑而破爛，被戳着許多眼孔，街上的聲音就從那兒傳了進來。他直直地站在案旁，偏着臉把耳朵緊緊對着那臨街的紙窗，仔細聽，仔細聽，終於辨清楚了那漸漸響近來的確是軍號聲，漸漸，聲音更大更尖，是馬號的聲音：

「大——達大達低——。大——達底低達——。大——達大達底低達低大達大達——」

「嚇，過軍隊！」玉方很高興地說着，便向臨街方格紙窗走去，把眼睛貼到那粘有黑塵的窗眼上。

阿元被那號音和玉方的脚音驚得一抖，醒轉來了，張大一對眼圈慌張地左看右看。

華光立刻抬起臉來喊道：

「喂，玉方，別担攔了！你看還有這許多麵團啦！」

玉方掉過臉來給他擺擺手，擠擠眼睛，又掉過臉去貼在窗眼上。

「喂，玉方！看老板來呵！他來就總說我！」華光又皺眉頭喊道，立刻他忽然聽見老板在樓下天井旁向誰說話的聲音，他便把臉掉向背後的窗框，向着窗外樓下的天井邊一看，見老板正向梯子走來，他便趕快掉回臉來喊道：

「喂，老板來了！」

阿元已聽見樓梯響，趕快拿起「棗坭」木戳，一面就要向餅子上印字，一面趕快說道：

「喂，玉方！真的來了！」

玉方剛剛轉身，圓胖臉的老板已在樓口出現了。他一看見玉方，便把臉沉下來，壓着一對眼睛把玉方看得順下眼睛，埋着頭，從臨街的窗邊就一直把佈壓回案棹處，才發話道：

「哼，在石甚麼！過軍隊，有甚看場？」他一面憤憤地說着，一面就逼近玉方的背後。

「事情不好好的做，你看你吃午飯以後才做這二十幾塊！我不早給你們說過麼，今天非趕出

四百個不行，人家明天就要拿去的！你看，你這做的甚麼？」他伸手在那二十幾塊餅子中拿出一個壓扁了的餅子來。「這成甚麼樣子呀！年青人做事就這樣馬馬虎虎！哪，重做過！」他手一揚就拋到玉方面前去；玉方氣得把嘴嘟起來，懶懶地拿起那扁餅。老板又在棗坭盤子裏拈出一塊棗坭來了：「你看，你們弄的棗坭心子這樣大！這生意像這樣做法，恐怕只有關門了！哪，把它們分小一點！——你，華光！」

華光驚了一下，望了站在玉方背後的圓胖臉老板一眼，覺得老板那醜得圓圓的眼珠很可怕，趕快就順下眼睛，看着自己手上的麵團。

「你，華光」老板不斷地說道。你是他們的師哥！你應該催着他們做。哪，看你才做一，二，三，四，五，……」他伸出一根指頭指點着案棹上的餅。「……二十九，三十，這半天也才做三十個！不行！像這樣做不行！」

華光於是把兩手的動作加快起來了，臉沉着，做出這也並不難的沖氣。手拿着棍子一「桿」，又是一塊餅子。

玉方老覺得背上掐了一個人，像要被壓倒似的沉重，頭頂上感到老板那一股股熱熱的帶有葱味的鼻氣。他也一面加快着手上動作，一面肚子裏罵道：

「媽的，還不走！還不走！」

阿元只是兩眼呆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捏的木戳，蘸着紅，一個又一個的印在餅子上。但眼

度仍然像鉛似的重，老要俯下垂；他於是伸手來揉揉眼睛，竭力地睜大着。

老板這才走動起來了，右手搖着一把蒲扇，玉方如釋重負地深深透一口氣，把臉掉過去一看，却就和老板的眼光碰着，於是又只得趕快掉回來。老板睜着一對眼睛站一站，終於從鼻孔「哼」一聲，又才慢慢地走起來。他就在玉方的背後走着，走過去，站一站；又走過來，站一站；又走過去。每一經過背後，玉方就感到毛骨悚然一下，他於是嘟起嘴看了華光一眼，肚子裏却說着：「媽的，你看他！」

華光向他睜一下眼睛，伸手指指面前的麵團，輕聲地說道：

「快點吧！」

老板又慢慢地走了過去。

阿元的頭忽然彎下，彎下，點在棹上了，砰！玉方一看見，忍不住嗤的笑一聲，華光趕快就睜玉方一眼。

「甚麼？」老板忽然掉過胖臉來了，站在玉方的背後。玉方和華光又趕快埋首頭，加快手的動作。阿元嚇得臉流汗水，不敢拿手去揩，直把木戳一個又一個的印着餅子。

「阿元！你看你那睡不醒的樣子！昨晚上雖然放夜，但你今上午……」老板忽然把下面的話縮住了，因為他記起前天阿元請假回家去了回店來的時候，送來一塊臘肉。於是他就轉身，開始下樓梯。三個人都同時成到一種輕鬆，都深深地透一口氣，一面肚裏說着，「媽

的，我道你不走呢！」一面都同時把臉向樓梯口旋風似掉過去。老板已經只現了半身，但立刻又轉身走上來了，全身都現了出來；大家又趕快把臉掉回去，俯着，加快着手上的動作。

「玉方！」老板喊道。

玉方趕快掉過臉來，斜簽着身子。

「你家爹，說是把你的口食錢給我送來送來，到現在還不送來！噫？」

玉方立刻很惶愧，遲疑了一下才從喉管底裏答道：

「不曉得。」

「哼，不曉得！聽說他今天進城來了，有人在賭場碰見他！你給我找找來……」

玉方臉上裝着一種不高興的神氣，肚子裏却暗暗喜歡，馬上放下手上這討厭的麵團，就站起來。

「哦哦，不。」老板忽然喊道。「我不是叫你現在去，我是說叫你把貨趕起來再找罷。」

玉方立刻又嘟着嘴坐回去。

老板終於轉身，走下去了。

大家這回才真正地深深透一口悶氣，立刻又才很清楚地聽見房後不斷的蟬聲，好像那蟬聲把房間裏都特別叫明亮了起來。

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都不期然而然地透一口氣，說道：

「咳！」

玉方用袖子揩了臉上的汗水，便馬上站起來，跑到阿元背後的一個茶几旁，拿起茶壺，含着嘴子喝茶。他看見那茶几上有一根白色的燈草，他便拈起來攪在阿元的後腦勺上。

「你又這樣！」華光帶一種責備眼光看着玉方。

玉方便向他擠擠眼睛走回來，一面抓起一小塊麵團，一面唱起來了：

「哪個的頭上有根草，猴子摸跳蚤！」

華光也笑了，和玉方一同懷着一種需要發洩的心情，準備看看這光頭的阿元會怎樣狂舞的跳起來。

阿元攔下木戳在紅盤子裏，伸手就在後腦勺上準確地拈下那條燈草來，笑道：

「我曉得的。你剛才在我背後喝茶的時候，我就曉得你在幹甚麼把戲。」他說完，就把燈草丟下地，依然又拿起木戳，埋下他的頭去。

但玉方和華光終於也哈哈笑了。可是立刻就覺得沒有甚麼可笑的，各人又注意手上的工作。一種可怕的沉默又籠罩了全房間，籠罩了每個人的心。加重這沉默的是從房後送進來的那股——吱吱吱——的蟬聲。

華光看自己旁邊擺了三行的餅，又看看蹲在案棹當中的一大團灰黃的麵團，忍不住就

張開嘴打一個呵欠，一面說道：

「唉，天氣真長，不知道又是多少時候了！這半天才做他媽的三十幾！四百塊，夠趕呢！」他於是伸一個懶腰，便向背後方窗口轉過頭去，向着樓下的天井邊一看，只見那塊斜方的黃閃閃的陽光，好像一方透明的金黃布似的貼在倚天井邊的壁腳，好像天天都貼在那兒似的。「唉，悶人的天氣呵！」

「阿元！阿元！」老板的洪亮聲音忽然在樓下起來了。

阿元應聲着，立刻放下木轆。玉方和華光立刻又射出羨慕的眼光望着他。

「阿元，來一下！」

「來啦！」

玉方就在經過他旁邊的阿元屁股上捶了一拳：

「媽的，又是你去快活！」

阿元也捶他背上一拳，說道：

「嘻嘻，你去哇！」

「媽的，老板總不叫我哇！又是去幫老板娘賣東西的罷？」

阿元沒回答，立刻就下梯子，他知道自己的背上一定又是死盯着兩隻眼睛，那種帶着毒蛇的眼睛。他嘆一口氣，就一直走下去。

李大師忽然從那邊樓上臉脹紅着雙手抱着一大團冬瓜似的麵團走過來。

「嚇，又來啦！」他喊着，便把麵團拋在案棹上，砰的一聲。

玉方恨恨地就給那麵團一拳，打得麵團凹進一個坑。

「怎麼又來啦！我們這裏還有這樣多！」

「別吼。」李大師舉起一隻手掌一擺，立刻伸出一根指頭指指樓下。「老板說過，今天還要趕夜工！」又指指對面那間樓房。「那邊還有這麼一大團沒拿過來呢！」他把嘴使勁一撮，頭就搖一個圓，走回對面的那他們也在那兒工作的樓房去。

玉方和華光對望着，苦笑了一下。

「老板今天既然又要趕工，幹嗎老是把阿元喊下去！」玉方憤憤的說，把「桿」好的一塊餅放在旁邊。

華光也一面「桿」着餅，一面憤憤地說道：

「人家那天送一塊臘肉呀！所以——」

「所以阿元就快活了！」玉方把手上的一塊正要搗好的餅憤憤地打在案棹上，拍的一聲。於是他就立刻想像着那閃爍着黃黃的陽光的街，街上憧憧的來往的人影，光着頭的阿元就在這陽光下的人叢中走去。而且這人叢中還有那尖下巴絡鬚子的爹，這時候一定是在賭場上的人堆中擠着，皺兩道濃眉兩眼不瞬地盯着牌寶。玉方於是張開嘴嘆一口氣，就把那塊

「桿」好，放在旁邊。他看華光一眼。華光已沒先前那麼快的動作，也在懶懶地捏弄着麵團，兩眼的眼皮垂下着，好像要瞌睡似的。他看華光背的窗框，窗框被天井邊的陽光反射上來的黃光映得灰黃黃地，掛在窗上綠的蜘蛛網仍然絲絲明亮靜靜地張着。蟬聲是悶人地不斷送來，叫得眼前的一切灰黃都更加灰黃。於是一種可怕的沉默又襲在他心上來了。很悶氣。那黑黃黃的屋頂就像要壓下來似的。很想打甚麼，或者吼甚麼。他舉起兩手來就大聲地暢快打一個呵欠，嘴巴張得大大的。隨卽他就一面捏着麵團一面唱起來了；華光骨碌着一對眼珠看着他。

「月兒彎彎照樓台，

打個呵啞瞌睡來，

瞌睡虫鬧上床來，

啞啞，啞啞，

瞌睡虫鬧上床來，

啞啞，啞啞……」

華光很有味地看着他，嘴巴帶笑地張了開來，手都停止了工作。玉方於是越唱越忘情了。聲音漸漸高了起來：

「叫你不嫖你要嫖，

把個——」

「在唱甚麼！」老板忽然在樓下大聲地吼起來了。

兩個都嚇得對伸出紅舌頭，好久都縮不回去。接合就聽見老板走到天井裏的聲音。華光以爲他上梯子來了，掉過臉去一看，却就和站在天井邊的老板的眼光碰着。他呆！似的，不知道馬上把頭縮回來的好，還是不忙縮回來的好。

老板仰着他眼紅的圓胖臉，圓睜着一對眼珠，伸出一手指着窗口吼道：

「哼，你們！」他看見了華光的臉。「哼，華光！你也這麼大了，比他們誰都大！你倒領頭唱起小曲子來了！哼。我，這是規規矩矩的店子，又不是妓院！哼，唱！唱唱唱，打盪仗！」他指着吼着，雙腳跳了起來。「你們這些進城學生意的，好的沒有學着，倒學着這些怪名堂！」

華光趕快縮回頭來，臉發青，睨着一對眼珠看着玉方，輕輕地埋怨道：

「看嘛！唱，唱得好！干我屁事，倒說是我！我說不唱不唱你總要唱！」

玉方苦笑一下，說道：

「好，好，對不住，對不住。」

「華光！」老板還在下面吼道。「你當心，下回再給你說！」

華光憤憤地掉過半面臉去說道：

「又不是我！」

天井裏已沒有了聲音。

「媽的，你告！」玉方忽然憤怒了，鄙夷地看了華光一眼。「你去告哇！你告了，老板頂多罵我一頓，但是你——」

「怎麼？」華光憤憤地瞪着兩眼看着他。

玉方只是報以鄙夷的一眼，立刻又埋着頭捏起麵團來。

於是又是沉默，沉默得只聽見各人很粗的呼吸聲。

阿元走上梯子來了，臉晒得紅紅的，汗水珠數不清地在額上鼻尖上冒了出來，身上穿的一短汗衣，也給汗水浸濕成一片。他一到樓口，便喘着氣說道：

「哎呀，好疲倦！媽的，我道叫我甚麼事！是叫我去同一個伙子抬糖！媽的好熱！」他用袖子揩着額上的汗水珠。「那東西重得要命。」他張開口就打一個呵欠。「一連抬他媽幾趟。」他說到這裏，忽然詫異得張開嘴巴了，詫異地看着面前這忽然菩薩似的不說話的兩個。他看看華光的臉，又看看玉方的臉。但他自己覺得兩腿很酸，全身很疲倦，很想躺下來。於是不再說甚麼，就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靠着背後的茶几，擺着一把破芭蕉扇，長長地喘一口氣。

好一會兒，大概又做了六七塊餅的工夫。

玉方漸漸覺得大家這麼覆着，很悶氣起來了。「剛才的唱，當然是我的不對，我怎麼怪他呢？」他這麼不安地想，就抬起臉來，希望和華光的眼光碰着順便笑一笑，大家就又可以仍然談起話來，衝破這悶人的沉默。但一看，華光却仍然埋着頭，兩手動作得更快起來了。他再看看，華光仍然埋着頭。他想：「媽的，充甚麼神氣呀！老搭着師哥架子！」他就憤憤的把臉掉開，但他立刻忍不住嘔的一聲笑了，因為他看見坐在案頭的阿元靠着背後的茶几就睡着了，兩眼半閉住，嘴巴大張開，額上鼻尖上珠子似的釘着幾十粒汗水，手上還捏着破芭蕉扇。

「媽的，舒服啦！」玉方埋怨地說道。「還有這許多麵團呢！」他忽然伸兩個指頭到紅盤子裏去了，蘸了紅起來。

「喂，你又這樣！」華光趕快說道。

玉方不看他，就在阿元張開嘴的上面畫上一個紅八字鬚。阿元立刻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了一聲，臉轉動了一下，同時舉起破芭蕉扇來在嘴邊搖一搖，但立刻又停住。

「嚇，你真是！」華光又說道。

玉方偏不看他，隨即又在阿元的鼻尖上抹了一塊紅，阿元又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起來了，臉轉動了一下，把破芭蕉扇搖一搖，同時把手背揉揉鼻尖，立刻鼻尖的塊一紅和嘴上的八字鬚都給揉成一片糊，這才給了大家一個很開心的暢笑。玉方得趕快伸手遮着嘴；華

光笑得前仰後合，兩手按着自己的肚皮。

忽然老板又在樓下喊起來了。

玉方和華光都呆了一下。

「阿元！阿元！」

「來啦！」阿元從夢中就答應出來，立刻張大一對眼睛呆呆地望了望面前的兩個人。但立刻他就知道又是老板在喊了，便趕快偏偏倒地離開坐位，向樓下跑去。玉方這才好像忽然，醉了，兩眼發直，趕快起身追到樓口喊道：

「阿元！阿元！」

阿元已經在天井邊了，仰起那紅鼻子紅嘴巴的臉說道：

「等一息，我就來的。」邊說就邊轉身走。

「喂喂，你的——」玉方搶着說。

阿元已跌跌掃掃地出去了。玉方立刻全身都緊了起來，背脊上的汗毛都根根倒豎。

「看嘛，我叫你別弄別弄！！」華光也皺着眉頭埋怨地說道。

玉方的心都捏緊起來了。但立刻就聽見老板樓下吼道：

「阿元！你還在幹甚麼的！」

「甚麼？」是阿元的聲音。

「哼，甚麼！你拿鏡子自己照照看！你近在發瘋啦！跳神啦！」接着就是一個巴掌聲——拍！

玉方簡直發昏了。他兩手抓住樓門口的門框，不知道怎麼是好。接着樓下又是「拍」的一聲。

「看嘛，老板一問，你又要拖累我的！」華光埋怨地說道。

玉方好像感到受了侮辱似的，不看他，咬着牙就一直下梯子去，他一面想：「這算甚麼！哼，累了你！我去承担了就是！」他剛剛走到天井邊的門口邊的時候，他忽然一楞地停住脚步了。因為他忽然看見櫃房外正站着四五個街鄰人在那兒哄笑地看着老板和阿元。他所有的勇氣一下子又消失了。他猶豫着：「是出去的好呢？還是不出去的好？」

「你說呀！」老板睜着一對眼珠向阿元喝道。「你臉上這些紅是怎麼塗的呢？嗯？好玩麼？你不想想這些紅是要錢買的麼？拿了我這些錢買來的東西來尋開心！」他捏起拳頭來凸出中指放在阿元的光頭上鑿幾個栗殼。

阿元哭喪着臉，咬住牙，兩手捧着自己的頭，躲着栗殼只是向後退。

「你臉上這些紅，是那個給你弄上的？是你……你想變鬼了麼？」老板又逼進一步喝道。

阿元兩眼滾動着淚水，癢了。「是玉方呢還是華光？」他着急地想。「不，不行，說了

他不是更精麼，是會問出我的睡覺來的！」

「你傻了麼！怎麼不說話？」

玉方又猶豫起來了，他站在門框後邊，全身都出了汗：「不行，我得出去承認！」但他剛剛一動，却看見阿元的嘴唇顫顫地說起來了。

「那是我自己抹上的，因為印紅的時候。紅塗滿我一手。」

玉方於是立刻又退回來了，感到一陣輕鬆，但也感到一陣內疚，非常高興而又非常痛苦地望着阿元那直直的身體。不知道自己應該對他怎樣才好。

「哼，自己抹上的！」老板喝道。「去，去洗乾淨來，我再給你說！」

阿元剛剛一走進門，玉方便一把將他的手拉住，趕快伸手就去摸他頭上打紅了的地方。

初 步

奚 如 作

一

五月裏的火鏡一般的太陽，掛在葛伊村背後繁密的竹梢上。一股強烈的光輝，從那裏朝西斜射到烏杜加夫村底台青叔這間跟他同樣快到衰老的「三合頭」底屋頂上，將插着的一把新製的旗子，鮮明地照耀得在半空裏飄搖着。

旗子看去雖是嫌小，但它底顏色在微風裏捲蕩而且閃射，比起村後那雙口湖底波紋，也並不減色。而且，它像火鷄似的人們底眼裏脹大了，浮誇着唯我獨尊的氣概。

村人們一看見這把旗子，都會含笑地聯想到台青叔跟他底妻——彌埃嬌娘那次小小的口舌。

彌埃嬌娘是個全烏杜加夫村裏頂樑的老婦人。當台青叔在一月以前，從基可鎮用他底魚划子偷偷地載着鄂里區游動指揮揚蒂溜過「綠軍」底防綫，達到了這裏的時候，恰巧碰到葛伊村附近所屬的鄉府開成立大會，由於揚蒂底提議，他以五十開外的老角色，當選了支持者。於是，他笑嘻嘻地燃着鬍鬚走回家去，用平常還沒曾有過的威風，非常丈夫氣地對彌埃

嬌娘吩咐道：

「喂——聽到嗎？趕快去縫一把旗子，要跟威龍鎮區裏的那樣。」

「你這老鬼，你這老鬼！」彌埃嬌娘老是一抹三跳的脾氣，從來說不慣輕言細語，一開口就像吵架。「旗子？哼——隨你底便，我是沒有布去縫它的！」

「拿幾個錢去鎮上買幾尺布囉！你……你這老刻薄鬼！你……」台青叔幾乎冒起火來。「難道現在還出積錢去買田置地嗎？況且……錢也不是你底命！」

「你說得多不容易——」拿幾個錢去鎮上買幾尺布！「你曉得我荷包裏連一個刮痧皮子也沒有了嗎？鎮上那些壞蛋們，一見我提了幾串魚去趕集，他們就嬉皮笑臉地說一聲：『主席太太底魚難道還要賣錢的嗎？要錢？哼——假格鬥，打倒！』於是給我拿跑得個一乾二淨！這……這都是你當了這什麼屁職務，弄得我如今的魚也換不到錢了！」

彌埃嬌娘憤憤不平地反駁着，那隻朝天的獅子鼻孔連連噴着氣。

「哈哈！……」想到人們對於他底妻這樣頑皮，台青叔笑了笑，說：

「很對——主席太太底魚是不該賣錢的！很對——先從我公起走！好吧，由他們去。橫直魚是從湖裏撈起來的，有什麼了不得？再說，將來打到了省城，成了功的話，哪不是我們底？真是……包你要什麼有什麼。啊——好，讓我來打開箱子找一找，看有沒有一塊現成的

布。……」

於是，他把彌埃婦娘還是卅年前賠嫁的那口箱子打開來。翻來覆去，才發現了一條萬年紅的包袱。

然而，爲了這半，彌埃婦娘跟台奇叔一連吵了三天嘴，說不該把她這條好包袱拿去掛在屋頂上，被風吹雨打，毀了它底上好的顏色。

村裏幾個年輕班子曉得了這件事，都故意逗着她生氣。尤其是科連多跟麻子、金斯基，常常裝着正經而且悽喪的神氣，說：

「噲！大娣娘……那真是多好看的一條萬年紅的料子啊！噲，可惜掛在那裏了！你老人家不心痛嗎？」

「呃，可不是！這都是那個老背時貨想出來的新法子。不過，噲，我也老了，過不幾天就要歸黃土的！橫直我也沒有大的兒，小的女，連我那個獨種兒子，已經被綠軍打死了，叫我把這些東西遺留給哪個呢？我想穿了，隨他去，就是他把他底褲子脫下來去送人，我也不管他了！」

彌埃婦娘說時，長聲地嘆着氣。

現在，旗子掛在屋脊上，在薰薰的南風裏飄揚，對着碧油油的天，火似的太陽，像一個紅衣仙女，翩翩地跳着舞。

時間已到正午了，村子裏是靜悄悄地。人們在這天氣清朗的日子，都是不願呆在家裏的。不是跑到威油鎮上，圍着區府大叫大嚷，就是站在葛伊村鄉府底禾場上，盡情地歌笑着。祇有科連多跟魚子金斯基今天沒有離開村子。他們在北頭弗爾三爺大門外面那叢柳樹底太陰下，橫七豎八地躺著，把眼睛貪饒地望着兩匹剛從田主手裏拉來的大黃牯。

這兩匹大黃牯不知道換了新主人，成了村子裏貧農團底公牛，他們用無所動心的懶散的神氣，捲搖着烏蛇似的長尾巴，在樹陰下吃稻草，不時昂頭叫吼着——

「喂………嘆………」

金斯基是個廿五六歲的青年，他從前是種多伐老爺家裏的田。兩星期前，多伐老爺跟綠軍逃走了，九石好高田歸了他。爲了這事，他臉上的圓大的麻疤都喜紅了。他改變了從前老是板起苦臉做活的習慣。常常像挖得了一鍋子黃金似的欣喜着，成天嘮叨道：

「我老早就在想：這幾畝好水田總有一天要歸我的。瞎，我該是費了多少年的精力在那上面啊！簡直每一粒土，都被我種得稀濘爛熟了，你祇消把一把棒槌插進去，包你第二天就會發青的。這真是像搖錢樹一般的好產業。從前，我是夢想能積下四五百塊錢，有機會買下它。可是，媽的！……錢跟我老子總是冤家仇人，死也不肯對我伸出手來。然而，現在……嚇嚇！×××給了我，謝天謝地，一錢不化！所以囉，哪個人沒有天良？……哼，不管×××跑到哪裏，我都是要跟去攔他的護的，就是跑到五湖四海，我也跟着去！」

不過他田是有了，却還有一門恨事，就是缺少一匹耕牛。從前耕田的時候，他須化三串錢向多找老爺那裏去借用。恰好，×××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昨天給村裏撥下了兩匹又肥又大的黃牯。

今天，他自告奮勇地來照料牠們，比照料娘老子還肯細心。他一時牽牠們到堤坡下啃青草，一時牽牠們到雙口湖喝清水。他像怕牠們得了什麼熱症，又把牠們牽到樹陰下繫着。而且，他還兩次三番用枝條給牠爲驅逐那釘在肚皮上的蚊子。

「呃，科連多老弟！他兩匹黃牯該是多末結壯呀！」他把頭枕在拱出的樹根上，一手遮着從葉縫裏露下來的兒眼的陽光，一手指着牛們。「那匹金黃色的，現在還祇四個牙●哪，那匹花黃色的呢，四個半！」

「但是，我總沒有福氣請牠幫我做點什麼！」科連多用着惋惜而也矜持的口吻回答。「我……抱起媽入的！……生來就是做長活的八字！」說完，他順手摸了一根晶黃的稻草，放在他那嶄白的齒間絞嚼着。

是的，科連多是馬杜加夫村底一個僱工，他無家無室，全憑一手好氣力換飯吃。人們祇要一看他這黑鐵似的長方臉，繃緊而多稜綫的肌肉充滿的兩隻胳膊，就可判斷他是一個跟鬥釘一般強硬的傢伙。

●是指「有四歲」。

「也不是這樣說法，伙計！現在……」金斯基麻子費力解釋道。「現在……呢，伙計！一有飯吃，都有飯吃哪！……做長活也還不是一個樣！並且，聽說集子上你們那個僱農工會，簡直跟政府一樣有權柄囉！伙計，你是在工會，比哪個不有面子些！」

科連多把齒間嚼爛了的稻草吐了出來，用手撐開藍布短褂底襟，露出挺出而多毛的胸膛。他那泛溢着青春和剛直的圓大的眼睛，左右梭動，似乎心裏有什麼躊躇而操急的事。一會兒，他把頭歪向金斯基，認真地問道：

「喂，麻子哥！這次台青叔當選了我們這鄉底領導者：你覺得怎樣？你說……」

麻子哥此刻的全心靈，已經沈醉在對黃牯的愛好里了。一經科連多這不意的一問，直使他摸頭不着腦了。

「呃……」他迅速把視線從牛身上分開，謎似的盯住科連多底眼睛。「你說什麼呀？」

「我說台青叔到底有什麼天大的本領，能夠當選呢？爲什麼……」科連多本意思說：

「爲什麼是他而不是我呢？」

但他憤憤地忍住，翹起了烏黑放光的翻嘴巴。

「照我看……照我看……」麻子哥顯然沒有什麼成見，吱吱呀呀地說。「台青叔……」

那……或者……總之……比你我活的年紀都大哪！……唔，當然……實在……他也不是……
個……耳根子太軟，三心二意的人！……」

「還不光是這，麻子哥的話，」科連多帶着非常聽不起台青叔的氣色。「他……不過跟我一樣——趕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你看他能說會道，實在做起事來，一點主張也沒有的呀！……」

科連多站了起來，把背脊靠住樹幹，特別用勁兒說了下去：

「並且……他有房子，有田，有耕牛，還有一隻船。哼，他總比我們強！誰曉得他會幹出什麼爲大家的事呢？再說：他底那個老婆——彌埃婦娘，更是個老刻薄鬼！從前，她請我做短工的時候，飯也不願我吃夠數的！」

「噫……噫……老弟！照你這樣說，台青叔光景不行哪！但是……爲什麼那天開選舉大會，都把手舉起來贊他底成？」麻子哥用他底竹根旱烟管，開始吸着絲烟，說。

「是那個游動指揮底意思哪！其實，那是很錯誤的，他不能代替我們底主張呀！我們……對於這地方上的事，是比他明瞭得多！……不是我說句刻薄話，台青叔……他幾天不還在想買田置地呢？哼，要不是情形變了，包他再過兩年……就變成田主的。再說，前天區裏發下的那健全鄉政底領導作用的紙頭，你看見過沒有？」

麻子哥覺得科連多對於台青叔底估量太過火了，他搖一搖頭，說：

「那也不見得，老弟！固然，他底家私雖比我們都強點，其實，也不過從地下滾到蓆席上，高一簍片。……況且，他底幾畝低田，雨水多的年程，一顆穀也收不回來，他全靠漁業

事上撈幾個錢補貼家用。……」

「我不跟你說，我不跟你說，……」科連多忽然把眼睛一翻，露出純白的藐視的色調。
「總之，不是我瞎吹牛皮，我們真比他那個……那個……」

他呢囉了許久，終於找不出一句恰好顯示着身份底優點的話。於是，他連連指着他底肩峯上的鵝包，忽迫地補加道：

「看，——看，——看哪個的厚大些！——哼，——這是什麼假的！——」

金斯基也折服地點着頭，慢慢站起身來，用着對待女性的手，溫柔地撫摸那兩匹黃牯底耳朵，喃喃自語道：

「該是多末光溜呀，真像緞子似的，嘻嘻！」同時裝出滑稽的歪臉，拍着牛底頸項，
「喂！——怎樣，老爺們？……現在，稻草也不吃了嗎？……嘻嘻！一定的，一定的，光吃青草，把嘴吃刁了！……嘻嘻，好傢伙！……」

這之間，村子後面有一隻黃油油的漁船，在那平坦而閃耀底雙口湖底水面上朝這邊划了來。由於水面上反射的陽光，科連多跟金斯基看不清那是什麼人底船。祇微微地看見船頭像鴨子似的，一揚一揚，船上划槳的人底肩背起伏着。

他們同時把手遮着眉際，眯着眼睛瞅了過去

「嘴——乖乖，一說曹操，曹操便到。看——那不是台青叔。跟彌埃媯娘回來了嗎？」

金斯基隨即用手兜着嘴巴，逼着聲浪朝那裏流去？

「喂——您倆回來了，鎮上有什麼新聞嗎？」

船上的人顯然聽不清楚，祇用手朝金斯基們揮了一把。

船靠近了岸，首先是那個矮胖的像一隻貓的彌埃媯娘從船上跳了下來。然後台青叔把船繫好在岸上，對金斯基們這邊走過來。

「哼，都變成散馬無籠頭了……」彌埃媯娘底尖高音，直震破這兩個年輕人底耳膜。

「你看，科連多跟金斯基這兩個狗養的，白天裏不去找點事情混混手，却躲在樹陰底下乘涼咧！……伙計們！不要見怪，我請問你們一句——她嘲笑地把頭一偏，顯出非常刻薄的臉相，「是幾時起……，變成王孫公子的？哼！有這乘涼的工夫，爲什麼不去秧田裏扯扯草呢？……」

台青叔在旁不置可否地默笑着，用手扯他那嘴發亮的刺蝟般的黑鬍子。

「現在格過門了，我愛玩就玩，愛做就做！怎樣？您老是主席太太了，來干涉我們？哼，不要看錯黃豚頭！」科連多帶着生氣的臉，冷冷地說。

「不是這樣說。我們這夥人，生來就是要弓着背做的。是呀，我也曉得如今格過了門，是自己底江山了！但是，橫直一個樣。伙計！穀米不會從天上掉到你底嘴裏呀！」

彌埃媯娘急急地說完了這幾句話，就像風車一般，一翻身，直朝家裏跑去。她那椰衫船

似的兩隻粗大的脚，老是一步緊逼一步地追逐，彷彿有一股勞苦和飢餓底火，在後面深深地燒着她底靈魂，使她片刻不停地朝前掙扎。

台青叔在這兩個年輕人面前站了一會兒，很想找點什麼事來談談，可是，忽然碰着了科連多底陰鬱的眼睛，——其間似乎某種敵對的火直射透他底平靜的心，——於是他馬上轉向金斯基。而金斯基却也在逃避似的，自言自語道；

「這真是……真是一匹再好也沒有的畜牲啊！……我敢賭個東道……」

台青叔覺得怪沒趣，自己提醒自己地用大聲說：

「啊，太陽已經偏了西！」他鄭重其事地望一望太陽。「實在不早了，我還得趕上×××裏去辦公事。啊。忘記告訴了你們，今天區裏叫我們把那些戰利品——衣物等件，分把各村子的人們。好，你們也去走一趟，幫助我一把子好嗎？」

於是，他就朝葛伊村底山腰子路上走去。

二

鄉府設在葛伊村從前一個紳士老爺家裏，在烏杜加夫村左前方三里路遠。

當台青叔一走到葛伊村，就看見禾場上都擠滿了人。許多男人們平濁的鈍音，跟女人們孩子們尖銳震耳的高音，像襄河里的狂潮，台青叔底腦筋也吵昏了。

「噤，伙計們！真熱鬧，真熱鬧。這比前幾年夏加場唱大戲還要熱鬧十倍，我敢說……」台青叔從人叢裏擠向前，大聲地說。

「啊，頭腦老太爹來了！喂——讓開路呀！」一個粗野的聲音：「庚培嫂，聽見了嗎？」

「什麼屁頭腦！哼——一個老傢伙，不中用的！我家的庚培哪點不比他強，不比他年輕！」

那個所謂庚培嫂的，一頭黃髮，披得像泡鷄母的女人，一面閃着屁股讓開路，一面半真半假地諷笑行。

「老？……老的就值錢嗎？咳——庚培嫂！你也嫌我老嗎？但是，老可老，鋼火好！不信，試試看！」台青叔向那黃頭髮女人做了個穢褻的醜臉，鬍子一翹，趕快從人空裏溜進了屋裏。

「住住——你這老扒灰頭！讓我來跟你把那幾根騷鬍子扯掉了它！虧你還是頭腦哪，這樣不正經！」庚培嫂並非惡意地叫罵起來，兩手一揮一揮。

「哈哈……罵得蠻好！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樑不正倒下來！……」

「好呀，庚培嫂再罵幾句！……」

「去，庚培嫂！……扯他底騷鬍子去！……」

禾場上所有的男人們，都像捧名角戲子似的，呼嘯起來，怪笑起來。

「走出去，伙計們！你們把我底辦公室都塞滿了，叫我怎樣好辦公事呢？」台青叔在屋子裏亂嚷。

「喂，台青叔！聽說區裏有命令傳下來，叫你今天分配東西嗎？」

「快點分了拉倒呀……不要堆久了，生了綠霉！」

擠在屋里的人，迫不及待地囉唆着。

實在說起來，鄉人個老早就瞪住眼睛，從各方釘着那堆封在鄉府里的衣物等件。——簡直連覺也睡不着啊！

這些衣物等件，一部份是打×劣來的，一部份是游動隊攻下田尼河，抄收兩家當舖里來的，區府決定分配給各鄉的人們。

「馬上就分，……都出去在禾場上等呀！」

台青叔幾乎叫破了嗓子，才把人們推出了屋子。然後，他吩咐幾個小伙子，把封存在公倉里的衣物等件，搬了出來。

其中有豔漂亮而且光溜的綢緞衣服，被子，帳子。甚至還有許多奶奶們穿過的繡花小衣，裙子……。

最後，是搬出來的一些傢具——幾把銅和磁的茶壺茶碗，簡直亮晃晃，刺人底眼睛。另

外，在那堆香爐花瓶里，翻出了一座約莫兩尺高的古銅的觀音娘娘鑄像，大概是哪家吃長齋的老太太供奉的玩意兒，這使人們哄笑了起來——

「哈哈，……閉口劣紳！……」

接着，從重重的人堆里散亂地飄出驚叫的音波——

「噤嘴，好傢伙！……那件藍甯綢的八團花馬褂，多好看嘛！我想一穿到身上，骨節都會酥起來的！不過，噤嘴，如今廢止了！……」

「唔，小狗他娘！瞧——那條裙子！……」

「喂，石頭哥！看見沒有？那條紡綢褲子！嚇嚇，說句心思話，現在……實在很想得一條啊！……」

「這是報應哪！從前老爺們從我們這里搶去錢，搶去糧食，做出這許多古古怪怪的服裝，現在呢？哼！……」

人們開始動搖着，擁擠着，深怕落在後面，得不了東西的。

「我跟我當家的，簡直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了呀！我……我應該多得幾件！……」

庚培嫂用肥大的屁股抵住了朝前湧擠的人，同時扯開嘶喉喘，費勁喊叫她底理由。而且，口里像在嚼着酸梅，發出噉噉的響聲。

「我也一樣，他媽的個辰，我真窮到沒有第二條褲子換洗了！」

另外，一個正對着台青叔站着的外號叫獨眼龍的傢伙，馬上也跟隨庚培嫂叫起苦來。他底頸項上的青筋，像蚯蚓凸脹着。

這是鄉人們底一點老毛病——叫苦叫窮。從前，他們這樣叫，爲了希望老爺們少來刮兩個；現在的意思卻變了，希望××多給他們一些東西。所以，剛才叫苦訴窮的獨眼龍，誰都看見他有一條嶄新的沒有下過頭水的白竹布褲子，前不久，他還穿着過勝利大會的他現在竟說：「我真窮到沒有第二條褲子換洗了！」

「我也祇有一條褲子啊！……」

「實在，我光光祇有一件破短掛！……」

千把隻眼睛，朝台青叔脚旁那堆衣物瞟着；幾百張口，朝台青叔那里開着。

「瞎，真沒法子，這叫我……」對着這紛亂的人羣，台青叔突然感到茫然了。他，祇聽上邊對他說：「按照羣衆底意見分配！」然而實行起來，到底該怎樣判斷什麼意見才是羣衆底呢？他無主而且惶亂。他呆呆地用勁扯他那嘴黑晶晶地的鬍子，好像從它能夠得到救助似的。

「我敢斷定，弄不好，一定要打破頭的！……」他着急地想。

「開始呀，台青叔！……」

「分配呀，早點！……」

人們又瘋狂地叫嚷了。

「好！——」這下，台青叔才硬着頸項，望了望那些興奮的臉，說。「區里跟我說：『按照羣衆底意見分配！』我呢，大家鄉鄰們是曉得的：一個拋皮貨！●這……這……頂好大家作主 看到底該怎樣辦法？」

「好，——我我……」黃頭髮的庚培嫂把胸脯一挺，現出男性的強悍。「按照各家底人口多少……」

「嘴，庚培嫂！你也太聰明一點了咧！頂好，是你把這些東西統統扛回去，因為你家有九口人呀！……」

人們同聲譏諷起來，她底臉通紅了。

「按照村子底大小分配！……」不曉得是哪個在後面吼了一句。

「對，贊成！……獨眼龍附和了，而且拼命拍着胸膛

「不行！你們葛伊村比我們瑪加村大些。但是，村子小的就該倒霉嗎？況且……你們村子大，未必多格了一些門出來了！」

「是的，不行！」烏杜加夫村底弗爾三爺也嘎嘎地反對了。

台青叔是更加心慌意亂了，他無力地從人聲沸騰中，勉強提高嗓子叫道：

「不要吵，放噤靜一點兒！諸位，……諸位我當主席的是有最後後決定的權柄的！」

「哼——我看你光會吃飯！……吓——去你底吧，你這屁頭腦！……」庚培嫂惱火了，

兩隻菱角脚足足跳了三尺高。

「你……女人家……懂得什麼？」台青叔彷彿有一股自信心爬了起來，他稍微帶點嚴厲的氣勢。「我兄弟有一句話，請大家聽到……」

人們這才平靜了一點兒，同時也明白了各人都是站在太陽底下，已經晒得黑水汗流了。於是，趕快拉是袖口去揩。

「按照……今天……到場的人……均分！……」

「這也不行！不能說沒有到場的人就沒份了呀！況且……他們……哼，比方我家底三花子今天就是到鎮上刺尾隊去會操去了！……」一個白髮的老公公說。

「噓……噓……」人們簡直不懷好意地吹起呼哨。而且，不曉得是哪個壞蛋，竟在人羣里放了一把野火：

「入大大的，還等個烏燒灰！……分總是分不均的，……頂好看哪個會搶一點了拉倒！……」

人們原始的自私的慾火，熊熊地燃燒起來。一剎那，人們就兇惡地鬧着，吵着，活像一

羣吃大戶的亂民。幾隻站在人圈外的張口劣紳，也驚駭得狂吠了。

台青叔慌慌張張地用手掩護了那堆衣物，口里憤憤地喊道：

「不要放野！這是什麼地方？是鄉府呢，還是亂葬坑？你媽媽的們！……」

這之間，從他底背後突然擠來了幾個人，氣勢洶洶地。是科連多跟金斯基，還有彌埃姆娘。

「真是一夥兇棍！……天呀，鬧得昏天黑地的！噯，真是有什麼寶貝東西，值得這樣翻紅嗎？」

彌埃姆娘連連喘着氣，最先擠到衣物面前，口里雖是這樣高傲地斥責別人，但她自己底眼睛却很很地盯住了一條黑湖綢裙子。

「伙計們，來得正好！」台青叔大大地拍着科連多跟金斯基底肩膀，同時望着他們非常有信心的年青的臉嘴。

科連多對金斯基會心地微笑了一下，像一隻決鬥的公雞，就站在衆人面前開腔了：

「這里剛才的把戲，弗爾三爺跑回去都報告給我們聽了。哈哈！：他冷笑了一聲。「今天大家真是熱心，比那次打響應還……不過，爲什麼那次有許多人都跟烏龜一樣，把頭縮得緊緊地，我們鳴鑼集合，終於祇到了一小半呢？……」

這傢伙底話，老是扛着南竹不轉灣的。金斯基似乎怕他鬧憤了事，跳到面前，打斷了他底話頭。

「我說……」金斯基發言了。「就是這幾堆東西，全給哪一個人，也不會享用一百年的！我們……是要去創興一輩子，不，幾輩子底食用的啊！……今天這點衣物等件，原不過是×××一點意思，望大家以後好齊心協力，打出更廣大更富足的江山來！……所以，我兄弟底想法，是按照我們這鄉村子劈爲九份，然後由各村子負責的人按照各家各戶缺少的程度，再去公平地分一次。……有些原來就不缺衣少用的，那就不該也算一份！……」

「你說的蠻對，麻子哥！……」

「是的，我們要『眼光放大些，帽子抹上些』啊！……」

「好囉，隨便怎末分配都好，我不是早就說過的嗎？」

「真是……將來×××發達了，還愁什麼衣服穿？哼——我們還要搬到省城里去住洋房子哩！……」

人們都像醒了酒，謙虛地贊成了金斯基，祇有獨眼龍還在哇喇哇喇，似乎不很服氣，經過料運多用指頭點着他底鷹嘴鼻尖，罵了以下的話：

「你這狗入的！前次要你進……你說你祇有一隻眼睛，拿着快槍瞄不好準！現在，媽的！未必你那隻瞎眼珠睜開了？……你靠什麼狠氣，硬要比別個家里都強！」

于是，也貼貼服服地不響了。

人們滿足地散了場，歌和連天地在路上唱着。

「嚇嚇，虧你們來跟我解了圍！……」台青叔臨走時，對科連多跟金斯基說。

「我跟您老說……」科連多用點不客氣的氣派。「做事要有決斷，要把眼睛照着頂苦寒的人！光一味活搖活動是不成的！……」

科連多跟金斯基走向鎮上的路去了，彌埃嬌娘大大聳動着獅子鼻孔，埋怨她底丈夫，說：

「我叫你不必幹這職務了，你偏不信！好哇，被晚輩人當面教訓，真是……祇好把臉放到褲襠里去！」

「但是，我總是頭腦哪！」台青叔回答道。

三

從那次分配衣物的風波以後，台青叔近來算是比較過得安靜點了。雖說各村也不斷發生過幾件事，要他去處理。

他是有經驗得多了，從上次科連多跟金斯基底幫助里。他簡直取得了人們底愛戴。人們常對他歡呼着：

「您老真是我們有領的頭腦啊！」

他私自矜喜着，而且高興起來，還跟着年輕班子底後面，不人格調地學唱幾句歌——

「興起呀……缺衣少食的人們！……」

然而，他底聲音總跟他底骨頭一樣，老而且硬。好像在一個黃昏的晚上，古廟里打着破裂了的鼓，叫人聽了不高興，發生一種鈍濁的感覺。有幾次當他正唱得起勁的時候，冷不妨碰了年輕人們底釘子！

「噠，您老一加進來唱，就把我們底音調都攪亂了，簡直像在清水里撒了一把灰。」

但他還是不服氣，依然在跟他底妻一塊兒起卡子[●]的時候，唱得蠻高蠻大。

不過，一件事却來阻止了他底快活的歌唱。

這件事，就是一時風起雲湧的「清算灰色份子」的運動。

灰色份子雖不是田主老爺們那樣，肚子飽脹得凸凸地，但也不是普通鄉人那樣，肚子成半餓得一張皮。

葛伊村附近的「清算灰色份子」的浪潮，在科連多跟金斯基這一夥人底掀動之下，澎湃怒吼了。

第一個該交「天羅運」的，是瑪加村底坦了。

●是一種捕魚的工具，狀如「弓形」，很小，用竹筒製就的。

坦丁是個四十多點歲，遠近有名的外號叫作胡椒老鼠的人物。這外號，並不全是指的那矮小的身個兒，以及他那對狡猾的細眼睛，而是指的他那平日做事的精明強幹，手段靈辣。

他被人舉發，傳到鄉府以後，他挺直地站在台青叔底面前，映着陰鬱的眼睛，非常沉着對台青叔打招呼。

「啊，台青哥！你好呀？……」

「啊，坦丁哥！」台青叔底肩膀聳了一下，有點侷促的神氣。「今天請你老哥來，沒有別的，不過一點公事商量，嚇嚇！」像對不住人似的，即刻陪了個笑臉。

「是的，我也曉得一點點了。」坦丁表示滿不在乎，而且早有主見。

「本來呢，坦丁哥的話，我們都是鄉鄰，大家都是非親即友。私人方面，又早日無仇，近日無仇。我台青出來當這職務，原也是大家抬出來的。這次……請你老哥來，也是大家的意思！」

「很好，我們彼此都不必客氣，公事公辦好了，我曉得你還沒有窮到要打我的主意！」
「好囉，坦丁哥！你是心寬體大的，現在有人說你是……嚇嚇……富農，意思不過請你委屈委屈，捨一點財，舒服舒服大家。」

「我是……？」坦丁極不以爲然地拿半隻眼睛釘住對方。

「是的，……嚇嚇……」

「照這樣說，我是犯罪了，該打倒，是不是？」坦丁憤憤地問。

「嚇嚇！這……這……打倒是不會的囉……」

「這里准許我說理的吗？」

「當然，……當然，……這里並不是『綠軍』底衙門呀！……」

「嗯……嗯……『富農！……』」坦丁從容不迫，像在想文章。「啊，也該打倒！這是

說不該比別人多有兩個錢！但是……喂！……」轉爲叱責的聲調。「台青哥！恕我說句放肆的話：你們幹的很不聰明！很……」

「因爲要人人一般平！」台青叔理直氣壯地說。

「然而，這中間我想總該有點分別的。」坦丁侃侃而談。「比方那些田主，那些包攬詞訟的，傢伙，……該打倒！因爲他們不是敲詐別人底血汗，就是坐享祖上底餘業。……但是我……第一，是自己一生勞碌奔波掙出來的江山；第二，是光明正大地做事，毫未妄取一文非份的錢。就說我現在比別個多有兩個錢吧，那也是我勞心勞力的結果。這……這不很合乎你們新社會底理想嗎？……」說到這里，他把牙很咬緊了。

不錯，坦丁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從前年輕的時候，實在是個精打光的人。後來，虧他巴巴結結地做，一手做起了二十多石好高田，外帶開了一座作坊。田活里雇有兩個長活司傅，

一個放牛娃子；作坊裏雇了三個木匠，兩個徒弟。此外，餵了兩匹壯大的牯牛，五六條大肉豬。而且，手里積有兩三千現洋，騰賤買貴。由他說，這是他一生辛苦的不可侵犯的特權啊！

這「特權」是太堂皇了，弄得台青叔也像風擺楊柳，無所依歸了。

「要人人一般平！」台青叔吃吃地說。

「十個指甲也有長短呀！怎樣能夠一般平呢？」坦丁一句話，把台青叔駁倒了。

台青叔思索了許久，才緊繃着臉，說：

「總之……勿論如何……你家里僱了那許多司傅，賺了不少的錢，應該捐些出來！」

「不錯。……但是，我也一樣地跟他們在一起做。再說，我已經加了他們底工錢，照工會里的規定。」坦丁顯出無可忽視的堅決。

「依你這樣說，你……你……」台青叔低聲下氣地問。「坦丁哥，一點也不應該侵犯嗎？」

「嗯……」坦丁狡黠地笑着，好像心里在輕蔑地想：

「呸——滾你底蛋吧，主席！……」

「嘻嘻……」台青叔扭怩起來，坦丁地自責道。「坦丁哥，你是曉得我底根底的，我……嚇嚇！……原不過是個拋皮貨！……既然負了這職務，也不過盡力替大家做點事

哩！……」

「你很好，台青哥！你比那般毛脚毛手的年輕人們強！那般傢伙，好像天狗星下凡，硬要把隨便哪個人都要變成跟他們一樣——脫下身上那條遮羞的褲子，就再沒有第二條了！這，他們才說是真主義，嘻嘻！」

坦丁野馬似的大笑起來。

「但是……然而……他們也並不錯呀！……他們……眼睛是照着頂苦寒的人！……」

「不然！都變成精打光了，那還成一個什麼新社會呢？」

「好，坦丁哥！說來說去，這次找你們這一類的人來，無非爲着經濟問題，我想，你總得捐幾個出來，好平服平服大家！」

「這末，……我看……請你給我寫上二十塊錢吧，算是報效×××的！好，我家還有點小事兒，失陪了！」

坦丁跨出大門，錐子形的瘦臉上，浮滿了一觸即發的笑痕。

四

威龍鎮今天是個「熱集」。

這沿堤建造的五六十家店鋪的小市鎮，每在熱集，倒也鬧熱得很。雖說以前幾家大店

鋪，像萬哈利榨坊之類，現在是關門大吉，逃之夭夭了。但其他的中小鋪子，戰後，生意却逐漸興旺起來。

各村子的人們像趕廟會似的提着籃子，撐着叉口，或是挑着一籠筐吃不完的多餘的糲米，——這是奇蹟啊！——提着一隻鮮魚，忙忙地來趕集了。

威龍廟前面的一塊大空場，習慣上是頂有生意的地方。在這里，有各色各樣的攤子，布篷，……

太陽光直射在魚攤子上，魚鱗閃着白晃晃的光輝。

一個賣魚的老女人，手里提着一條尺把長的鯽魚，一閃一閃，口裏正跟一個買主在唾沫星飛地講價錢——

「喂，比德哥！……你未必是金口玉言，說出一串錢就不再添了嗎？……」

這聲音很急促，很粗大，隨便哪個都分辨得出是那個彌埃姆娘底鴨子哨出螺的腔調。

此外，各個攤子上，担子上，也在哇喇哇喇地叫着——

「要苜菜嗎？」

「要白菜嗎？」

「啊啊，飛嫩的菠菜……八個銅板一斤呀！」

在這緊張的場所底對過，是一座有樓房的茶館。一塊黃紙招牌貼在大門柱子上，寫着四

個蠻大的紅字——

「勝利茶園。」

樓上，所有的粗木桌子，長板櫈，都坐滿了人。

一股好南風，帶着秧田里的水和葉綠素底融化的清香，迎面吹拂着這些喝茶的村人們。村人們把短褂脫得精光，讓那涼悠悠地的風底手，撫摸他們黑黝黝的胸膛。

道之間，獨眼龍跟弗爾三爺坐在左首一張桌邊，態度很安閒地喝着毛尖茶。

「加開呀，安果伙計！……」獨眼龍一隻腳斜擱在旁邊一張板櫈上，扭轉身子叫道。

跑空偕安果活像花鼓戲上的丑腳，把下巴一歪，趕快跑來給獨眼龍加了開水。

「再拿一盤西瓜子來，安果！哼，你這狗入的，未必也跟老子一樣，瞎了楞睛鼓（眼）嗎？先一盤瓜子老早就嗑光了哪！還有……再跟我拿兩根哈德門來！」獨眼龍非常趾高氣揚地嚷着。

「好，獨眼龍同志，我就來！」

獨眼龍這才舒舒服服，伸長着鵝一般的頸項，伏在桌上喝起茶來。

「呃，獨眼龍伙計！你……你剛才說的話……是真的嗎？坦了他們真……」

坐在獨眼龍對面的弗爾三爺，用他昏化的老眼警着獨眼龍。

獨眼龍把那隻完好而精明的眼睛翻了一下，說：

「嘿！……您老人家幾十歲，未必我後生子還哄騙不成！……」

「是哪個說的呢？那話……」弗爾三爺底長而且白的眉毛，像兩把劍，快伸到獨眼龍底鼻尖上了。

「都這樣說呀！」獨眼龍搖頭悞腦，神氣十足也說。「啊——是庚培那忘八入的親口告訴我的，他是瑪加村底人，還靠不住嗎？」

「他是怎樣告訴你的呢？弗爾三爺咕了一口茶。「說清楚點，伙計！……你勿論說什麼，總是吞半截吐半截的！」

「他告訴我！坦丁他們這一夥的，暗地攤派了三百多洋錢……送把台青叔了。又說：還送了好幾套夏布衣料里！」

「這話，伙計！我覺得……」弗爾三爺搖着頭。「不大靠得住！我們跟台青住在一個村子上，什麼事情還瞞得了衆人底眼睛呢？」

「笑話……『不大靠得住！』爲什麼別個鄉里老早就把『灰色份子』清光了，我們這裏還……呢，未必坦丁是外國洋人保過險，動不得的嗎？……他家里什麼都比別人的強——一滿倉穀，餵了兩匹大牯牛，……還有，田又好又種不完！……您老人家過細想一想！光討他這點屁錢做什麼？」他使氣地把兩個指頭一揚，幾乎戳着了聽者底眼睛，以致弗爾三爺趕快把劍形的眉毛縮去了。

停了一下，他又忽然猛猛地把大腿一拍，加上——

「未必我獨眼龍幾時冤枉過人？」

當獨眼龍正說得口沫橫飛，揚揚得意的時候，是彌埃媯娘底聲音在底下喊着：

「弗爾三爺！您家瑪瑙底魚賣完了，我們一路回去呀！」

「喂——彌埃媯娘！你上來坐坐，我在喝茶哩。」

她上樓來了，提着一只空菓子，里面放有一瓶米老酒，跟幾塊豆腐乾子，

「獨眼龍！……」彌埃媯娘一開口便是教訓。「我老看見你在坐茶館的，你這東西，真

是……真是遊手好閒。」

「我不像您老想發財呀！要曉得……這是什麼年頭？」獨眼龍自滿地說着，但忽然臉上

變得很正經，眯着左邊那隻白翳密佈的眼睛，——而右眼却格外挺大起來——說：

「唔，我要去了。……唔，彌埃媯娘！。回家跟台青叔說說，叫他遇事過點細，外面風

聲不好！」

他一搖一擺地走了。

彌埃媯娘在跟弗爾三爺從鎮上回到村里的路上，問弗爾三爺道：

「呃，剛才獨眼龍那壞蛋說了些什麼呀，……那樣鬼頭鬼腦的？」

弗爾三爺把獨眼龍底傳說轉告了她，她着急得連跳帶蹦地朝家里奔去。

在家里，她底丈夫——台青叔正坐在大門口理魚網，不時把眼睛透過村前一叢綠陰陰地的密柳樹，察視着那條延向鎮上的道路，心裏想着——

「今天的魚價該賣得好吧？……」

村子里如此的沉靜，有幾隻早熟的蟬在鳴叫。

從附近的村落，清清楚楚地傳來了一陣兒童圍底歌聲，激觸着波動的湖水，格外顯得清脆，活潑，而且顫抖，活像吹着銀笛：

「我家底……紫蘿頂可愛，……」

「項上：已經……掛上了『犧牲帶』！……」

台青叔底心里充滿了快活的幼年人的感情。他停止了手下的工作，歪着頭，撚着黑晶晶的鬍子，嘆息着說：

「這是年輕人底世界啊！……他們比起我們這老一輩的，該是多末的輕鬆而自由呀！：

！瞎，要是我那個寶貝兒子——彬森不給綠軍打死，那末，……那末……他現在一定像一隻喜雀……跳跳蹦蹦的啊！……」

他沉臥了，浸漬於陰鬱的深思——

是對於第三次反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小網船底威力，像蝗虫，一下子飛來了。那上面雨點一般的掃射着帶有燃燒作用的炮彈，眼看着許多沿湖的村莊着火了，毀滅了。於是，所有

的地方戰士們都開去兜頭激戰了，但力量還嫌不夠，沒有辦法，區里最後忍心地微開兒童團去填補陣線底空隙。……他底兒子——彬森剛剛到達陣線，就被炮彈打死了！……

「我底娃娃啊！……你是……勇敢的……犧牲了！」眼淚靜靜地流出，在他底高大的額骨上閃着光。

忽然，村前田塍子上浮現了彌埃嬭娘底身影，他趕快揩乾了淚，裝出快活的臉嘴去迎接她，同時興奮地說：

「嗚——你回來了，老伙計！嗚好大一瓶酒！……嚇嚇，讓我們兩老今晚喝個大醉吧！但是……你聽——」他把手向前一揚，提起妻底注意。「那些小娃子們唱得多末好聽呀！……

……嘻嘻，就是我這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也像變得年輕些了呀！……」
歌聲又固執地飄蕩了來——

「從此……爺爺也不愁， 媽媽也不哭，……」

大地上……遺起了……他底的新世紀！」

然而，彌埃嬭娘並沒有給他預料的同感，反而把嘴巴撇得足足三寸高了。

「怎樣，我底老伙計？……」

「『怎樣？』……哼！——」彌埃嬭娘底眉毛一蹙，焦灼地把弗爾三爺對她的傳說一五一十地轉告給他了。最後，她憤慨而埋怨地說：

「你這個老背時貨，好哪！……你這樣跳死跳活，爲的什麼？你說了×××，爲了大家，嚇嚇卜可是大家曉不曉得好歹？反說你受了別人底賄活！（賄賂）好！……這一次，該輪到你被大家推倒了！」她否認一切地把手一揮，吵嘴似的詛咒起來！

「我私看穿了，我都看穿了！這般喉嚨里伸出手來的光蛋們！……我求你以後不要管這『淡閒事』了！……」

台青叔思慮了一下，從皺褶而似乎還有什麼濕潤的眼角推出苦笑，說：

「呸——媽媽的們！……老子偏不信這邪！老子……」心中無冷病，胆大吃西瓜」……況且，坦丁他們並沒有『反水』！雖說他們比別人富裕，但……他們也是在勞心勞力呀！……這也要打倒，將來哪個還有心事去興家立業呢？……未必我們有需要叫化子世界嗎？哼！……」

「看這樣子，獨眼龍們光景是要搗你的鬼了，我看你頂好乘這機會把職務辭掉了它吧？」
「笑話，真是！……我是大家公舉的！……我老子怕他獨眼龍胡說八道嗎？……呸——他是個『白日鬼底乾兒子』●誰不曉得！」

他又動手理着魚網。然而，他不久忘形地把魚網放下，用手抱着頭，想着：

「獨眼龍這傢伙，老心遊手好閒，一心一意想多搗幾個昏水魚！……，那末這就算是比

我還行些，還格鬥些嗎？」

他不能很快地給予他自己一個解答。

五

「台青叔跟坦丁們勾結！……」

「受了『灰色份子』底買活！……」

「推倒衛護『灰色份子』的頭腦！……」

像一把石灰撒在狂風里，鄉人們對於台青叔底攻擊，飛快地傳遍到每一個角落了。尤其是獨眼龍，他近來特別起勁。在茶樓酒館里，他連連拍胸捶桌，眨着那隻完好的眼睛，對着鄉人們，用煽動家的口吻，嚷道：

「你們這般人都睡在鼓里呀！……被台青叔欺騙了，還不曉得。……現在，不能等待了，我們要自動起來幹一傢伙啊！……我們不是人人都有權柄的嗎？……」

如果有人問他：

「那末，照你說……應當怎樣幹法呢？」

「像這樣——我們一下子湧到坦丁底家里去，愛什麼拿什麼！不過，埋在他老婆底馬槽子底下的三千洋錢，（他是早就斷定了的）應該公平地分！」

但他有一天碰了釘子。

事情是這樣的：當他一次正在鄉府底大門口進行宣傳時，恰巧科連多跟金斯基跑去了，冷了防地遭了金斯基底一問？

「喂，獨眼龍！要分坦了家里多餘的東西……是對的。但是，你有什麼權柄邀人去呢？」

他幾乎回答不出來，好久，他才呢喃地說：

「既然那個頭腦叔叔不格鬥了，我就可以起來再……」

「伙計！……你底鬥是怎樣格法呀？」這是科連多的問話。

獨眼龍口呆了，光聳着肩膀。

「我跟你說——」科連多把腰一挺。「乖乖！你獨眼龍底根底，我是摸得清的。你……你做夢都在想發橫財！……你這流氓，除了坐茶館，押『彈錢寶』，你另外做了點什麼事？你以為格鬥就是大家袖着手白玩，這樣，你等着去滅亡吧！不然，你要再瞎扯蛋，老子火氣上來了，一拳頭把你底這隻燈也吹掉了它！……」

科連多底拳頭送到獨眼龍面前一幌，像一個大饅頭。

「你這狗入的！未必……你真比我強？你……你想怎樣辦呀？」獨眼龍還不服地問。

●意思是把獨眼龍那隻好眼睛也打瞎。

「我們要去發動大家，改變路線！……！」

在這議論紛紛的火頭上，那個中心人物的台青叔，一天天感到孤獨了！他有說不出，想不清的煩悶啊！他那長長的黑晶晶的可愛的鬍子，近來逐漸枯黃而且垂低了。人像老了十歲，成天容易跟他底妻吵鬧。

「未必我真該被人推倒了？嘻嘻！……我有什麼私心？……對不住大家？……」他常常自己問自己。

一直到區府召開葛伊村鄉民大會，他才得到了一個結果。

大會是開得蠻熱鬧的。平常威龍鎮排菜攤子的廣場，全站滿了趕會的千把多個鄉民。

中間臨時搭了個四根柱子的主席台，樣子很像往日唱花鼓戲的戲台。

一把區府底大旗，在台頂上飄着石榴花底色調。

台青叔跟彌埃婦娘到達會場的時候，台下已經被人們照老習慣——你不顧我，我不顧你的大說大笑所支配了。

「啊嘯——頭腦來了！」

「看他怎樣說，爲什麼衛護坦丁們？」

「人老了，到底不中用囉！……哈哈，受了別人底買活！」

一陣惡意的諷刺，將台青叔送上了主席台。

台上，除了區府底頭腦達尼夫——一個油黑面孔，卅歲上下的人，從前是鎮上的打鐵佬。——之外！是科連多，金斯基，獨眼龍，坦丁……。

奇怪得很！獨眼龍今天反沒他平常高興似的！嘴巴撮得又緊又撇了。祇有科連多跟金斯基倒還照樣是雄糾糾地。尤其是金斯基那滿臉的大麻子，也好像興奮得變成了一張張小口，急於要大聲吼叫。

那個惹人注意的坦丁，他却沒有一點兒變態，依然是胡椒老鼠底本色——陰鬱而且沉着。

台青叔一點精力也沒有似的，謹謹慎慎地走上去跟達尼夫握手，鬍子微微一動，輕輕地說：

「人都到齊了，開始吧！」

彌埃黛娘還是拿出她老年人底身份，異常高傲地搖着頭從鼻子里哼着氣，喃喃着：

「如今世界上……你去打羅也尋不出一個好人來了！……噫，變得多末快啊！……天哪，從前，這——」她指着台下各色各樣的臉嘴。「這都是些『屁都不敢放一個』的人呀！現在，哼，都變成舌尖比剃頭刀還快了！」

區頭腦達尼夫走到台口，先用打鐵佬底姿態把手朝上一舉，然後朝下一落，開始講話了。

「今天……各位……大家……這個這個……」他是不大會講演的人，向來是幾句簡單的話。「葛伊村全鄉底同志們都在这里，我要講的話是：你們底領導人台青叔犯了錯，有的人說他是受了坦丁們底賈活，所以放掉了清查『灰色份子』的工作，這是獨眼龍幾個人報告的。」他隨即回頭望一望獨眼龍。

獨眼龍趕快把頭一低，露出忸怩的姿態。

達尼夫接着說了下去：

「有的說台青叔不去執行這工作，是因他本身原是個中農，富農的思想蠻濃厚！所以……這個這個……活搖活動！……這是科連多跟金斯基們報告的！……」

科連多在旁憤憤地把頭一點，容忍不住地說了起來：

「是的，台青叔實在太……」

「唔——科連多！我底話還沒完呢……你停一會兒再說不遲呀，兄弟！……」達尼夫制止了科連多，繼續說道：

「區里今天召開了這個大會，請大家詳細討論。再有一點：我們區里這一方面，已經決定下來，要改換你們鄉府底頭腦，也請大家先想想，看是推舉哪個的好！……」

「好哇！……」

「頭腦老哥，贊你的成啊！……」

台下的人們高聲喝叫着。

「達尼夫司傅，你這個打鐵佬！你也跟他們一鼻孔出氣，冤枉我底老頭子嗎？……」彌埃嬌娘跳起腳來，把台板跌得「碰通碰通」的響。

「哈哈！……『司傅？』『打鐵佬？』……他如今是他們一區人底頭腦哪，你還喊他是道！……」

人們粗暴地吼笑起來。

可是，彌埃嬌娘依然不管那一套，還是一跳三叫他說

「我們……一個獨種兒子，……爲了你們這什麼×××，被綠軍打死了！……我家底老頭子……成天爲了你們，『漁業事』也討不開去討！唔，我們得了你們什麼之藤大的好處？現在……你們反來咬他一口，你們……你們這些遭天雷打的喇！……」

「嚇嚇，彌埃嬌娘！您老這樣大的一把年紀了，爲麼什還是像小娃子底脾氣呀？嚇嚇！您老不要吓喇哇喇囉，什麼事……總可問個水落石出的！……哪個又不能冤枉你家底老頭子的啊！……」

達尼夫連笑帶說，才把她底火氣平服了。

「好，現在四方面的人都在場，先讓獨眼龍來說，……」

獨眼龍失去了大口大氣的風度，像「跛姑娘穿裙子」，扭了半天，才臉紅紅地吱唔道：

「我也不過……聽見旁人說，……噫……都……：假設真沒有那回事，好！——」他把頭一拍。「就算我獨眼龍錯了！」

他把頭一縮，連躬也不鞠一下，慌忙退到台後去了。

「哈哈！……真是白氣鬼！」

「媽媽的，真是『石灰袋子』！」

台青叔從人聲沸騰里使勁講了：

「各位！……這一下該曉得我沒有受別人底賣活吧！敢誇句海口，我活了大半生，從來沒有化別人一個冤釘錢！況且——」他非常憤激，鬍子抖動了。「現在做格鬥工作！……就是上次處理坦丁底事！不過覺得他說的蠻有理，我才那樣辦了。坦丁那天說的對不對，今天由他再說一遍，請大家評判評判看。至於我呢，好——」他像頓悟了難題，坦然自責道，「好，——我算是活搖活動！現在請你們換個比我高強的人來幹，我甘願到家里『向粗犷火』去！」

忽然，台下呼嘯的音浪捲了過來，把他底話衝斷了——

「叫坦丁來說！」

「看那個胡椒老鼠有什麼屁道理？」

● 愚是動着手玩玩而已。

「胡椒老鼠」在這些仇視的呼嘯里還是滿不在乎地。他從容不迫地把那天對台青叔說的那一套又對大家說了一遍。最後，他用一種敵忌的容忍，反抗的冷笑，結束了他底話：

「總之，我千不該萬不該……比大家多有兩個錢……你們儘管多派我底稅好呀！……不過，我剛才已經說過了：『這是我辛辛苦苦積蓄的一點家私啊！』」

末一句，似乎含着悲哀的氣味。

這時，科連多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像被憤怒的氣脹大了他底週身，他底肚子挺上前去一聳一聳，兩隻手一伸一縮，彷彿拉磨似的，說：

「各位聽見了嗎？剛才坦丁放的狗屁！……但我請問他一句：要不是他家那幾個司傳們成年耽着背跟他趕活路，那末，他一個人掙個屁家私！」他底手向前一揮，加重着語氣。

「去！——凡是他們家里多餘的東西，都該拿出來分給大家！」

「是的，說的蠻對，科連多兄弟！」

「把他底高田跟我們低田混起來對分一次啊！」

「有兩匹牯牛，牽走一匹，做貧農團底公牛呀！」

這些聲音，轟炸得像打土雷。剛剛一停止，却又從人們底後層湧上前來，但不是憎恨，而是愛好，而且充滿了春天里的波浪底柔和——

「科連多，你這個乖乖兒子！……你真是我們自己底人啊！」

「好呀，都擁他的護呀！」

「舉他頭腦啊！」

人們自動地把手舉了起來，密得麻林一般的。

等台下人底暴風雨逐漸退去以後，達尼夫才張着興奮的發紅的眼睛，正式提出大會底議決——

「新主席——科連多！」

「清查『灰色份子』的突擊隊長——金斯基！」

「台青叔並非有意怠工，對於新事業還是很熱心的，調區府經濟部做事！」

于是，人們底心合拍地跳動着，人們底聲音諧和地歌唱着，展開了一條火龍似的隊伍，堅實地朝田野移動了。

酒 船

紺 琴作

貪看了一天巫山峽的風景，傍晚的時候又到岸上去跑了一回，一到晚上，人就疲乏得要命了。可是統艙里人多，嘈雜得一塌胡塗；空氣又渾濁，又悶燥，躺在舖上，就像躺在一爐子火底旁邊；是有一陣傾盆大雨，等着要下來吧，却又儘着不下，白叫人翻來覆去，不住地流着臭汗，無論怎樣也睡不着。拿了一把大蒲扇，拖着一雙草拖鞋，跑到艙外去尋找風涼些的地方。一出艙門，馬上就感到一陣清新涼爽的味氣，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像是清醒了一陣醺醺大醉的酒。

這外邊果然是個烏黑的天，靠在船邊的鐵欄杆一望，無遠無近是一整片的昏茫；除了遠遠地有一隻同樣停在江心的下水船；那船上的燈光和映在江心，被盪動着的火的波紋，像天上的星星在睜閉着眼睛以外，就只有低頭看下去，這船旁邊的一兩隻賣東西的小船上，才有放着光的東西。那青葱的江岸，那岸上的又高又陡的坡子，那稀稀朗朗的綠樹，那像頑皮的孩子在一張風景圖上塗上的一道粗的黑線的古老的城牆，那比灰白的城樓還高的西洋式的禮拜堂的尖頂——這是這里唯一帶有近代風味的東西，在幾個鐘頭以前，映着那傍晚的霞光，映着遠近的青山，映着這黃澄澄的江水，曾經畫圖似地在我們面前展開，我自己也曾跑上去作

過這畫圖上的點綴；如今，這軸畫圖却叫黑夜來捲起，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江水靜靜地流着，隱約可以聽出那流水底聲音；從船上排洩出去的江水，一陣一陣地落在江心，擾亂着流水底調子，也遮斷了那小船上賣東西的喊叫。我靠在船邊，望着那看不見的遠處，聽着細微的流水的音樂，盡量地享受這半夜的江景，彷彿在船上蟄伏了幾天的悶氣，都要問這黑夜要求賠償。

「老干！」

忽然背後有人喊我，回頭一看，是睡在我隔壁舖上的一個路伴；經過了幾天的交談，彼此都像老朋友一樣地熟了。他也是到前方去找什麼差事去的。我出來的時候，他不是睡着了麼？

「你吃東西囉？」他說「底下有一隻酒船，有東西賣，聽說還有鴉片煙咧。」

聽說有鴉片煙，不知怎麼，心里動了一下，我說：

「東西倒不想吃，去抽口煙去罷。」

「怎麼，你喜歡這玩意兒麼？」

我沒有答話，就和他一路，從船尾上下到廚房間，那里有一個臨江的門，那酒船就在門外頭。我們先跳到一隻小划子上，再一步就跨到酒船上了。

這酒船就像一個小烟紙店，貨架子上擺着五顏六色的香烟。緊挨着貨架子是一張案板，

或者說是櫃台，上面擺着一些酒瓶，茶碗，鹹菜，油麵等等。案板當頭是一個正煮着什麼的炭爐子，靠另外一邊擺着兩張方桌和板櫈，幾個人坐在那里擺龍門陣。看見我們一去就有人站起來招呼。經過了指引，我們知道賣鴉片煙的在那用一條大黑布門帘隔着的後艙。

一掀開門帘，里面黑洞洞地，一陣熱氣，朝臉上撲來，我正想退回，聽見前艙有人喊客人來了！只好硬着頭皮進去。

吓！這是什麼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半頭腰里這塊白不白灰不灰的東西在那黑谷脫懂的地方幌蕩幌蕩！借着那煙舖上一個女孩子弓着身子剛才點燃的煙燈光和那東西自己發出來的聲音，我一半兒是看出，一半兒也是猜到那是一個人底臉，并且是個女人底臉。煙燈只有黃豆那們大，又叫那匍在舖邊里的女孩子遮住了一大半，雖說已經曉得那東西是臉，一張臉上所應該有的東西，像鼻子眼睛什麼的却一點兒也沒有看出。不光只鼻子眼睛，別的東西也沒有看出。如果是一張臉，總該是長在一個人頭上的吧，可是那個人呢？那人底身幹呢？手呢？腳呢？還有，她是站着的呢？坐着的呢？還是躺着的呢？我馬上想起小時候聽見鬼的故事，說鬼是只有一張光臉，像一塊瓦片一樣，鼻子眼睛什麼的一概沒有。說實話，我怕。躺到舖上的時候，還不住地眯着眼睛向那臉看，想看清楚一點了才放心；可是越看越不像人底臉，倒像在黑的幕布上貼着這一張面孔般大小的什麼紙頭。這時候我聽見前艙里有脚步聲，船頭上有人在喊：哦，麵麼？——襪子酒要雞蛋鹹？同時望了望躺在我對面的

路伴，那才覺得這世界仍舊是人的世界。

烟舖是一整個的，我已經有點兒清楚艙里的形勢了。從通到前艙去那門邊起，一直到船尾止，船尾那兒還轉了一個灣一起都是煙舖，像有些南貨店底曲尺式的櫃台，要是生意好，客多，說不定容得下七八個甚至十來個人。舖上並沒有舖什麼東西，就是這們一個光板子，板子底顏色不大說得清，干淨好像倒是蠻干淨的，用手一摸，光滑熨溜，和摸在玻璃上一樣，烟燈傢伙也很精緻，那錐掉了頸子的皮酒瓶似的燈罩子上，一點兒髒東西都沒有。從遠處看，燈光實在很小；一躺下，就覺得彷彿在亭子間點着一盞五十燭光的電燈，眼睛有點兒睜不開。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抽鴉片煙的人家，十來歲的時候，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躺在烟舖上背古文觀止給烟盤子那邊的父親聽；背了之後，就可以隨便拿那擺在盤子面前的糖食。背書的時候，父親也不一定真地聽，大概是一路閉着眼睛打呼盧，讓涎像泉水一樣地向枕頭上流，一路手里又燒着烟泡子；到了泡子燒熟了，或者清烟滴在燈上了，或者泡子滾好了，這才突然驚醒似地睜開眼睛，吸回那流出來的涎：『噫，背完了，再背！唉唉，糖食都叫你吃光了！』于是抽一口烟，又閉上眼睛燒他的泡子。父親底三角臉和他底烟槍離開我二十來年了，我底家也離開了十幾年，現在躺在這烟舖上，一看見這煙燈，就像做夢似地回到了十來歲的時候，也就像回到了我底家。這心情，我底路伴當然是不懂得的。

「娃兒，過來呀，橫在那里做啥子，等客人們輪。」

這是那黑的幕布上的紙頭底聲音。——幕布那邊，究竟有些什麼，我還沒有弄清楚。娃兒，就是匍在舖面前的這女孩子吧。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她：她低着頭，披散一頭黃的茸毛似的頭髮，專心專意地拿着一張剪小了的報紙在摺着什麼玩意兒。聽見喊。身子扭了一下，鼻子里不知怎麼哄了一聲，那又黑又瘦的手可并没停止工作。

最引起我底注意的還是那紙頭發出來的聲音。是的，我現在完全相信那是一種人的聲音；可是是一種什麼人底聲音呢？比如吧，一個病了很久的老太婆，現在要落氣了，一隻枯樹枝子似的手，抓住她的一個親人，她和這世界就只有這們一點兒是連結着的了；她現在正漂浮在一個汪洋大海里，大海的波濤正向她無情地沖激，這隻手一鬆，她就要「滑！」一下子，不知叫捲到什麼地方去！可是終久氣力沒有了，抓不住了，絕望了，「唉！」于是一撒手發出一聲微弱的歎息。這嘆息就是我現在聽見的聲音。

說也奇怪，這聲音好像跟我很熟悉，好像沒有好久以前，我會經聽見過。什麼時候聽見過呢？對了，我應該承認我實在是有一點兒糊里糊塗，就是今天天黑以前不是碰見過這樣一個女人麼？一個印象在我底腦子被喚起來了——

船一開到這里，就算走完了這一天規定的路程。停船的時候天色還很早，連晚飯的盤碟還沒有擺出來——自然，船上可以故意開晚一點，讓喜歡游玩的客人們到岸上去吃的。我混

在十幾個從頭二等艙里跑出來的男女客人們當中，跳上一隻划子上了岸——這時候，我暗暗地納罕，上岸去的人簡直沒有什麼統艙的客，沒有那說是到喇峨山去燒香，或天數着唸佛珠的善女人，也沒有那在太陽底下捉虱子的老和尚們，他們是這兩天來圍繞在我周圍的人物。一上完那江邊的高坡子，一陣臭氣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叫同來的幾個穿得很摩登的女客連忙捏着鼻子。我也和內地的城市生疏得很久了。對於這臭氣也不很習慣，用眼睛向四下里搜索了一回，也搜不出那臭氣底來處。城內沒有什麼人家，大家都很快趕地搶進了臨江的兩門，大概因為沒有等我們一進去的時候就關城門，那臭氣也還是跟着進了城。街道是這們窄，兩手向左右一伸，就像摸得着牆壁：房子又這們矮，使人走着像自己一個個都是騷長武的大漢。十幾個騷長武大的大漢一來，這城里的寧靜里給完全打破了。兩邊的居民都睜着驚奇的眼睛，有的從屋裏頭跑出來，有的從窗子或門里伸出頭來。哦，多講究的女人咯！

街坊冷落得使人想不到這是一個城市，倒以為是一個不是市集的日子的村鎮。雖說還是晝飯時候，家家都像在準備着關門睡覺似的。我們在這樣一個城市里游玩了一會兒，就跑到一個什麼「爵府」里頭去了。這爵府是一個滿清時候平過長毛的將軍留下來的，是一所規模非常宏大的房子，大得像從前的闕衙門或者什麼有名的廟宇，許多大戶人家底第宅都會遭到一樣的運命，如果不叫那些光宗耀祖的後輩賣給新的闕佬，一定會不是這兒倒了一堵牆，就是那兒塌下一堆瓦；不是二門上少了兩扇門，就是花廳裏窗子只剩下幾個洞。終久好比一個

年老多病的人，從前也曾轟轟烈烈掙過乾坤，現在却只拖着一付殘廢的骨頭，眼巴巴地等候無常大爺來收他了。我們碰見的正是這爵府底晚景。荒涼，凌亂，像是人跡罕到的山崖，又像有什麼大軍在這兒紮過營盤，剛剛在我們前一脚的時候開了差了。只有幾塊城門那們大的金字匾高高在上地俯視着我們，我們可以從它看出點那爵爺底當年的威風。

在爵府里東穿西穿，好容易穿到一個有人住的地方了。那是幾間比較矮小得多的房屋，在當年是給什麼人住的，很難想到；現在却成了那爵爺底嫡脈子孫底府上了。我們底摩登女客當中，有人和這府上是熟識的，大家一來就受了殷勤的招待。這時候，我看見了這們一個女人：大概三十來歲；三尺來往高；一頭蓬亂的頭髮後腦壳拖着一個隨時都要散掉的辮；面孔像用表心紙什麼糊成的，紙上頭還至少黏着有方錢大烟灰；眼睛泡子是浮腫的，狠狠地壓着那雙用蔑片子畫成的眼睛；一雙小脚，脚下隨使用些布片子細着在；枯得只剩下幾根豆掛子筋的手拿着茶壺茶碗；用脚後跟慢吞吞地從客堂跑到廚房，又從廚房跑到客堂，像忙得開不了交；生怕大家不聽見，扯起喉嚨向那熟識的女客喊：『二姑娘，莫走哇，弄夜消哇，消夜了走哇……』那喉嚨實在有點兒像要斷氣的樣子。

『你燒煙嘞！』路伴拿起一根烟籤子朝我這邊送。

盤子里放着兩盒烟，兩根槍，幾根籤子和一些別的小東西。那兩根槍佔了很的大地盤，如果燒起烟來一定很不方便；我想，只有一盞燈，要兩根槍作什麼呢？我沒有說出來，只把

簞子朝路伴那邊一推說：

『你燒吧。』

『我不會燒哇。』

『我也不會呀！』

『是你要來的，你怎麼不會燒呢？』

路伴像很詫異地望着我。我笑着說：

『我只說要來，可沒有說我會燒哇。』

『唉唉，』他說，『這們兩大盒烟，看樣子是消不完的了。』

的確，那兩盒煙實在不少。有銅版那們大的兩個圓巴巴，堆在四方的木片子上，像攤開的兩張音樂；那盒子凹下去有多麼深還不曉得咧。

『多少錢一盒，老板？』我問。

『兩百錢。』那紙頭在幕布上說。

路伴把脖子朝前一聳，伸了伸舌頭。我曉得他底意思決不是嫌貴了，倒是覺得便宜得出奇。兩白錢這們大一盒煙！雖說曉得在川省這東西不值錢，總沒想到便宜到這個樣子，兩百錢，就是兩分錢；當一百一個的銅版，一塊錢換十串。路伴有點不相信，拿簞子到盒子裏一撈，不禁笑起來了：

「哈哈，盒子是平的。」

「哪里？有凹的，有半分多深的凹！」

這是那匍在舖面的娃兒說的。她說話的時候。抬起頭來，睜着一雙大眼睛。這孩子底臉雖瘦，黑，可是并不顯得憔悴；五官都很勻稱，只有眼睛大一點，却大得很好看；很密的睫毛，瞳人不很黑，倒也蠻有光；眼睛白是藍的，藍得很，光閃閃地，像春天里沒有雲彩的天空；不，像映在水里的晴朗的天空。小嘴唇很薄，有點兒朝前掀，就像生成的是川省人所常說的好『擺當門陣』的嘴。倒沒有想到這孩子長得這們秀氣，我忍不住叫路伴瞧，他也連連點頭說她長得好。她聽見我們說她，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又低着頭去弄她底紙玩意見。

「娃兒！」紙頭喊：「瞧你多不聽話，還不過來，做啥子嘛！」

娃兒好像耳邊風一樣地沒有動。我說：

「老板，這娃兒是你底小姑娘吧。」

「是喲，先生！是我底女娃子嘛，淘氣死了。」

「長得不錯咧，」正在燒煙的路伴搭嘴。

「哪里？醜哦，沒有吃的嘛，怎會長得好呢！」

「是漂亮啊，」我說，「幾歲了？」

「不小的了，九歲，還啥子也不懂的。」

『啥子嘛，』娃兒扭着身幹說：『媽呀你不是說我十歲了嗎？人家明明十歲偏要說是九歲，啥子嘛！』

她打着嘴，像很受屈；樣子很有點兒好玩。我拍着她底頭，安慰她，說我一看就曉得是十歲了。

『嗩……』路伴大概真不大會燒烟，一滴膏子滴在烟燈上，烟燈馬一黑，差一點兒息了。

『哈哈！』娃兒笑，『你不會燒嘛。』

路伴又湮了一下膏子，很小心地防備滴下去，可是一到火跟前，還是滴了。這回燈沒有黑，他拿得快，滴在燈罩子上了。

我沒有管他，只顧跟娃兒談着話：我說：

『你讀過書麼？』

『沒有讀書，先生，』娃兒底媽說，『窮人家底娃兒嘛……』

『媽呀，我不是讀過書麼，我讀過書，今年還讀過的嘛。』

『讀過幾年呢？』

『啥子，沒有讀過幾年，一年也沒有讀過，只讀過兩回，看啦 讀過三回。是不是，媽呀，讀過三回了。』

『那算讀書呢，三天一回，兩天一回。你不曉得，先生，讀書要錢嘛，哪個有錢呢？又是一個女娃子。』

對了，女娃子本來是用不着讀書的，像這樣想的人大概還很多。我早就應該是曉得的，早就用不着問人家讀過書沒有。我沒有話說了。

我底路伴一路燒烟，一路儘着朝娃兒瞧，看見我不說話了，接着問：

『那末，你讀的什麼書呢？』

『我讀的百家姓；三字經讀完了——瞧你底烟都燒枯了。』

『喂，』路伴並沒有管他手里的烟，却朝着我說：『她們還讀的三字經什麼的咧。』

『當然咯。』我很自然地回答，我相信，對这里的情形已經有了些了解。

『怎麼「當然」呢？』

『你沒有上岸去；如果到城里去看過一下，就覺得是當然了。』

『那末，比如說——你講點我聽聽吧。』

『比如說，這城里恐怕連一架鐘都沒有，至少，普通人家是不興用鐘的……』

路伴搖了搖頭，表示不相信，我就告訴他這樣一樁事：

從什麼衙門出來，我獨自到一家館子里吃晚飯；不用說是一家整脚得可以的館子；不過菜單上倒有不少的名目，菜底味口很不壞，價錢又實在便宜。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記起

船上的茶房底話，這里很早就關城的；于是我問堂館什麼時候關城。

『關城麼，先生？起二更的時候。』

聽了這語，自己很有點兒慚愧：好久以來，我沒有留心到起更這回事了。起二更究竟是什麼時候呢？想也想不起來，只好更清楚地問他是幾點鐘。這時候，我看了看手上的錶，已經看不很清楚了，可是還沒有點燈。

『起二更的時候是——』堂館大概沒有防備我問到這們一句話，搔了搔腦袋，樣子還像思索一下，才轉過頭去問那掌灶的大司務：『喂，起二更是幾點鐘啊？』

大司務停了一下炒着菜的勺子，也許還睜了一下眼睛，就又轉問一個站在外頭的什麼人。那個人正也和坐在對門藥舖門口的一個女人談話。不知他把這個問題考慮過沒有，也不知轉過別人沒有，只是回答始終沒有轉來。我想問：這里不興用鐘的麼？可是在我叫堂館拿洋火來的時候，看見他並沒有拿洋火，却拿了一根紙煤子到灶頭上點燃了，又不直接送給我，倒順便地 *Xrude* 一吹，去點燃了那吊柱頭上的沒有罩子的洋油燈；又 *Xrude* 一吹，點燃了那吊在常中的草帽子燈——我把問話又吞轉去了。

『他媽，——』我底話剛要說完，路伴忽然把籤子朝盤子里一丟，發起皮氣來了。原來他好容易打成了一個泡子，却上不到斗上去，一上又掉了，一上又掉了。『你瞧，缺德不缺德，風門眼一平的，管不住泡子，怎麼上得穩呢？』

他把另外一根槍拿起來一看，也一樣。我彷彿也記得那叫做風門眼的地方，應該有突起一道圈，泡子底尖的那一頭安上正好管住似的；現在的却一展平陽。川省雖說是出烟的地方，對於烟斗却像很欠研究。

正在路伴發慄的時候，娃兒却從容不迫地對他說：

「人笨扯到刀鈍，是你自己不會上嘛。」

「那末，」我說，「娃兒，你幫他上上好麼？」

她把掉在盤子里的泡子檢起來看了，擺頭說：

「這泡子我也不會上，燒得比灰還不如了嘛。」

「好，請你燒吧，我們實在不會咧。」路伴說。

「娃兒，」媽媽喊，「還不走開，多嘴多舌的。」

「我也不會燒，我……」她聽見媽媽喊，又搖了搖頭，大聲地一連說了兩個「不會燒，」樣子可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老板，」我說，「請你底娃兒幫幫忙，我們實在……」

媽媽不做聲了，她才做了一個鬼臉，拿起籤子在盒子里挖了一大陀烟，一路說，「你到背後摸一個枕頭過來，」一路把頭靠着路伴那邊躺在舖邊里了。「瞧，像這樣燒的呀，」她用兩根籤一扒一轉，一扒一轉，一大陀烟，一點也不往下滴。

一拿起籤子，就像有些酒鬼端起了酒杯一樣，話匣子完全打開了。她那彷彿專門爲擺龍門陣而生的小嘴不住地動着，一時說這，一時問那；眼睛却望着烟燈，轉也不轉一下，彷彿說話的是一個人，燒煙的是另外一個人，而且樣子像一個大人，雖說也并不完全掩住了那天真的稚氣。

她首先問我們底姓又問我從那裏來的，到那裏去的，做什麼事的。提出了這些問題之後，她說她有一個乾爹到高頭去了。她也姓王，也是從底下來的，也是來燒烟，看見她了，喜歡她，一定要她寄拜，只喊了一聲乾爹他就給了她兩塊錢，還說轉來的時候要帶東西來送她咧。

「先生，」她說，「那王乾爹在重慶，他說到重慶去的嘛，你們一定會碰見他，他蠻好認的，瘦瘦的，高個子，黑臉，仁丹鬍子。帶個信好不好，只說他底乾娃兒想他嘛，叫他快些回來；叫他帶東西來送我；不送我，我就不認他做乾爹。爲什麼要叫他乾爹呢，要是他不送東西的話。」

說着說着，泡子已經燒好了；不是一顆倒是兩顆。她把泡子在一片鐵片了上滾得長長的，兩頭尖尖的，然後側着鐵片從中一截，截斷了，拔下來，放在盤子里蠻好的兩顆泡子。

「還得上上去呵。」我不懂她爲什麼要拔下來，就心地問。

她不愧不忙地拿起一隻槍，把斗放在燈上烘了一下，又檢起一顆泡子，讓截斷的那頭也

在燈上烘了一下，朝風門眼那兒一門，沾上了。

「噫！」路伴吃驚地叫出來。我也覺得這法子妙得很，和我從前看見的上烟的法子完全不同；也就懂得斗上是平的道理。

上好了，可不給我們抽，把槍放着，拿起另外那根槍，檢起另外顆泡子，照樣烘了烘，也上上了；又放下，拿起先前那根槍：

「吃呀！」

我望了路伴，路伴望了望我，我們從心里表示了佩服，笑瞇着眼睛抽着。

她又燒，又擺着她底龍門陣。說，「從前，這里興花船，一到夜晚，江里蠻熱鬧，好多的花姐姐們搽着粉，點着胭脂，穿着蠻講究的衣服，唱戲唱曲調，拉琴子，敲碟子，停在這里的輪船上的客人，還有從城里出來的人，都到船上來玩；他們點戲，吃酒，燒烟，一玩一夜。那時候，你們不曉得，蠻好玩的。我們底生意也蠻好的，賣一塊多錢的時候都有。有好多人喜歡我，逗我玩，要我燒烟，走的時候給很多錢我。後來，一下子，看啦，還只一個月嘛，不曉得啥子講究，媽呀，是啥子講究哇，媽也不曉得，一下子革了。革了，我們底生意也不好，我也沒有給錢了，只有一個王乾爹；喂，叫你們帶個信給王乾爹，帶不帶嘛。」

兩顆泡子又燒好了。捧給路伴抽的時候，路伴說：

「你吃吧，你會吃麼？」

「我不會，我不……」她大聲地說，薄薄的嘴唇抖起來向背後挑了一下，眼睛含着笑地不知怎麼轉了一下，蠻可愛地做了一個表情，意思彷彿說：「她不准我吃的。」

路伴馬上明白，故意地說「拿來我吃，」却悄悄地推給她了。

她抽起來和我們完全不同，不枯頭，不着火，口和孔裏也不漏出一點兒烟子來；那手上的泡子就像活的一樣ZZZ地亂叫，向斗里頭亂湧，不到一息息工夫，完了。

「娃兒！」媽媽喊，「是你在吃烟吧，小心抽你。」

「啥子嘛？她連忙把槍從口里拿開，可是口里含着一口煙子，說話的聲音有點含糊，「我沒有……。」烟子哈着她，她咳嗽了。

「你沒有？我聽吃的聲音就曉得了，客人哪有吃得這們響？」

「又不是我要……人家一定要我吃，又是一丁丁口……」

我和路伴都替她討饒，媽媽不罵了，只叫不要慣了她。

一盒煙燒完了。我和路伴都像有點兒留戀。那一盒也燒了它吧，反正只兩百錢。娃兒挨了一回罵，撅着嘴，不說話了。路伴子擦着她：

「你底媽媽喜歡你麼？」

她點了點頭。

「是媽媽歡喜你些呢，還是你底爹爹……？」

「爹爹？我沒有爹爹呀，死了，早死了嘛。」

「老板，」我說，「在前艙做生的不是你底外老板麼？」

「不是的，先生，他死了兩年多了。」

「那生意是你做的吧？」

「哪里？是和我們一路租這船的人做的，」

「哦，船也不是你底麼？」

「是的就好了。我們是隻也沒有，人也沒有的嘛。」

我覺得碰見一種不愉快的談話，要趕快收場才好；如果她談出什麼悲劇性的話來了，豈不是要找一句安慰人的話也不容易麼？我不做聲，並且示意路伴也不做聲。那老板却還在那黑的幕布那里咕嚕着，好像在說她們怎樣窮，怎樣苦，現在只指望娃兒大起來，招個好女婿。她說話本來是有聲沒氣兒的，看見沒有留心聽，說到後來，就格外不帶勁兒，說到自己底喉嚨里去了。

艙里靜寂着，我們聽見外頭有雨點打在艙板上的聲音。

犯

葛琴作

一

沿着山坡走去，走去，老遠就聽見一株開滿白花的樹，孤立在藍天下面的小路邊上，再從那裏轉一個灣，路漸漸高了，黃黃泥的路，尺把來去闊，向來不生什麼草，望去像一條長長的帶，灣灣曲曲伸展到山的背脊上。

發茂弟挺着兩條小腿，跟山路賭氣似的，走得飛一樣快，實在，他真想飛過三重山去，抱住他的爸哭個痛快！不，放鴨子的爸，這個時候怕不在家；媽婦人家憐些什麼個，至多嘍起一張鰻魚嘴，似哭非哭地鎖緊了眉頭說：「孩子別哭啦，有話不好好的說嗎？」

說！跟誰說呀？就跟你媽嗎？嘿！發茂弟忽然顯出氣憤的樣子，他想這世界怕跟她總說不清了，不是他蠻好在家裏幫爸趕趕鴨子，種種菜，十四歲的孩子，已經會挑起七八斤柴去市口裏賣賣，總也不該算是吃死飯的了；還有捉起鯽婆魚來，不是誰都稱贊發茂弟的手法狠嗎？那是人家還沒有摸熟魚的皮氣，惟有發茂弟，尤其對於那快要生兒子的鰻魚娘的性格，特別熟悉，他知道那些雌頭，也像拖有大肚子的婦人們一樣的懶，一樣的怕動，常常躲在

河岸的石子縫裏，看見有人去捉牠了，常常把半個身子攢在洞縫裏，還拚命游着牠洞外的青尾巴，做出一付又蠢又傻的樣子。

「攢呀，你攢進去呀，你算瞧不見我了嗎？」

碰着眼明手快的發茂弟，喀刺一聲地給拖出來了。呵呵！一拿到家裏，爸笑了，媽忙着拿菜刀，味道兒真不差，大家又開了輩。

唉！過去的日子太像一個夢；太像一陣煙。不過落在發茂弟身上，總是隨波逐浪地渡着那些日子，真的，他從沒有打算過什麼，也從沒有怨恨過什麼，如果換到一定要傲傲的日子，還不是馬馬虎虎把小肚皮緊一緊，去家裏打一個轉又跑出來了！那像媽，整天挺出那付哭臉，噁聲嘆氣；橫又是米糶貴啦；豎又是日子過不去，沒田沒地；小人身大人口，天天像啄木鳥似的在爸面前啄着。爸是媽，都是媽的那張鰻魚嘴，啄也啄的，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啄進那陰氣沉沉的棺材舖去了。

棺材，發茂弟從來就怕見這東西，要是平常夢見一口漆黑的棺材，準會嚇出一身大汗。他想三十六行中那行不好學，偏偏要送他去學做那給死人睡的臭棺材？真叫他越想越恨，不過恨也不中，後來也就再不去想他了。

可是，在棺材舖裏的日子呀，再沒有往常那樣容易過了！莫非是「捧別人的碗，得挨別人的管」！管，那位要命的老板兼師傅，怕是天字第一號的好管手。當真叫他老板嗎？不，

率性叫他「老狼」吧，是的，他是一條可怕的老狼，那對銅鈴巨眼一突出來，就像要吃人，一射到發茂弟身上，發茂弟全身的骨頭自然而然的會發酥，人就一寸一寸的縮下去，縮到窮蠅一樣一團，他再不會動了。

「呸！養太公嗎？我的太公早死了呢！」

老板一見那樣子，氣更來了，扛起滿額的粗筋，喝聲「沒娘崽子」；或是「你的舅子」，便立時抓起他手邊的傢伙，通！好像棺材舖裏老板打徒弟，立例不許用空手，通，通，照例是一下比一下重，尺就尺，鑿柄就鑿柄，祇要手邊得到，祇要老板的手會拿得起，就是鐵做的鋼口斧頭，說不定也可以劈到你身上。總之徒弟在老板的眼睛裏，就是個該死的東西。

可是我的天哪！發茂弟還不懂得這個道理，他老躲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或是夜裏騎在床上的時候，摸着身上的傷痕，他想莫非是前世跟他結了什麼冤仇，同時一個簡單的念頭，也就在他心裏跳躍起來，跳躍得非常厲害，還不上兩個月，那念頭起碼跳了一百次，終於他跑了。可恨媽真惡心，唉唉，媽怕是「黃狗心」吧？她扮起非常兇狠的臉。差不多刀也砍不進，發茂弟從沒有見過她那種發怒的樣子，竟連口裏的牙齒也比往常更長得可怕起來。她緊咬着那長長的黃牙齒說：

「總是自己不長進呀。家裏有現成飯給你吃嗎？你想！你想！啊哎，啊哎我的天……」

鼻涕眼淚，媽在狼狽得如同一隻小鼠的發茂弟面前，號啕起來了。

「呸，」發茂弟嘔了一大跳，聳聳肩，驕地從家裏跑了出來，他在心裏說：「要是趁我剛從肚子裏爬出來的時候，就捏死了多好，現在這麼不上不下的，人可不是吊水桶呀！」

爸，不像媽，向來沒有多話說，看他的樣子，心裏準也很難過，牽着自己的手，他說：「兒呀，不是做爹娘的人，不知道疼自己的肉呀，不過，怪也難怪你。」

一路上，爸的手老是抖着，說話的時候，眼睛儘瞜着別的地方。發茂弟低了頭，覺得爸的聲音，很像躲在雪窠裏的老鴉叫。

快近棺材舖的街路上，爸呆呆地停下脚步，摸摸發茂弟的頭。發茂弟覺着心裏一酸，立時有股熱熱的東西，將從鼻子什麼地方衝出來，可是他極力忍住，並決然地轉過他的頭，接連點了幾下，表示他一切都知道了。不過忠厚的爸，還不放心似的，猛地又牽住他的手說：「好，你去吧，好好地，等爸的鴨子賣了給你……」

爸的聲音忽然哽硬着，好像從喉嚨裏拖出一條彎曲粗硬的鉛絲，拖到最後一段，差不多費了更大的氣力。發茂弟聳聳肩，沉悶地打了個寒噤。

爸呀！一想起爸的那樣子，發茂弟逃的念頭便立時消散了。從此，也可說是完全爲了爸，發茂弟已經對自己發過誓，死也得拚命幹下去，決計不再叫他的爸爲了他擔心事，至于餅，竟也不必買來，賣鴨子的錢，還是買塊肥肉油油你爸的腸吧。他很懂事，他想爸比自

己更苦得多，爸的年紀一年年老了。再下去鴨子也放不動了。可是爸也不用愁，那個時候你的發茂兒也成人了，他是一個有本事的木匠了，木匠不一定專做棺材呀，世界上沒有木匠還成世界嗎？所以也別愁兒子養你不活啊！

這麼一轉念，發茂弟什麼事都能夠忍着接受，有時當老板的狠性發作起來了，他也不像先前那樣畏縮，嚇得魂靈也出竅的樣子，他咬緊牙齒，抱住自己的胸，身子挺直着，且在肚子裏說！

「儘你打，儘你打個夠吧，這身子可不能算是你的，不是嗎？誰都知道是我的爸給我生的呀！」

發茂弟終於變了，見了老板以下的人也敢說說笑笑，他覺得自己並沒有比別人少一個鼻子，或是一隻眼睛，他很當自己是一個人，而且他期望着五年學徒期滿之後，做一個更有用的人。

日子又平靜地流去，一天一天，發茂弟抱着一種超過十四歲孩子的堅忍精神，在長而遠的人生大道上走着，他知道總有這麼一天會走到他要到的地方。

那知道，可說連鬼也不知道，忽然從青青的天空裏，落下這麼一個巨大的霹靂，劈得他幾乎再透不轉氣來，幾乎再不知要怎樣的做人了。

老板瘋了嗎？噠，什麼事呀，他？照例老板要打他的時候，必定先抓住他一個錯頭，那

怕錯頭小到僅僅是爲了偶而脫落了鑿柄，那麼也可說是他的不小心，這次可屁的錯頭也沒給他拾住，而且來勢洶洶的活像起了殺心，不簡直是發了瘋嗎？

逆來順受，發茂弟姑且昂然地抱着胸，等候着一個不可避免的狂風暴來到。可是在他那剛毅的眼球上，却閃出一種寒冷的光芒，一種不可任意欺負的倔強光劍。這在正怒得如同烈火的老板，當然沒有心思去注意了，他搖着兩通桌子，便擎起一根粗粗的木棍，連聲帶吼地撲到發茂弟面前。

「你這小賊，偷老子的，偷老子的錢啊，你這，你這！」

「什麼？」

發茂弟退到一口正在成圈的棺材旁邊，一手擋住那空裏落下來的木棍，並坦然地直視着他的老板。

「什麼呀，死人肚裏該有魂，倒反問起老子來？」

老板突出銅鈴眼，逼視着他約摸二秒鐘，他已斷定發茂弟那配合在黝黑長臉上的，一雙動盪發光的大圓眼，確確實實是一付賊相，而且還是相當有經驗的賊相，他知道有經驗的賊偷，才有那種毫不懼怕，若無其事的神氣，這不過是一種下作的狡猾掩飾。

「該死的東西！」老板那費黃色的臉肉上，猛地激起了一度可怕的抽搐，用平生的氣力，舉起他手裏的木棍，像一下就要結果了他。不過老板在自己的盛怒之下，還痛責着自己

的「該死，」——怎麼一個精明聞世已二十多載的老板，會這樣的粗心失眠！雖然他也曾暗地雇了人，砍伐過城隍山上的松木，已不止三次之多，而事後竟一點形跡也不露。可說對於這門道理，他是最那個也沒有了。不過今天的發現，還不能不歸功于自己的精明，而且在那個什麼人都不容易留意的，公開密秘場所，還尋出了全數的贓物。

「噫，喊證在這裏，現在看你還有臉裝腔嗎？」

老板嚇地又從腰袋裏，摸出一個破布包包的東西，得意地舉到發茂弟眼上，「哼！」接着便把那破布小包，在發茂弟的左眼角上運擊了幾下。哦——這時候，發茂弟才明白那破布包裹，大約包的是幾塊大洋錢，他莫名其妙地睜大了眼睛，像猛地看見一套「栽瓜殺人」的大把戲，心裏又怕又奇，不過當他覺得這套把戲，到底不是玩着耍的時候。他非常的着急了，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是的，該就在這個緊要的時候說。唉！真作怪，說話的口，非但不聽他的令，而且連從未有過的口吃毛病，也作怪地同時來了。

什麼鬼迷住了你嗎？發茂弟緊咬了牙齒，恨恨地擰着自己的腿，重新挺直他的胸，似乎這麼一來，人已稍稍清醒點了，終於大胆地哄着他的老板，抱着他挺直的胸說：

「剛才可就是爲的這個嗎？這個，我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並把他冷冷的眼光向擠立在舖子外的觀衆們掃了一轉，再摸着他左眼角上剛才新暴起的一個紫血塊，顯出不服的樣子。

沉默，那霎時間的沉默中，老板心裏雖也大跑馬似的奔過許多糗糊人影，他看見前幾天爲了預支工錢跟他口角的金榮麻子，也看見天天在他脚頭的那個吊眼妍婦；又看見……總之發茂弟的那般一貫大膽無畏的神氣，不能不叫老板的暗暗地「吃癩」，總說富官也祇有一顆，你能硬叫他「不賴嗎」？因此，他又後悔自己的一「發作」，還過于早了些，不過當他第二來再捧起那醬黃色的臉肉時，他顯得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了。他的爲人就是這麼乾而脆的，「不做，二不休」，何況還是對於個把該死的小東西——徒弟，煩了心計，也徒然可惜。所以他把一陣冷笑，猛地鎖住自己搖動的心。

「那麼，是我冤枉你了？你該去伸冤呀！」

發茂弟轟地一個跄跟，幾乎跌倒在地上。那是老板破例用赤手打了他一下耳光。

「噫！你捧着臉幹嗎？是的，我也知道你再沒有臉見人了。」

哦！發茂弟剛從一陣劇烈的哄笑聲裏，站直他的身子，又來了一個向後的跄跟，這次可真跌倒在地上了，眼前昏黑得可怕：什麼房子；什麼鋸子斧頭；什麼房子上的七門八窗；以及老板那突出在醬黃色臉肉上的銅鈴巨眼；甚至那剛才哄笑時，全身肥肉都在塊塊抖動的，隔壁染坊店裏的大塊頭，……都像同時吃着了一個開花炸彈，猛地冲上了半天，又紛紛地跌落在他身上，壓得他氣也透不轉。也不知道自己的鼻子已經在流血，自己已經在號哭。只覺得有一陣陣的什麼風，夾着老板的吼聲在耳朵邊叫嘯着。

「嘿！看不出你竟有這手本事呀！……你不怕犯法嗎？……什麼，你還要裝腔害我嗎？……唉！我也不作這個孽了！將來自有收拾你的人，……記着！自有收拾你的人！……哭！我這裏不是孤墳頭呀！我這道你已經那個了呢？還好，還好！……滾吧，……快……不過你記着，將來自有人收拾你的人！」

哦——發茂弟不知什麼時候，捧着腫脹的腦壳，從老板手裏的木棍下面溜了出來，也不知溜上了多少路，他才沒有號哭。

現在發茂弟越想越氣，打了這小事，給攆出也在其次，偷，偷可不能承認，你不是「夜裏偷瓜儘揀軟的捏」嗎，人不能窮，人也不能軟，窮了軟了麼？那就，那就，所以發茂弟除了那個銅鈴眼的老板之外，似乎還恨着別的什麼，可是媽嗎？不——他想了想搖搖他的頭；爸嗎？發茂弟趕忙打一下自己的嘴巴，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人，他從沒有害過什麼人。那麼——他眨起眼睛想了好久，可是總想不出，他恨恨地跺着腳，面前又可怕地閃出兩隻銅鈴般的巨眼，一閃一閃地逼視着他，這回他可一點也不怕他了，他也怒着自己的眼睛，約摸炯炯地對射了一分鐘，他撲地對着山路邊上的，一叢開得正盛的滿山紅，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轉過頭去，伸長了頸子，瞧着遠遠的一方天，他叫喊着：

「天上的太陽做證，現在，給你賭過咒來。」

於是聲音更放大了，似乎要喊得給一叢樹林擋住的那條街鎮也聽到。

「誰偷了你的錢麼，誰就馬上翻棺材！可是，」

可是的什麼呀，發茂弟眼睛一眨，舉起拳頭在空中揮了一個圈，他那黝黑的臉色上，立時透出勝利的油光，當然冤枉他的人，也得馬上翻棺材！

這麼一來，他心裏已經鬆了許多，輕飄飄的挺着兩條小腳，繼續在山路上飛似的走着。

二

「喂！不是發茂哥嗎？」

那個呀？好像聲音兒非常熟。發茂弟豎起耳朵，在剛才打轉的山路上扔住脚步，留心向四面一望，人可看不見，只見綠森森的冲天大毛竹，鋪展在滿坑滿谷滿山背，差不多很少有地方可以瞧見拳頭大的這麼一角天，陽光偶而透進竹林裏，看它也站不住腳，竄來竄去，給那綠感似的細枝密葉，搓成粉碎的一點點，一絲絲，一會兒，一絲一點也不見了。嶺下個陰沉沉的毛竹山，不時發出沙沙的喊聲，好像非常氣悶地喘息着！

發茂弟不禁呆了一下，頭頂的竹枝上，驀地撲起一隻褐色的大野鷹，長嘯了一聲，拍拍地穿出竹林外去了。哦！發茂弟深深地打了個寒噤，這時候，好像全林子都過了個不安的檢動，並從那擾動的搖撼中，似乎又在半空裏撒下一大把細細的砂石。發茂弟拚命的向前奔着，可是奔不快，虛像有東西絆着他的腳，便又猛地站住，攀着一株粗壯的「竹娘」，他爬

上了高高的岩石，再向四面巡看一轉，他急想找出那個叫他的人，於是大着嗓子喊，聲音有點兒抖。

「喂！叫我的人不跑出來麼？是人還是鬼吓？」

「喔呵！小泥鳅吓。」

咄！發茂弟不防岩石背後躲着那個人！猛地又噉了一跳，差些兒從岩石上翻落下來，他立時虎起了臉，心裏委實有點火。

可是小泥鳅一點也沒有覺得，他瞧着發茂弟抱住毛竹，從空裏落下來時，就看出他的手法還欠靈活，而且對於那種抖抖顫顫的樣子，認為非常可笑。

「呵！你的膽還是那麼小？」

等發茂弟落到地上，他馬上嗅嗅鼻子，用他那種永不會改變的像女孩子的尖聲說，同時做出一付極醜的怪臉，嘻嘻地笑起來。

「又不靠膽子吃飯！」

發茂弟還是很不高興地瞥了他一眼。

「吓！我看你剛才一隻老鷹飛起，你就怕了，老鷹也用得着怕嗎？這山裏還有野豬呢，我可什麼都不怕，便是「獨口野豬」我也有法子對付它，不過，「獨口野豬」是挺壞的壞蛋，壞的是它見了人不怕。這種「獨口」的，你怕還沒有看過吧？吓！我聽你剛才跑上崗子的脚步

聲，我已知道你心裏很着了慌，你到底慌的什麼吓？我想馬上叫住你並叫你不要怕，可是一想，我率性要試試你的膽子了，膽子全靠嚇了才會大，真的，假如你嚇了這麼三十次，包你是一個大膽子的人了。」

小泥鰍越說越高興，非常興奮地一邊儘嗅着他的鼻子，他那種不論說話，或是不說話時，總要無端的嗅着鼻子，而且又是個老鴉嘴般的尖瘦鼻子，發茂弟認爲是非常討厭的死相！不過對於小泥鰍的許多話語，倒也覺得新奇有趣，立時便點了幾下頭，再不像先前那樣生氣了。

「那麼你一個人躲在這裏，是專門想法對付『獨口野豬』了？」

「嘻嘻——」

小泥鰍又是一陣尖聲的傻笑，又做出一個怪臉，表示否認他的專門對付「獨口」。反剪着兩手，很小心的向後面高山脊上觀望一下，接着便關心地說：

「現在老板逗打你嗎？我想你真寫意，我常常在想，你們在街面上住慣了，恐怕有人叫你們去騰雲一定也不高興了！形形色色，見得多，聽得多，是吧，我想什麼地方都沒有街上寫意啦！」

他瞧瞧發茂弟新剃光的和尚頭，與那件不見袖釘的藍短衫顯出不勝羨慕的樣子，又用力嗅嗅鼻子，似乎要從發茂弟身上，嗅飽那寫意的街鎮氣味。

可是發茂弟却馬上睜大眼睛，對準那個嗅也嗅的光鼻子，猛地呸了一口氣，憤然地走開了，不說一句話。

簡直滾他爸的瞎子蛋，他，小泥鳅也配笑笑人了？他下意識的摸摸自己腫腫的和尚頭，再摸摸眼角上紫血魂，哼！他明明故意在尋人家的開心呀！給他爸的相個面，總有這麼一天到老子的手！吓——發茂弟忽然挺一挺他圓眼上的黑濃眉，一點報復的火氣，立時飛到他心裏開始燃燒了。他一起想起小泥鳅剛才反剪着兩手，窺望山脊的鬼樣子；再瞧瞧那新透在黃沙土外的，一羣黑黝黝的春筍尖頂，那報復的火氣，立時從心裏燒到他臉上，他怒看臉，喝聲「不要臉的！」便一口氣衝到小泥鳅面前。這時候，他要破壞一個什麼，來洩出他心裏的氣憤，來填平他心裏的一道深的傷痕！至於小泥鳅的對他究有多少不友之處，可已不放在心上。

小泥鳅把頭向頸子裏一縮，似乎明白了他的來意，露出幾個大的黃板牙，驚吼一聲，提起重重的篋簍，向林子深處飛似的奔着。

這還能放手嗎？天大的敵人就是他小泥鳅，發茂弟搖一搖身子，也毫不遲疑地趕了上去。他直視着小泥鳅的背影，活像一盞在風口裏飄搖的紙亮燈籠，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

「喀刺」

終於像拖出石洞裏的腳婆娘，發茂弟一把將小泥鳅扔倒了。

「哼！我要睇，睇你篋裏藏着的什麼寶貝，吓！——別裝你的腔吧，我要捉你到禁山會去，禁山會，我知道禁山會會給你個痛快，你是害人的壞蛋，你道我還不知道嗎？」

在一個山坡的斜面上，發茂弟一脚跪在小泥鰍的肚子上，揪住小泥鰍的胸襟，用力拖着，搖着他；另一隻腳踢着他；最後把光光的和尚頭頂住他的胸，換出那胸襟上的手，拍的給了他一巴掌。

「快跟我到禁山會去吓！」

活像小貓捉到大老鼠，顯出沒有擺佈的樣子。不知怎麼一來，倒是發茂弟先哭了出來。

小泥鰍眨着白白的眼睛，像一隻落水鼠般的突出了眼珠，他不哭，只是死命拉住他重重的箱篋，他相信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發茂弟，沒有這麼大的口會把他吞下去。

真的，他們約摸又相持了五分鐘，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

發茂弟一路機械地走着，心裏什麼都沒有了，好像正在走路的人，完全不是他自己，那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船兒，給狂風吹毀了舵，吹失了方面，迷迷惘惘，在海天一色的水浪上飄着蕩着。

不過當他翻過山嶺，走上了進村的大路，他猛地驚了一跳，唉！「我到底往那裏去呀？」等他忽然聽到從山谷間，傳來自己的回聲猛地又驚了一跳，覺得全身却冷了一下，他

斷定自己在發昏了，心里非常的亂，他想起許多許多從沒有想過的念頭，終於又看見了小泥獸那搖幌的灰白背影，喂！他立時懷傷地搓搓手，實在的，自己有什麼本領配打他？他什麼都不怕，他有銅的皮，鉄的骨，水裏火裏都去得，他是個小怪物。沒有他這個小怪物，也早就沒有了他的瞎子爸。哦！「小泥獸呀！」他驀地狂叫了一聲，莫明其妙地落下兩行淚水。

最可惡的，是村中心的那株白菜樹，已經也清清楚楚的望見了，依舊是這麼高，這麼大，這麼一柄大傘似的撐在村子上，只是去的時候，還剛剛抽嫩芽，而今已穿上一套綠色的新衣了。那下面就有他的家，不，他不承認那裏有他的家，他是一條連尾巴也沒有的狗，早給人家房子裏主人趕出來了！

一條連尾巴也沒有的狗，唉唉，發茂弟驟然身子一軟，眼前可什麼都瞧不見了！傘似撐着的白菜樹；幾堵黃黃泥牆的小村莊；田畝；大路；跟着大路流去的，那穿村而過的淙淙澗水河，都在一陣混亂的搖旋中，旋出天的外面去了，而展開在他眼前的，依舊是海天一色的波波浪浪。他担心着那隻失去了舵的船，可是他並不希望有人去救，是的，最好快一點兒沉下去。

三

村上，太陽又落山了。

當落山後的太陽，從遠山脊上攝回它最後的一抹餘光，那淡灰色的黃昏布幕，立時從天空裏飄下來，遠處的山林，便也漸漸地顯出模糊的輪廓，同時給着地飛起的白色暮霧纏繞着這裏到那裏，好像整個的山林，抬在空中微微浮動。

發茂弟抱石胸，靠在自己的泥牆上，舉起蒼茫的眼光向四面望望，覺得什麼都變幻得太可怕，就是那整天奔放的河流，這時也怪樣畏縮，壓着和生怕別人聽見的嗚咽泣聲，悄悄地爬出村去，活像一條受傷的灰色長蛇，樣子非常狼狽。

發茂弟默然許久，什麼可怕的念頭都來到他心上，忽然鼻尖一酸，兩泡酸熱的淚水，立時包住他烏黑的眼球，展在他面前的一切，更顯出模糊的怪狀，他固執地直着身子，讓那已經湧起的淚水，沿着黑的臉頰淌下來，淌到嘴角邊，淚水轉了一個灣，接着又有湧起的淚水，跟着右原路淌下來，好像再世也淌不完。

他回來已經三天了，可是到家的第二天，媽就出去幫了人，媽變得非常奇怪，她展開了幾百年都鎖緊的眉頭，喜洋洋的一張臉，用響亮的聲音跟爸說：

「你家爸，王家嫂嫂已跟我說好了，她本家三媳婦剛生了小的，要添個人洗洗什麼，帶便弄點子小菜，一塊錢一個月啦！」

媽說到一塊錢的時候聲音特別有力，同時眼睛裏也射出絲絲的光芒，——好像頓時年輕了十多歲，向爸臉上插了這麼三掃，當然是在徵求爸的同意了。發茂弟趕忙注意他爸，爸可

什麼話也沒有，祇隨便地「唔」了一聲，即將眼睛瞧着地，他又沉默了。

媽的眼光忽然又掃到發茂弟臉上，發茂弟不覺身子一震，即忙舉着他爸，也把眼睛瞧在地上。他看見地上有兩隻眼睛，他認識那可怕的眼睛，「噯！」他嘆了一口氣，心頭怪沉重。他假使媽要借題發揮來責備他什麼，他準備一百個不開口對付她。

可是媽呀，竟連舖子兩個字也沒提着，意外抓住發茂弟的手，並向他拋出一個無聲的笑。

「吓，你在想什麼？替你的媽担心事？傻孩子，媽是去賺錢的呀！你看，這箱裏還有雙新鞋，是你的，做了正想叫爸送給你，可是你已經回來了，不過，那也好，——」

媽說到這裏略一頓，好像已經知道她兒子的心事，急忙把要說的話語勒住，一會兒驀地緊一下她握住的那隻手。

「真是的，日子過得多快吓，發茂兒又見高了，也大人皮氣起來了，你看，正是箱樣透的時候呢！」

發茂弟依舊沒有抬起他的頭，不過他斷定媽的眼光，這時已經離開自己，得意地送到爸臉上去了，趁這機會並脫出了那隻被握住的手，覺得全身都輕了一下。他要用心聽爸說話，他想爸這次總該有話說了。爸近來那種更不大說話的皮氣，他覺得非常奇怪，但仔細一想，却又非常的難過。

可是固執的爸，到底還沒有說話，祇是他坐的那張竹椅，吱地叫了一聲，雖是叫得那麼輕，發茂弟可已覺得爸的眼光，至少跟媽的匯合了一次，接着兩個人的眼光，同時又流到自己背上，左一瞧，右一望，從頭上到腳跟，從腳跟又回到頭上，好像兩位出征多年歸來的大將軍，懷着困憊，痛苦，與最後勝利的複雜心情，正撫摸他們一件一件的戰利品，結果，那一切長期的困憊與痛苦，完全消失在勝利的微微一笑中。

呵，他們準在笑了。他想爸的笑容，準是那麼大方，到底是男人呵。不像媽，眼梢生來就向下掛到，笑的時候也至多把眼梢邊的老皮一縐，再把嘴一抿，生怕不這麼一抿，嘴裏的黃牙齒會掉下來。

發茂弟突然轉過他的頭，他想趁爸的不備，驀地捉住他那大方的笑臉重溫一下。並證明他的猜想是一點也沒有錯。

可是，可是，吓，發茂弟猛地吐出一口氣，做了很大的虛心事般的臉上火樣地熱着。再瞧他的爸，爸這時才笑的抬起他的頭來，好像跟誰生了氣似的，就把那生氣的眼睛，向發茂弟盯了一下，冲着他便嘆了一口長長的氣。這樣，似乎還不夠發洩，再發出粗嘎的聲音，向正在補衣服的媽硬硬地說，

「還補它做什麼呢？破的不一樣穿嗎？」

「快了！」媽一針抽去，順了線頭的方向，鼓着爸將嘴一抿。

這一下，發茂弟可完全沒有看見。他的腿像生了根，覺得一身都沒有擺佈，他覺得爸完全變了，爸的變，使他生氣，但也使他可怕。他運想到媽的這一去，決不是好去，他斷定媽這一去，也許再不會回來。非但媽不回來，就是這已經變了的，忠厚一世的爸，也有這麼一天會跑去——大概是跑「大邊」去，再不想量他的家，與家裏一個孤另另的發茂兒！唉！

「爸！你太辛苦了，鴨子我也可以趕，你還是在家裏歇個。」

當爸又要去放鴨子的時候，發茂弟大膽搶住爸手裏的趕鴨棒，向爸奮勇地提議。

「唔！」爸唔了一聲，可是不就鬆開他的棒，停了好一回，他才繃緊着臉說：

「還是我去吧，家裏也坐不住。」

爸回來吃飯了，那張還是繃緊的臉，好像都沒有鬆動一下過。

可是發茂弟誠心要討爸的好，不但是討好，並且要爸注意他，他已經是怎樣的一個孩

子，不是沒出息的孩子，不要隨便拋棄這孩子，那是全功盡棄的。

「爸，你的鴨子太瘦了，鴨子也難養呀！」

「噫！」

「可惜我們沒有本錢，不然養頭牛多好，替人家耕耕田，自己吃得他的，還可賺半塊錢

一天啦！」

「噫！」

「不担心事，不是比該田的還保穩？」

「噯！」

歐得總算很入港，發茂弟暗暗高興，他不肯隨便結束這談話，便又奮勇地說：

「爸，我還是照舊去砍柴不化本！」

他眨起他討賞的眼光望着爸。「乖孩子！」他料定那紫厚的嘴唇上，將要拋出一聲什

麼。

可是爸立刻將臉一沉，似乎立刻又小氣了。爸簡直太會生氣，好像一隻不容易耍的貓。

「柴！」

發茂弟猛地一怔，想不到爸會生氣的那個樣，不但珠紅了，連頭額上筋又扛起了。

「柴到什麼地方去砍呀？這裏禁山會的人比老虎還兇惡！砍！差不多砍兩條腿子去賣

賣！」

哦！爸的變已變定的了，發茂無可如何地咬一下牙齒。

所以一當出去放鴨子，撇下他一個人在家裏的時候，他就莫明其妙的担心，害怕。連整

個的屋子——不，那是黑洞洞的一塚孤墓。也使他可怕，好像裏面有什麼鬼怪要捉他，吃

他，不得不躲在門外，十分疲倦的時候，他靠着泥牆。

現在，他的爸還沒有回來，一切恐怖的念頭，都結成了眼淚的綫索，在他的臉上淌有淌

着。

黃昏的微風，吹來了山林間的濕土氣息，也吹來了人家燒飯的米香，與成羣結隊的疲倦的鳥，這一切，都叫發茂弟心焦，他無可奈何跑到屋後的白葉樹下，拭乾眼淚，眺望着田野的那邊。

噢~~~~噓，噢~~~~噓！」

哦！爸，爸回來了。發茂弟全身一聳，一下箭似的穿過田野。聽着暮色蔭茫中的爸，好像一匹骨瘦的老馬，縛着破芭蕉的趕鴨棒，便是脫了毛的馬尾巴。尾巴在空裏揮來揮去，那羣鴨，就像一羣討厭的蒼蠅在地上逗來逗去，一下，逗的逗散了，一下，又喧喧嚷嚷的撞在一塊兒。你踏我，我踏你，有時一陣都前去了，落下孤另另一隻，只管逍遙自在的蹣跚。

「我臊你的媽媽，噢~~~~噢噓！」

爸不耐煩，只是罵着，爸的眼睛，像兩個深深的黑洞，近來的眼眶骨，高得格外可怕。

發茂弟忽然覺得這羣蛆包子在搗他爸的蛋，固意捉弄他爸，簡直是欺侮他爸，他生氣了。冲到爸面前，憤然地說：

「爸，你先回去歇息個，這裏我趕去！」

發茂弟揚起竿子，亢奮得幾乎用震撼天地的巨聲吼喊，「誰敢欺侮我的爸！」接着一個新的念頭飛快地來到他的心頭：他無論如何要幫助他爸，他不忍忠厚一世的爸，變到什麼「天

邊」去，受人家的欺侮。他要媽也回來，他需要他的媽與爸，還需要着一個原來樣子的家。夜來到村上，濃重的黑暗吞下了一切。

發茂弟躺在牀上，暗暗想着：想到爸的那羣儘不肥胖的儂鴨，這些蛆包子，率性癩死了到也省得指望了；又想到爸的黑洞眼睛，以至於爸本來那嚇死人的，三海碗一頓，少一口也不行的飯量，忽然喝起照見人臉野菜麵湯——一點兒勁也沒有，真是撒一泡水就完了的東西，那裏擋得住什麼？而且爸還担心自己的兒子吃不飽，他說再過一個時候，等鴨子大了就不大要緊了。

哼！發茂弟覺得這話，爸明明是在騙人。不是嗎？兩天湯一喝，他自己先就瘦了一壳。養了大半年的鴨子，還養不出一個名目，再等鴨子長大了差不多也可以那個了。哼！哼！發茂弟連哼了幾哼，也就默默地睡着了。

「喔呵！」不知怎麼一來，發茂弟忽然夢見了銅皮鐵骨，小泥鰍。他高興得說也說不出，便一把抱住了他。

「吓！來捉我到禁山會去了？」

小泥鰍倔強地掙扎，露出他巨大的黃牙齒。

「不，不，那些都是狗屁！你真個要這麼認真？唉！你打我吧。什麼地方由你挑，耳光也好，好！還是打我的耳光吧，這樣，大家沒輸贏！……」

蒼葛地驚醒了。抽開他被抱得緊緊的脚，踢踢發茂弟。

「發，發，你在做什麼？」

發茂弟似在回答他，只是他講的話，蒼一句也弄不明白。

四

第二天一早，發茂弟真的把小泥鰍找了。

那是在澗水河邊上，太陽還沒有出山。小鳥兒怪會唱，在空曠來來去去。風很軟，不冷也不暖，像薄綢一般的東西。好天氣，桃花快謝了，那奔放着的河流上，不時飄過一瓣一瓣的落花，像村姑娘們的臉，一下，給清清的水流帶出村外去了。

發茂弟蹲在河岸上，想捉住那水上的花瓣，一邊不好意思地跟小泥鰍說：

「喂，小泥鰍，那天我不知怎的會打了你，你還記在心裏吧？」

「哦，那個嗎？」

小泥鰍嗅嗅鼻子，忽然拾起一個石子，「通」的擲在河心裏，露出幾個大大的黃板牙，注視着水上劇起的波紋，隨便地說：

「我還沒有想過哩，大概總不會記在心裏了。」

於是發茂弟一把抱住了他，像做夢的時候一樣。

幾天後，發茂弟一聳一聳的跟小泥鰍走，他們要到一個地方去。那小泥鰍老去的地方。小泥鰍一路嘍嘍的笑，他蠻不在乎地歷述自己的故事，說到得意的地方，他不笑，嗅嗅鼻子馬上這麼說：

「只可惜我爹的眼睛瞎了，我們起先也養過牛種過田啦！」

「可不是」，這話發茂弟很相信，他馬上伸出一個中指，送到小泥鰍的光鼻子跟前連扇了幾屈，他說：

「有一頭牛，祇要有一頭牛，假如我的媽會生一頭牛多好！」

「咄，那裏人會生牛呢？」

「是呀，就是她不會生才不好呀！」

這天夜晚，發茂弟家裏破例的點了一盞燈。雖是螢火般大的一盞菜油燈，在發茂弟已足夠其光亮了。他得意地瞧門外，覺得那些地，才真是黑暗的坟墓，全世界是一個黑暗的大坟墓，惟有他小小的這個家，才是別出的光明天地。

他鋼哪鋼哪洗一陣碗，趕忙又跳出來抹抹桌子。喔呵！剛定一下神，看那桌面上忽然高低低突起一重山，並在那綠絨般的密竹深處，又看見了透出黃沙土外的，一片黑黝黝的活寶貝。吓！一見那許多數不清的活寶貝，發茂弟倒反沒有注意了。

「快！你的手不要抖吓！」

攢山鼠般的小泥鰍，十分正經。他低頭挖土的時候，差不多氣也不大透，一直到貨色成交之後，才換回原來的相，那對突出得非常可怕的大眼睛，也平進了許多。

「好了，你不會告訴你爸吧？我想一定別讓他知道，說不定他會打你的。」

打？發茂弟猛地一跳，趕忙抓住那塊抹布，又用力在桌子上抹了不知多少抹，抹到桌子在吱吱的向他叫，饒着看桌上的一切都抹平了，才放心地吐一口氣，接着滿滿裝一斗烟，霍地送到爸面前。

「爸，吸筒烟養養神，」

「唔！」

爸臉上的竊痕裏，透出一絲甜意的笑。居然吸了一口，也就合上眼睛在養神了。可是他爲什麼又要嘆氣啊？發茂弟即堵起了嘴，他想這樣豈能滿足的話，爸實在也太那個了。

爸凝視着前面的發茂弟，好像要問什麼，但似乎又不好意思，遲疑了好久，終于把眼光移到紅紅的烟斗上之後，他才硬硬地說：

「你去的時候媽在做什麼呀？」

哦，原來爸的嘆氣還是爲了這個，發茂弟安心地吐出一口氣。可是媽在做什麼呀？他木然地呆了一下，嚶——

「媽嗎？媽好像在燒什麼菜。」

說着，他的臉也紅了起來。幸好爸的烟斗裏在吱吱地叫，叫了一陣子，驀地噴起一口烟，飄散的烟霧遮住了發茂弟的臉。

「那麼，她還跟你說什麼呢？」

這下，可把發茂弟窘住了。而且爸的眼光也從已經不叫了的烟斗上，移到發茂弟臉上。發茂弟退到牆上，他靠着，背上透出一層汗，臉有點兒青。他覺得有東西封了他的口，他用好大的力氣把它張開來，可是一下又貼攏了。到底是什麼鳥嘴吓？要不是爸在看住他，他準會打歪那張口，問它下次要不要倔強了？

「沒有說什麼嗎？」

爸顯着失望的樣子。

「媽說，媽說要回來呢！」

好容易爭服那張作怪的口，不過他自己也不知道說的什麼。

「回來？」

爸愕然，將烟桿重重地敲着地。

發茂弟這時才明白自己已經說了些什麼，他很後悔，摸着頭，用小到幾乎祇有自己聽得的小聲說：

「說不定要回來看我們呀！」

可是色已聽到，他默然了。

又是一個夜晚來到了人間。

發茂弟在離村五七里地的深山間狂奔着，像一隻被獵犬追趕的小兔兒，抖得全身都是毛。他疑心自己在做夢，但願這突來的惡夢快一點兒醒。

「喔呵，再往那裏跑呀？」

當他奔出黑深深的大林子，他惶惶地極目一望，對着幾顆遙遠的疏星，哀告什麼地用發抖的聲音說。可是星星們祇向他睜了幾卜白眼，表示沒有力量管人間的閒事，幹忙跳進白色的雲片裏。

哦哦，發茂弟只得在高峻的削壁上徘徊着，東一望，西一望，完了，完了，可不是什麼路都斷了！往那裏跑呀？

充滿着月光的大地，像一個碧清的海，站在削壁上的他，就像兀立在孤力無援的荒島上，可不是什麼路都斷了？誰說，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小況鯨這個小忘八！

林子裏猛地飄出一陣風，像剛才追趕他的人已經趕到了，喘着那狂怒的急氣。呵！發茂弟猛地打了個寒噤，他的心已經不跳了，也許已經爆破了？也許在爆破之後，又變成堅硬的硬塊了。

哦——他木然地抱着胸，忘記他自己還在抖，他覺得地在震動，整個的山在浮起來，因此脚下的削壁在岌岌地搖，倒了，要倒了，他不敢打量那削壁的山谷有多少深，總之深得瞧不見底。他睜着圓圓的眼睛，只是死死的盯住遠處的天，可是天也沒有花頭，于是他想哭，可又哭不出，媽媽的，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他伸出一個拳頭向天上擊去，不，伸到半路又縮了回來。到底還是小泥鳅的話太古怪。他說人們走的路，都是老天給造的，老天很有義氣，它非但不斷那自己造給人走的路，而且，而且，時候一到，天還會「開眼」，哼！「天開眼」嗎？小泥鳅嚴肅到什麼似的，本來突出的大眼珠差不離就要掛下來，猛把兩手向左右一分，表示「天開眼」就是這付樣相開法的。

「哼！天開眼嗎？總在有月亮的夜裏，碰！嘿，嘿，嘿，……天上的門開了。一個黑深深的洞，洞，黑深深的，可是你別慌，等到那洞裏射出金光，那就搶快跑上去。喂，發茂弟，你喜歡金元寶還是銀元寶？」

咄！滾你的瞎子爸，現在發茂弟再不相信小泥鳅的話，這花菓山上一個筋斗打翻下來的小畜牲，糊說八道！他蓄一口唾吐，滿想對準他尖小的鼻子吐上去，可是回頭一看，小泥鳅依舊還沒有來，只見自己怪長的黑影，可憐地躺在削壁上。

哦！原來什麼都不可靠，什麼人都不能幫助他，簡直什麼人都在忍心陷害他。早知今日麼？唉！

這時月光給什麼東西擋住了，天地間驟然一個大昏黑，在這驟然的一昏黑間，雲裏霧裏地，什麼都不容易辨出。只聽得夜間的山風，像驅過一隻一隻的猛獸，在山林間狂奔怒吼。過後，聽那已經跑遠去的風，再遞來尖銳的餘音，間來着一聲兩聲的夜鳥嘯叫，那就更可怕，活像有什麼鬼魂在哀哀的號哭！

哦！發茂第一個踉蹌，幾乎從削壁上撲的倒了下去，他亢奮地撐着身子，等他好不容易辨出脚下的路徑，想要離削壁的時候，一個人的怒喊，立時喝住了他。

「你奶奶的！」

「啊唷！」一秒鐘之後，發茂弟痲痺地狂叫一聲。

五

夜去了。從夜的黑嘴裏，吐出一個陰霾的早晨。

早晨的山林，像還沒有睡夠，掀起它白色的帳幔，祇伸一伸腰，復又躲進去尋它的好夢了。就是這麼個天氣，什麼都扮出了陰霾的臉嘴，率性是下雨倒也痛快些。

可不是，發茂弟覺得一身都不痛快，不知怎麼的，其實真的下了雨麼，也未必就一定痛快！那麼 唉唉！

「你奶奶的！還要老子抱你走嗎？」

發茂弟剛停一下腳，一個栗暴跳到他頭上。他牙齒一咬，心裏想：什麼希罕啦，你大了是個禁山會裏的赤佬，要是會長就是你，不要吃人嗎？於是他緊抓了一把，好像赤佬已經在他手心裏，差不離半死了，才輕輕地鬆一口氣。不過會長也不是好蛋，這些一切的壞蛋！他開始懷恨到一切的人，甚至他的媽，他的爸。

好在像他一樣被揮着走的人，還不祇他一個。烏青鼻子的，那個小，小，唉，他叫什麼呀？小老鼠？不！小松鼠？也不！他連想了二十多個小也小不出，他說就叫他小什麼拉倒了

「小什麼，你今年多大啦？」

「嗚嗚！」

「你家在那兒？」

「嗚嗚！」

「山裏的箱你已偷了好幾次吧？這裏那一個是你的同黨？」

「嗚——」

「呸！叫他不要哭！」

一個保衛團團丁驕地給他一熊掌。

「會長在問你呀，不許哭！」

「嗚嗚——」

「嘖！」跟着又是一熊掌。

哭殺瓜！連在場的發茂弟也笑了。

這時發茂弟心裏一動，他想找個機會，送他一個好名字，這名字的意思很多，連他的烏青鼻子也帶在裏面的。

可是偷眼一看，小什麼不見，大概落在後面去了。一個松毛鬍子的老頭兒，已走下來補了他的缺。老頭兒活像一隻老駱駝，也許是背上綁着一隻大筍，與插起白旗的緣故吧？腦袋兒差不離垂貼在胸上，走路的時候像在打盹睡，腦袋兒一頓一頓的，頓出兩條不知是口水，還是鼻涕什麼，沿着鬍子掛下一尺多長，並從那松毛鬍子裏，還可以看見他被撕破的衣襟，與奶旁骨上的幾條紫血痕。

「噀！遊街，還不如槍斃的好！」

老頭兒穩地自語着。市街就在不遠的前面了。

噫，遊街，發茂弟猛一怔，原來兩個抬槍的傢伙，帶他們到這裏來，爲的是還要遊街。遊街，可不知還要不要唱戲呀？他莫明其妙地望前面一個人，那個人的肩膀搖得太作怪，好像他走路全身肩膀在用力。因此他背上的旗子，也就格外的噶啦噶啦，別人都不抵他響。發茂弟羨慕地眯眯眼，也想學他，可是不像，連背上的旗子也率性不響了。而那個人的肩膀仍舊是作怪的搖，旗子也噶啦噶啦，一下顯出這邊的，一下又顯出那邊的招風大耳朵。發茂弟

十分擔心地一步搶了上去，深怕他的旗子會給搖落下來。所以說：

「喂，你的旗子！」

那人沒睬他，殺相地瞪他一眼。

「喂，你不會唱戲呀？我可屁的也不會那個！」

發茂弟忽又拉了他一下，並小心打量他那也有兩塊紫厚嘴唇，一張開來準可塞進一個大拳頭的嘴，覺得輕鬆地吁了口氣，他料定那裏面，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好戲文。

走着，走着，發茂弟幾乎覺得什麼都坦然了，他覺得人生一世，原來不免有時也要遊遊街，是的，有時該威風一下！記得媽媽老說，她還是做小姑娘的時候，爲了偷上街去石遊街，她的媽發狠打了她一頓，也就是那天起，開始纏足了。因此，媽對於那次遊街，好像再世都不能忘記。

「呸！看的人嗎，幾乎把店家的櫃台也擠倒，六月會也沒有這麼多的人。」

「櫃台到底倒了沒有？」

「那個，我可不大清楚了。總之看的人個個都喝采了，喝采的聲音，好比放礮開石塔！……」

「他們唱的戲，你一句也記不起了？」

「想不起，那裏還想得起呢！不過他們拍拍胸，不，沒有拍胸，他們的手是反綁的，他

們只大着喉嚨喊，——再過二十年，又是個英雄好漢了。」

「啊呀！那麼他們早又做了英雄啦，他們在那兒吓？」

「傻孩子，那我怎麼知道呢？」

發茂弟猛把手裏的掃帚，得意地向空裏一揚，瞥見路旁的小草，高傲地堵起了嘴，小草顯出非常懼怕的樣子，立時不住的向他點頭彎腰。他喝聲「得了，」也就把掃帚放了下来。心裏感到說不出來的威風。

可是一進市街的圓門，頭上就飛起一個粟暴。

「奶奶的，你在等什麼吓？等老子來扶着你掃嗎？」

於是怒茂弟低下頭去，撥動手裏的掃帚了。覺得連胸也不許挺起來，太沒有樣子，大不夠威風。而且街上也沒有擠櫃台的人，也沒有喝采的聲音，真叫他失望。尤其是那從櫃台裏面拋出一隻兩隻輕蔑的眼睛，向他瞪了一眼之後也就什麼都完了的樣子，叫他恨得連連咬牙，恨不得一隻一隻都射瞎他，方始能夠洩出他心裏的氣。

「分開，幹嗎蛆子樣的連在一塊吓？」

又是那搨槍的傢伙，可是這次沒有粟暴，是一陣猛烈的旋風，把他們四五個人，抱着四五把掃帚，一下吹散了開來。

嘩嘩，嘩嘩，大家低着頭，彎了腰，像幾匹耕犁在吃草。已掃過十幾家店面了，發茂弟

覺得很失望，原來最威風的遊街，也不過是牛吃草，真放屁，屁也不相信！他幻想着街中心，說不定總有一翻大熱鬧，這條街他很熟，他知道「松山堂」對面，一定是「萬陽春」，而「萬陽春」的隔壁，不會不是剃頭店，他記得最近的過去，還在那店裏剃過一次和尚頭。不過，他是恨透了這條街。

「唔，樟長慶，唔，偷筍犯，唔……」

一個老頭兒，捏起眼鏡的邊，唔也唔的，忽然在唸前血一個人背上的旗。發茂弟聽出他的聲音，是常年寄住在染坊店裏的一隻老獼猴。

「掃得遇到些，你看本來爲什麼要偷人的吓？」

老獼猴得意地霍出一口痰，撲的吐在發茂弟的赤腳上。

老不死！發茂弟心裏咒着他，突的抬起頭想給他一個比打他還痛的白眼看。

吓！發茂弟全身一震，想猛把那白眼收回，可是已來不及。兩隻銅鈴般的巨眼，已經從老獼猴的背後閃了出來，得意地咬住了他，一直咬到他心裏。

「是你？藍發茂！近來生意並不壞吧？」

這老狼！死也記着他！

「怎麼，我說自有收拾你的人吓！嘿！嘿！」

發茂弟把牙齒一咬，也就在嘿嘿的笑聲裏，慢慢地掃過了棺材鋪。——再世也不能忘記

的棺室鋪。

一月二十三日

丁玲作

仍舊下着霏霏的雨雪。天慢慢在亮。一條黃狗無聲的踏過去了。

似乎還有趕驢子進城的，聽得到一陣嗚嗚的雜沓的聲音，從大路上傳來。

什麼地方的汽笛，也嗚嗚的鳴起來了。

賣饅頭的遠遠的走進來了，接着是賣燒餅油條的。

有人家在開門，但隨即又碎的關上了。

天氣在冰點卜三度，是幾十年來少有的冷。

但湯老二的四十度的熱，卻還沒有退，他聽到老婆在腳頭轉動着身體，他也就轉動着僵

硬的舌頭：

「有水嗎？要水！來一點水好不好？我渴壞了。」

老婆不答應，心裏默着：「今天又不能去了！」

娘在隔間屋裏咳着嗽，咳了好一會，小珍子也跟着咳了起來。

「命不好，怨不得我，臥了幾個月沒找到什麼事，好容易承侯先生的情，薦到二十二號去，湊巧我總奉承得他們先生還喜歡，卻又來這一場病，不是命乖是什麼！」這句話他唸了

幾人了。本來是壞脾氣的，因了近來常常要靠著女人們洗洗漿漿和替人倒馬桶來免強糊口，都變得低聲下氣，一到病倒下來，就總是抱著歎似的。很怕看女人們不愉快的顏色。

女人們也缺乏溫存，一天比一天變得只有煩躁和感傷，而且好像更顯得自私起來。

「天呀，老天！你就這末不體貼人，你到底要下到那天！」不知是那一家間壁人家這末喃喃着。

天已經亮了，又是一個多麼陰霾的天呀！

松柏樹上全是雪，一堆一堆的，沒有葉子的大樹上，浮着一層白，一團一團的從壓不住的竹梢上跌落下來。北風捲着空中烏毛似的碎屑。在灰色的濛濛的冥冥中，在灰色的無底的手層中，埋伏着巨大的看不見的威脅。

一個，兩個，還背得有小孩，幾個女人從崗子上走下來了。互相都不說一句話，頭上蓋着一塊布，腕上縮着一個黑色的髒極了的洋鐵桶，桶的邊緣上有些不整齊的冰凍。一些舊的稻草裹着她們的腳，她們在潔白的平坦的路上踏過去，留下一些污的腳印。有時也從那稻草的縫隙裏，滴下一點殷紅的血，或是不知是什麼顏色的一些什麼東西。她們朝着向城裏的路上去，她們唯一的希望就在那些有着剩飯施捨的地方。

這樣的人過去了好幾陣。幾個做散工的工人，也抖擻着身子，埋着頭，弓起背，擎一把傘，踏右雪也朝同一個方向走去了。

一個賣菜的人，也挑着一擔凍壞了的青菜向城裏走去了。

有幾家屋頂上飄散着一片寂寞的無力的炊煙。

「昨天除來的那幾斤麵粉，做幾個饅給媳婦喫吧，你聽小孫子這兩日都哭不出聲音來了！」邱家的種菜佬，躺在冷坑上同他的兒子說。

兒子在把切碎的菜邊和玉蜀黍粉往鍋裏倒，灶肚裏一點火燃起來了，屋子裏有一片跳動的紅光。邱佬像感到一點暖意似的，他把頭轉過來又接下去說：

「今年好冷，你媽的那件破棉衣，虧她還沒熬出病來。她到那兒去了，呵，她是上毛坑去了吧。我就怕她生病，她比我大三歲，我聽她鼻子塞了好一晌。」

裏面屋子的媳婦蓬着頭走出來了。臉上灰白的像外邊天色一樣，她從產後就沒有一天好過，經常的輕度的熱襲擊着她，下邊的血也總是不斷的淋淋漓漓的淌着。她很容易心酸，一聽到嬰兒的哭聲，或是一見到那折皺的小臉窩在苦痛之中，就禁不住酸楚的啜泣起來。她產前所有的一個光明的夢幻，在嬰兒落地之後，一變為軟弱，再變為無望了。

兒子望了她一眼，一個無言的理會，就偏過一邊去，嚙出灶前一塊有火的地方。

她坐了下去，順手又塞了一把枯草在灶裏。她望着那火，那紅的火，倏變的火，那火裏顫動着一個嬰孩，一個瘦的，鼻管和喉頭都被塞實了的嬰孩，他望着她，流轉着一雙小眼，他似乎是在叫「媽呀！」她還望下去，卻被一團煙，一團濃黑的煙淹過去了。她也不敢再

留下去，她怕看見她所怕見的東西。她把眼睛轉到走進屋來的婆婆身上。婆婆正在抖包圍上和肩上的雪，一付乾枯的臉，一雙枯瘦的手，她沒有看她，她看到從鍋緣上升上來的熱氣。

「不曉得好不好找點藥來喫，小毛頭的神氣不對得很，我擔心他會……」媳婦說不下去了，聲音裏有點澀，俯下了她的頭。

「藥，什麼藥呢，這末小能喫什麼藥！依我看什麼地方來兩三塊錢，雇個車，你娘兒倆都到衛上醫院裏去瞧瞧，那裏瞧病不化錢，就買幾貼藥家來喫喫。」老婆子常有一種很天真的神氣，她又用這神氣去望兒子。

兒子陰沈的垂倒着頭，他不答應。

「我看，」老婆子又開口了，「還是上二十二號去碰一碰，不過就難爲情一點，上次那五塊錢，說好關了餉就還的，至今也沒有臉去。他們自然不在乎，只是總難再開口；不過，也管不得了，我等下就又老着臉去求他們太太，下次關了餉總得勻出來歸還才好。這是不要息金的啊！」

大家都沒有什麼說的，算是默認了這句話，媳婦又靠緊灶一點，覺得須要暖一暖身子。大門外一隻母狗也打着噴嚏。井邊有汲水的聲音了。

二十二號裏的張媽也阿着手站在那裏，等杜阿發汲着另一桶的水。

「湯老二呢？這末大冷的天。」老婆子在雪裏撿了過來搭訕的問。

「是的吵，真冷！」張媽又望着自己那雙紅腫的，有幾處爛了的手。「湯老二生病家去了。我真不想做了，想歇兩天，自己做雙棉鞋穿穿，太太又不給走啦，還欠我兩個多月工錢，歇下來這末下雪天也是無處走。這水倒滿暖熱的，就是這繩子，勒到手上就像鋼刀一樣。在家也是苦，出外來更苦。」她把桶拋到了井中。

「你們先生的什麼病，好些沒有？」

「好些了。有一天晚上他在城裏一個朋友處喫了許多東西，回來時受了涼，可把太太駭極了。先生從前也是做官的，太太天天說這都是『窮中病』，如果在從前，有汽車坐回來，就不致生病了。」

「太太這幾天好不好，我有點事想見見她……」

「忙得很，城裏天天有老爺來，你沒有看見汽車嗎？前天王老爺拿了幾百洋錢來，說是要散把崗子上的那些叫化。這錢還放在太太手裏。好像今天還有一位什麼郭大老爺要送一二百件棉衣到崗子上去吧。這也是我們先生認識的。」

「啊，真有這末回事麼？我還以為只是講講的。」張大媽，請你替我們去說一句好話，行不行，可憐我們媳婦同孫子……你是曉得的！」希望的火在老婆子的心上燃了起來，她忘記了那迎面打來的北風和刺骨的寒冷。

張媽挑起一擔水，送來個鬼臉，輕聲的說：「哼！我們太太！天曉得她！」她連動着腳，冒着雪走去了。這條路已經被踩得很糟很糟。

這個消息馬上被傳到另外的一些小屋裏了。大家都很興奮着。

這個消息似乎還傳到另外的一些小屋裏了，來家談講着。

而且這個消息是老早就散佈在崗子上，老早就被焦急的期待着的了。

「今天是二十三了呢。有個姓郭的大老爺要派人送衣服來。呵！我這件什麼狗屁倒糟的褂子該換一下了吧！」

「那婆娘幹嗎老不把錢發下來，她說只一百多塊，烏信她，我看總該有三四百。」

「全是天爺不張眼，要不是這場雪，總該早發下來了吧……」

幾十個小蘆葦棚錯錯落落的全躲在雪裏了，低低的遮遮掩掩露出一部份襤褸的臉相。這裏沒有一株樹一棵草去點綴一下風景，只是一片的茫茫的白色，沒有一隻夾尾巴的狗，沒有一隻溼着羽毛的雞，沒有一隻小的覓食的麻雀。不看見一個生物，人全躲在棚子裏了。有的三個，有的四五個，也有全空了的，那些趕早就進城去了的全家。棚子裏有半方丈大的地方，地上堆着草，蹲着人，擠着一些破洋瓶，破罐子。一個什麼裝香烟的紙盒裏，塞上了一團灰色的也許是藍色的破布。一隻舊鉛皮做的灶，灶邊亂豎着一束高粱桿，或是一串枯了的黃葉，那是他們小孩用鉛絲在大路上拾來穿上的。蘆葦縫隙裏吹進來有勁的風，和飄來涼的

雨。他們望不見天，他們的門是閉着的，但他們卻看見天，那調灰暗色的，而且會黑暗下來的天。屋子裏什麼地方全有冰凍，那些縫隙裏，那些盛過水的罐子裏，那條破被上；那些頭髮上，那些從夜裏剛醒轉來的鼻孔上，甚至那些心上，也全有些冰凍。幸而這幾天的消息活潑了一下他們那僵硬的麻木了的思想，他們感到有人在關心他們，還要拯救他們。尤其是他們又可以恢復，他們發現自己又有了希望了。

「二十三了呢！」

「二十三又怎麼樣？」

「來查過戶口的那個管事講的，他不會騙人。」

「要那個錢也快點拿來才好，糧幾升米放在家裏過年。小刀子，大米稀飯好喫不好喫……」

「天快晴了吧！菩薩，你莫同我們作對！要是他們怕冷，我們就又沒有希望了！……」

每個棚子裏都充滿着一種期望，都無事可做，都忍着餓和凍等着。

「十二月裏來大雪天，

家家戶戶要過熱鬧年，

惟有我們沒有家的人，

抱着個花鼓，香燈忍泣在冷寒邊。」

十八號棚戶裏的宋大娘，已經五天沒有回着她的小姐，上大街賣唱了。她的小姐在一個公館門口被調戲着，她們快樂的去拾苞一樣的擲下來的銅板，卻不知怎麼那公館裏忽然放出一隻大狗，狗把小姐咬壞了。她痛得哭了兩夜，到現在還爬不起來。她曾走到張公館去討藥，因為聽說他家裏有藥，可是她被那可惡的門房叱着回來了。

在過去，當着有些大好的晴天，她賣得了幾個錢，在晚飯的當兒，黃昏籠罩着大地，一抹抹的暮靄橫貫在樹林中，飛過一羣羣的歸鴉，她總要高坐在廢壘上，大聲的唱着，成羣的襤褸的小兒就圍着她，拖着疏疏的黃髮，拖着破的大鞋，舞蹈着醜的步武，然而卻是天真，他們喜歡聽她唱，他們和着她。但是這幾天，無論那個棚子裏，只要一聽到她的歌聲，就更打着戰，誰有那末硬的心腸不怕聽到哭似的，絕叫似的聲音呢！

接着有幾個人，忍不住從有口的板門邊望外張，外邊蒼仍浩蕩着長風和無情的雨雪，然而什麼鼓着他們的勇氣，罩上一塊蒙頭布，瑟縮的走出來了。他們向着下邊走。風捲着雪片，夾着雨，而且把人也捲在裏邊了。這裏看得很遠，却沒有人去欣賞。他們儂着身體，動着遲鈍的腳，雪在他們腳下響着滾滾的聲音，他們走下崗來了。罩頭布已經變成了白色，衣服上也斑斑點點留着許多白，黑瘦的臉上狼藉着一些雨水，模糊的看見有兩個閃爍的眼睛在張着什麼。他們不敢走到二十二號去，他們在那屋前停留了一會，院子裏有兩個小孩在玩雪。他們又走到屋邊去，聽到廚房裏有碗筷的聲音在響。他們嚥着口水，懷着悵望，無力

的，不舒服的在雪地裏又一步一步的踩着回去。雨雪把衣服溼透了，身上沒有一絲暖意，冷得發痛，冷得連痛也不感受到，但那冷的身體裏面，有個東西在燃燒，在發熱起來了。

二十二號裏這時正在喫着早粥。楊先生還輪在裏間牀上看剛才送來的報。有一碗豆漿放在他牀邊冒着熱氣。他已經不發熱了，不過還有點衰弱，都以為他還須要多睡幾天。外邊喫粥的人有他太太和他的小姐，他小姐的未婚夫，還有一個客人。這位太太只生了兩個少爺，他們還醒在牀上的時候，就被餅乾塞餉了。

「這個傢伙我恨透了！」太太望着那扇門說，門上掛了一個舊的夾門簾，張媽剛剛從這裏出去，「不錯，王仲是拿了幾個錢在我手裏，我人是窮了，差於他爸爸這兩年沒有在外邊，可是這幾個錢也不放在我眼裏。我也不過爲的那花名冊人數不對，我們不能亂做好事。」崗子上的一些人，有多少，是些什麼東西我全曉得。可恨這個傢伙，她就風風雨雨，現在全曉得啦。剛才馮老二娘就跑來求情，哼，他來了不到四天——我也是看他爸爸病得很，我又常常要進城，倒有六七天沒有來，還說是從我們這裏「過」去的病呢？媽雖說工價小，才兩塊錢一月，可是外混；要不是我們，王仲他們肯常常給她一元兩元的？真是壞得很！」

客人只哼哼的應着，他是懂得這女人的。他不願說什麼。就像他住在這裏，自然是因爲楊先生慷慨，誰人不知是他依着他們，可是他設夠了法，當他看着她狼狽於伙食的時

候，狼狽於顧全顏面的時候。她實在只有用盡了方法壓榨了他的。

「還有更可氣的呢，老郭是什麼東西，從前他這命在上海的時候，住在我們家幾個月，哪天不從我手上拿零用錢，現在他也要充面子，圖名做慈善家，卻不放心我，你既然在我們住的地方，也是因為我講起的，爲什麼不把衣服先送到我家裏？當然應該由我去發，這地方的人誰不知道全是我替他們設法來的！」

大小姐用着冷淡的顏色看着她，凡是她這末說的，她就那末說，她們的心裏是永遠鬧着別扭的。

只有楊先生明白她，她也有許多苦衷，這次他的病，她請了醫生來，又買了那末多開胃口的東西，洋爐子裏的煤也加得滿滿的，張媽本來吵着要走的，這幾天也不聽到講閒話了。他這兩年都沒有合適的事，錢少了，地位低了，他算不着；好些有位置的人，都受過他周濟的，難道他還得求他們麼？他們都不能太喫苦，這兩年來，全靠了她一人張羅，自然也有許多連他也不過意的地方，但他不能說，他也不必說。

太太最恨這一家人，也許就是那一對未婚夫婦，譬如她現在正生氣，而那一對已經不能上學去的人，却還捨不得不彈曼陀鈴。他們昨天到山上去看景緻，今天又在商量用什麼方法可以到湖上去。爸爸早已沒有官做了，他們却還要做雅人！她用力推開碗，很想找個理由來鬧一下，却又想到睡在牀上的楊先生，據最近從王仲他們的情形看來，似乎她們的生活很有

一點新的希望。於是她忍耐着氣忿走進房去了。

湯老二娘的失敗，頃刻又被許多人聽到了。消息也像風中的雨雪一樣，不停的向四方飄，飄到一些關着門的屋子裏，一些冷的，陰暗的，顯得空洞的屋子裏。

「都是些鬼！這些穿長衣裳着皮鞋的鬼！」杜老闆含着一根長烟管，也在他自己家裏裏歎息。

「太太，哼，什麼太太呀，我真見不慣，那麼大年紀，還蓬着那一頭二道毛。」
娘坐在矮櫬上臨着窗口續麻，腿裏夾着一個小木箱，裏面瓦缸裏有一星星火。

「娘！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都說她藏了許多施賑的錢？」

「誰知道呀！他們有錢施賑，卻要勸買我們的地，照市價也不肯，還只說我們老百姓靠地皮發了許多財，看你爺把那三畝地又賣了，明年春上拿什麼來種，我們也快要人來賑濟了！……」

「到了那一天，也許還安靜些，這幾年我們是一見到那些穿長衫的人來這裏穿，我們就得提心弔膽，藏在那頂呢帽下的，真不知是些什麼鬼想頭呢！」

他們有過一些地，一些破房子，可是慢慢的歸別人賣了去，別人在那地上蓋上一些平房，或是洋房，拿着很大的租金。這本來不是他們願意的，但結果總是這樣，他們拿的一小筆錢，又不夠什麼，慢慢也就不見了。

杜老闆是這樣，隔壁的他的堂兄生活得更壞，他們後邊的趙老四還不如，咳，今年的冬天真冷呵！

不冷的冬天只有臨溪洋房裏的張公館了。

「好雪，只是還要大一點。」這思想在裹在皮大衣裏的張老爺的腦中滑過，他正從暖溶溶的屋子裏步出來，清涼的風拂在他紅潤的面孔上，他覺得格外清醒。他的發亮的眼光搜索着一切隱藏在潔白的雪花下面的景物，他的鼻孔大大的張着，在吸取這晨間的清冽的空氣。有着小昆的唇吻，不自覺的在一種驚奇和美妙之下噙動着，像他常常在一個美的女性前面一樣。

汽車已經停在掃乾淨了的走道上，玻璃上面有着薄薄的一層霧。

有了苞的臘梅才使人擔心呢。

老爺覺得很滿意了，一脚跨進了汽車，何生接着又把門關上。他什麼時候都做出一付在聽着的樣子。

「打電話到徐公館，請他們太太小姐們來看雪，吩咐廚子多預備點合口味的菜。黎三少爺同少奶奶也打電話去請。」

汽車在平的甬道上走出去了。橡皮輪的兩邊，飛濺着一層霧似的水。

太太像解除了什麼似的，鬆着一口氣，又把身滾到牀外邊來了。她一點也沒有不愛他。

可是她近來在想着一個人，她很喜歡在沒有人的時候，舒舒服服自自由的想一下。她年輕，美貌，她受過高等教育，會唱，會彈，會畫，會發表一點意見，嘗看過一篇小說，或一個電影，那些意見都是很高尚優美，正適於一個高貴的太太的，她很厭煩了那城市的生活，每天酬酢着一些朋友，打牌，看戲，下午上咖啡館，禮拜六的晚上她去跳舞，而且她是一天天的瘦弱了。她須要清靜，須要空氣，她們搬在城外來，然而她又戀愛了。她是常常要鬧着戀愛的，戀愛於這些人就是一種美貌的營養，像蘋果或是橘子一樣。

爐子裏燃着熾熱的煤，窗簾還重重的垂着。有一縷水仙花的香意流蕩在房間。這房子是經過匠心佈置的，全浮着一層溫柔的紫色。一隻貓貪睡在沙發邊。沙發的靠手上有一本翻過的小說，裏面大約講着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事，一些苦痛的甜蜜的那些生活的享受。

桌子上有陳設，一件古董，一束鮮花，牆壁上的一幅字，再一幅山水。來一點音樂，來一點美酒，但假如沒有一點新的戀愛。沒有一點傳奇，一點詩，這夠多麼顯得平凡和空虛。所以她戀愛了，而且她除了戀愛使找不到新的遊戲。他當然也有他的佳遇，不過他不說，她也不問。她無須乎這些。他們平和的生活着。大家過得去，有面子，就夠了。

她的心像這房中的氣候一樣，溫暖，不太熱。她的一雙臂膀，全從寬大的睡衣裏面裸露了出來，她望着那染紅了的指甲，她想着什麼，期待着什麼。但這些思緒決不會煩惱她。

她聽到了。她知道外邊還在不斷的下雪。氣候仍在冰點下三度。但這於她有什麼相關

呢？這更安靜的日子，正是她所須要的，她願意單獨深埋在這屋子裏，讓她幻想着一些奇怪的事，當然她有時也是很歡喜熱鬧的。

蘭兒在梳裝室裏整理着傢具。她本來想喫一杯涼水又懶得去叫。

有人在電話裏說話。

小門開了，一個花匠送了一大束花來。

幾份贈閱的報紙，原封的塞在廢紙簍裏了。

而門口又有什麼人吵起來了。

「我還說是叫化，又是什麼要藥的。誰告訴你我們賣藥……」

「可憐我家媳婦，唉，小孩子……不管有什麼藥，討點喫喫吧……」

邱家的老婆子顫抖抖的扶出那門口不肯走，幾根白頭髮從包頭布裏爬出來，披散在額頭上，臉上分不清是一些淚水，還是雨水，她那常有的一種天真的神氣，在這時是完全消失了。

「這一起傢伙討厭極了！全是何生意出來的。走，還不走，太太起來看到了又得罵我！」

鐵門砰的又關上了，她被推了出去，她站不穩，就倒退了幾步坐在地上了。她用力掙，

想從雪地上掙起來，但那麻木了，失了知覺的四肢像在空中撈摸着看不見的東西一樣。她想罵，也罵不出來，另外一個東西哽住了喉頭，艱難的流着一點點辣痛的淚水，她無可奈何的望着空中，空中像是無底的，四方翻飛着那不知從何處飛來的雪團，還夾着細的霏霏的雨。

一線欲晴的陽光也沒有。

走來一條熟悉的狗，歪着頭望着她。她背上的毛，全是溼漉漉的。

溪邊有人在打冰，冰裂着，發出像碎玻璃的聲音。

遠處有汽車在叫，是上山去玩的吧。

另外一個淘米的也走來了。

兩個，三個，那起進城了的崗子上的女人，背着孩子的，陸續的向着家蹣跚的走回去，家裏還有人等着呢。

空着肚皮，蹲在棚架的角上，想着抵抗着冷和餓的妻兒的命運。這樣的男子，他們也會使用過他們的強韌的手和腳，用這手和腳養活過自己，養活過老婆，但現在，沒有人要牠們了，牠們被休息着，苦痛的每天去打發那上路乞食的弱小的一羣。

他們等着，這成了固定的希望，她們會帶一點夾着菜湯的飯，也許是焦壞了的，也許是三四天以前的。如果還夠喫，那家就很融融了。

從前還做夢，夢想到有一天回去，那些生長了他們的土地又在他們腳下翻滾，發出很濃

物泥土的香味。沒想到又有了二角錢一天的工做，他們可以買一斤麵，或是可以喊老婆甩身上這件破襯衫洗洗後來什麼都沒有了，只想看：「唉，快天晴了吧！讓太陽出來晒晒，實在太冷了！」現在呢，他們可有一個新希望，這希望還沒死滅：

「不是今天，也許明天要來的……」

「差幾天就過年了，總在年前……」

「有了一件棉衣，就是風雪也就要好點……」

是的，是有個什麼人是了，穿得有一件大雨衣，擎了一把傘，從遠遠的一拐一拐走來了。

「小黑子的爺，你看看呀……」

「劉麻子，你出來，那個話怕真了！……」

「是不是那天來查過戶口的？……」

「呵，來了呵！來了呵！」

一家一家的都擠到矮門口向外張，無情的雪便放肆的向門裏飛去。

「不只一個，又顯出一個頭來了。是的，是那個來過的人！」

用着好奇的心情，充滿了喜悅的孩子們，都縮着頸躲在大人的手勢下，咬着手指，嘴唇上掛着鼻涕。

雪地上有人迎上去了，卻不敢說話。

「這崗子上好大風！虧這些棚子還躲得住，沒吹倒。」

後邊的一個已經跟上來了：「唉，曉得還早時，我們該在城門口燙杯酒喫。」

他只穿一件舊棉袍，他近來常常覺得背脊骨，胸骨作痛，尤其當着有點冷的時候。

這一對人站在這裏了，他們躊躇着，巡迴的四周的望了一下，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避風的地方。

「有人來過麼？」

「沒有。」

從開着的門裏，他們望見了那裏面的內容，那些破爛不堪的，幾乎就是垃圾的，那末一些東西堆着，而地是溼的，還有雨雪在上面飄。而且每個家，都是有着那末一羣髒的，凍爛了臉的，腫着手脚的家屬。唉！這樣生活同一羣！他們居然也活下來了。

「冷不冷？這棚子不怕倒麼，再要下點雪的時候？」他們忍不住要問。

「怎麼不冷。昨天那邊就倒了一個棚子。嘿……先生……」有誰這末答應了。

「是不是說要發點棉衣給我們……」更有誰像是在自語似的。

「今天大約要來的，你們莫急，發是總會發下來的。只是——老黃！我們還是下崗去，在什麼地方借個電話打打。」

「贊成，贊成，就在這裏也不會有結果，最好弄點酒吃吃，實在冷得可以。今年的我這凍瘡，是頂拐頂拐！」

沒有人捨得他們走開。他們身上有希望，他們帶了來，他們停留在這兒，他們怎麼就能這樣走開呢？心是比冷還覺得難受，他們什麼苦苦都吃過，但是這一點點可憐的嫩芽，却經不住凍傷了。

「先生……請屋裏坐坐……，請再歇一會兒吧！」終於是獲有了這說話的勇氣。

「到底衣服穿來不拿來？」接有這樣放肆的話，也意外的說出來了。

然而那兩個人却懶理會得，他們又一個在前，一個在後，艱難的呼吸着冷氣，朝着來的地方走去。

也沒有一個人追上去把他們抓回來，雖說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

「難道又是騙我們一陣子就算了……」

西北風又循着每天的例，在下午又加大了起來。雪片也是更密更密的在風的糾纏裏亂飛。人的心上，有一把看不見的刀子在割着。

「唉！大約又只是他們的一場開心！」

連影子也看不見了，這些送着影子下去的一羣還佇立在門邊。

宋大娘又唱起來了。

「十二月裏來風雪永無邊，

.....

「也許還要來的；今天還早吧.....」

他們等着，等着，等了半天，果然又一個黑影慢慢的爬上來了。

這次可是一個女八。

這女人越來越近，他們全認得這就是二十二號裏的楊太太。他們不只認得她，而且怕她，比有些男人還使他們怕。她的確幫過他們許多忙，常常找些人來周濟，她也常常送一點東西來給他們做，可是你若失錯走上她的門時，她也會比一條母狗還兇的把你打出來。有兩次，大約是她後園裏的石榴被偷了，也許是她廚房裏的鍋子不見了，她就一口氣跑來，幾乎把所有棚子全翻遍了，她跳着罵，喊了巡警來，巡警也怕她。她有闊氣的朋友，她那些朋友的名子和官銜，巡警也全聽到背得了。她也常常送點小菜給巡警們吃。他們都恭維她。

「呵，太太，吃過飯了嗎？」

「呵，太太，冷呵！」

好幾個人都向走近來了的她打着招呼。大家心裏又來了一個新的鬼胎。

「哼！我來看看你們的，還好，雪裏沒有埋了你們。」

「呵.....太太。」

「哼。衣服沒有拿來嗎？這些傢伙，這全是我要他們給你們的。誰肯管你們凍死還是餓死。只有我，從前我也做過許多好事，我們老爺幾十萬家當就是這末光了。現在當然也做了這末多。好容易才替你們弄了這批衣服來，可恨他們還不送來。」

「是的……謝謝……太太……」

「……只是……不知道幾時有錢發下來……」

這句話不知又是誰說的，這很傷了她尊貴的心。

「錢，你們還不放我心嗎？一年四季，想想看，誰還有我照顧你們。我告訴你，王老爺是我們頂要好的朋友，他是在××院，他答應我每人給你們一塊，他又不清楚人數，只送得一百五十塊來，一人才攤七毛來錢，我想想哪夠，天天派人去催，你們還要不信我，我就不管了，我又不該管你們的！」

「……………」

「……………」

「哼！你們，……我是真看你們可憐，才這樣……好，我回去了，明天替你們送錢來，一個人七毛，衣服假如送來了，先來知會我；他們清楚個屁。我不來，看哪個敢發！」

發着威的她掉頭就走回去。她有點興奮。她實在是個能幹的人。就是太容易生氣一點，近來是更狠，總因為事情棘手，又怕壓服不住人。她從前做官太太的時候，她是從來沒有這

未想到的，她也同一起前進的婦女，開過會，吃過酒，現在那些女人都在機關上有了個不大不小的位置。她們不來找她了，她們忘記了她，可是她倒更記得她們，一聽到她的名字，就起着一種說不出的懷恨。

回到家來時，家裏並沒有什麼客。她覺得很空虛，她常常都在以為什麼人該來看他們了，尤其是在楊先生病了的時候。

客人倒一起一到的到了張公館。

「昨天的歌后情癡，真是太好沒有了！」

「不，影片真不能動我的心，左右不過那一套戀愛，美國人的戀愛，真淺薄，……」

「哈……我們的『沙樂美』又有了什麼深刻的戀愛觀了，可得而聞歟嗎？哈……」

杯子裏動盪着紅色的飲料。

披亞娜的鍵盤上也響起「春天來到了」的歌曲：

「……我是應准了的嗎，

在今年的春天……」

斜橫在軟椅上的腰肢，仍畫着窈窕的曲線，在薄衫之下顯現着。不時有眼光從上面掃了過去。

爐子裏也燃着熊熊的巨火。

外面依舊沉沉的下着雨雪。

天是在什麼時候陰暗了下來。厚的雲層，隨着有勁的風，趕了來，去了，那更厚的又跟着堆來。人心上也有着雲，這些雲吹不去，却反隨着天的陰暗而也陰暗了下來。明天也許天晴吧，但心上幾時才有明朗來到呢？

棉衣服沒有拿來，但總有一天要拿來的吧。

人罵着，在各個的小棚子裏洶湧，飢火與怒火翻騰，小的孩子被打了。夫婦又不和，觸眼的全是使人生氣的东西，大家都沒有體貼，沒有理解和同情，在不順的環境中，人就是這變得易動，暴躁和殘酷。

在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一個茅棚子裏，邱家的小嬰兒也正在陰暗的空氣裏掙扎，他是無知的，却本能的也要活，但後天的失於調攝，他沒有營養，沒有溫暖，儘憑了一點點母親的心是不能活下去的。他已不能呼吸，只時時擺動着手足，她睡在他母親側邊，那個年輕女人只神經病者似的捶打着自己的胸，那胸上有塊東西，壓着她，使她也不能呼吸，她看不見她的兒子了，她沒有思想了，只一團黑暗，無底的黑暗包圍着她，時時把她嚇得叫起來。

老婆子自從在雪地裏打滾回來之後，就發熱頭痛，她也睡倒了，媳婦的歇斯蒂里和嬰兒的瀕於死亡，使她也像個小孩子似的不斷的啜泣。

邱佬這時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他知道他沒有力量能抓住命運。死的，既然命裏是注定得

死，就讓他平安的死去吧。他也沒有力量可以使屋子裏的空氣變得冷靜一點。既然是該傷心的，也就無從勸好。他只默坐着，眼睛定在一處，是在等最後來到的那更可怕的時候麼。

兒子已經出去了，他一看情形不對，他就想到處置的問題。他去叫一口小白木棺材，他忽然覺得讓他有個小牀睡睡也好，或者不至太冷吧。恰巧他又知道有這末一個地方是專門施捨這種東西的。

屋子裏沒有燈，是完全黑了，孩子不知在什麼時候斷了氣。那小小的身體在微溫的溫度裏冷了下去。

這個一直到父親的回來後才發覺。雪光從一扇忘記關的門裏照進來，看見幾個倉促動着的影子。

「啊呀！我不要活了呀，我要我的崽……」媳婦更加用力的撕着她自己，她摟抱了嬰兒又放下，又發瘋的捶打。

父親輕輕的把那失去了生命的小屍身抱了過來，找一些破布片包裹着她，因為他想着外邊是冷的，而他還須到一個更冷的地方去。

嬰兒是瘦小的，半閉着小眼，平平安安睡到小白木盒子裏了。

老頭子也走了過來幫着打那釘子。

兩個女人就又狂亂的叫着哭着。

弄好了棺材的父親，就又無聲的挾着袍，君也不看家裏人一眼，就又從那開着的門口向
黯淡的，被雪掩埋了的原野走去。

一陣猛烈的風撲來，把擋着要跟出去的年輕女人打倒了。老年人就順勢關了門。
有幾個窗戶裏，那掛得有厚簾的，透出橘色的燈光。

孤獨的在雪地替兒子掘着墳墓的一鐘一鐘的聲音，被靜夜的風掃送到一些不能睡的人心
中。

但不久連這一點聲音也消滅，只剩下肆虐的風雪，霸佔住這里的夜。